宋刊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

論語二

論語注疏解經卷第十一

先進第十一

何晏集解　邢昺疏

疏 正義曰前篇論夫子在鄉黨聖人之行也。此篇論弟子賢人之行聖賢相次亦其宜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孔曰先進後進謂仕先後輩也禮樂因世損益後進與禮樂俱得時之中斯君子矣先進有古風斯野人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將移風易俗歸之淳素先進猶近古風故從之 疏 子曰至吾從先進。正義曰此章孔子評其弟子之中仕進先後之輩也先進於禮樂野人也者先進謂先輩仕進之人準於禮樂不能因世損益而有古風故曰朴野之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者後進謂後輩仕進之人也準於禮樂能因時損益與禮樂俱得時之中故曰君子之人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者言如其用之以爲治則吾從先輩朴野之人夫子之意將移風易俗歸之淳素先進猶近古風故從之也。注孔曰至人也。正義曰云先進後進謂仕先後輩也者下章云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謂不及仕進之門則此謂不從於陳蔡得仕進者也蓋先進者當襄昭之世後進者當定哀之世云禮樂因世損益者爲政篇云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又周初則禮樂盛周衰則禮樂衰是禮樂因世損益也云後進與禮樂俱得時之中斯君子矣者言禮樂隨世盛衰後進與時消息皆中當於時故爲君子也云先進有古風斯野人也者言先輩仕進之人比今則猶尚淳素故云斯野人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鄭曰言弟子從我而厄於陳蔡者皆不及仕進之門而失其所 疏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正義曰此章孔子閔弟子之失所言弟子從我而厄於陳蔡者皆不及仕進之門而失其所也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疏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正義曰此章因前章言弟子失所不及仕進遂舉弟子之中才德尤高可仕進之人鄭氏以合前章皇氏別爲一章言若任用德行則有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四人若用其言語辨說以爲行人使適四方則有宰我子貢二人若治理政事決斷不疑則有冉有季路二人若文章博學則有子游子夏二人也然夫子門徒三千達者七十有二而此四科唯舉十人者但言其翘楚者耳或時在陳言之唯舉從者其不從者雖有才德亦言不及也

子曰

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孔曰助。益也言回聞言卽解無。發起增益於己。疏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正義曰此章稱顏回之賢也助益也說解也凡師資問荅以相發起若與子夏論詩子曰起予者商也如此是有益於己也今回也非增益於己者也以其於吾之所言皆默而識之無所不解

言回聞言卽解無所發起增益於己也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陳曰言子騫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間之言疏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正義曰此章歎美閔子騫之孝行也昆兄也間謂非毀間廁言子騫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間之言

南容三復白圭孔曰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讀詩至此三反覆之是其心慎言也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疏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正義曰此章美南容慎言也復覆也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讀詩至此三反覆之

是其心慎言也孔子知其賢故以其兄之女子妻之此卽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者也弟子各記所聞故又載之。注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正義曰此大雅抑篇刺厲王之詩也毛傳云玷缺也箋云斯此也玉之缺尚可磨鑢而平人君政教一失誰能反覆之意言教令尤須謹慎白玉為圭圭有損缺猶尚可更磨鑢而平若此政教言語之有缺失則遂往而不可改為王者安危在於出令故特宜慎之是詩人戒其慎言南容之心亦欲慎言故三覆讀此也。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疏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正義曰此章稱顏回之好學也季康子魯執政大夫故言氏稱對此與哀公問同而荅異者以哀公遷怒貳過故因荅以諫之康子無之故不云也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孔曰路淵父也家貧欲請孔子之車賣以作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為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孔曰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孔子時為大夫言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謙辭也疏顏淵死至徒行也。正義曰此并三章記顏回死時孔子之語也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者路顏淵父也家貧欲請孔子之車賣以作椁也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為之椁者此舉親喻疏也言淵才鯉不才雖異亦各言其子則同我子鯉也死時但有棺以家貧而無椁吾不賣

車以作椁今女子死安得賣我車以作椁乎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者此言不可賣車作椁之由徒行步行也以吾爲大夫不可徒行故也孔子時爲大夫言從大夫之後者謙辭也○注孔曰至辭也○正義曰云鯉孔子之子伯魚也者世家文也云孔子時爲大夫言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謙辭也者案孔子世家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攝行相事魯受齊女樂不聽政三日孔子遂適衞歷至宋鄭陳蔡晉楚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然魯終不能用孔子○亦不求仕以哀公十六年卒年七十三今案顏回少孔子三十歲三十二而卒則顏回卒時孔子年六十一方在陳蔡矣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則鯉也死時孔子葢年七十左右皆非在大夫位時而此注云時爲大夫未知有何所據也杜預曰嘗爲大夫而去故言後也據其年則顏回先伯魚卒而此云顏回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子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又似伯魚先死者王肅家語注云此書久遠年數錯誤未可詳也或以爲假設之辭也徒猶空也謂無車空行也是步行謂之徒行故左傳襄元年敗鄭徒兵於洧上杜注云徒兵步兵也

顏淵死子曰噫 包曰噫痛傷之聲 天喪予天喪予 天喪予者若喪已也再言之者痛惜之甚 疏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正義曰噫痛傷之聲天喪予者孔子痛惜顏淵死言若天喪已也再言之者痛惜之甚

顏淵死子哭之慟 馬曰慟哀過也 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 孔曰不自知已之悲哀過 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疏 顏淵死至誰爲○正義曰子哭之慟者慟過哀也言夫子哭顏淵其悲哀過甚從者曰子慟矣者從者衆弟子見夫子哀過故告曰子慟矣曰有慟乎者時夫子不自知已之悲哀過故荅曰有慟乎邪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者因弟子言已悲哀過甚遂說已之過哀亦當於理非失也夫人謂顏淵言不於顏淵哭之爲慟而更於誰人爲慟乎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 禮貧富有宜顏淵貧而門人欲厚葬之故不聽 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馬曰言回自有父父意欲聽門人厚葬我不得割止非其厚葬故云耳。疏 顏淵至三子也○正義曰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者門人顏淵之弟子以其師有賢行故欲豐厚其禮以葬之也子曰不可者禮貧富有宜顏淵貧而門人欲厚葬故不聽之曰不可也門人厚葬之者初咨孔子孔子不聽門人故違孔子而卒厚葬之也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者此下孔子非其厚葬之語也言回也師事於已視已猶如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者言回自有父存父意欲聽門人厚葬我不得割止之故曰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者言厚葬之事非我所爲夫門人二三子爲之也非其厚葬故云耳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

能事鬼曰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陳曰鬼神及死事難明語之無益故不荅 疏 季路至知死。正義曰此章明孔子不道無益之語也子路問事鬼神者對則天曰神人曰鬼散則雖人亦曰神故下文獨以鬼荅之子路問承事神其理何如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者言生人尚未能事之況死者之鬼神安能事之乎曰敢問死者子路又曰敢問人之若死其事何如曰未知生焉知死者孔子言女尚未知生時之事則安知死後乎皆所以抑止子路也以鬼神及死事難明又語之無益故不荅也

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 鄭曰樂各盡其性行行剛強之皃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孔曰不得以壽終 疏 閔子至死然。正義曰此章孔子喜四弟子任其直性也閔子侍側誾誾如也者卑在尊側曰侍誾誾中正之皃如也者言其皃如此也子路行行如也者行行剛強之皃冉有子貢侃侃如也者侃侃和樂之皃子樂者以四子各盡其自然之性故喜樂也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者然猶焉也言子路以剛必不得其以壽終焉

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鄭曰長府藏名也藏財貨曰府仍因也貫事也因舊事則可也何乃復更改作 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王曰言必有中者善其不欲勞民改作 疏 魯人至有中。正義曰此章重於勞民也魯人為長府者藏財貨曰府長其藏名也為作也言魯人新改作之也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者子騫見魯人勞民改作長府而為此辭仍因也貫事也言因舊事則亦可矣何必乃復更改作也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者孔子聞子騫之言而善之也夫人謂子騫言夫此人其唯不言則已若其發言必有中於理此言何必改作是中理之言也善其不欲勞民故以為中。注鄭曰至改作。正義曰云長府藏名者言魯藏財貨之府名長府也云藏財貨曰府者布帛曰財金玉曰貨周禮天官有大府為王治藏之長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內府主良貨賄藏在內者外府主泉藏在外者是藏財貨曰府府猶聚也言財貨之所聚也仍因貫事皆釋詁文

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 馬曰子路鼓瑟不合雅頌 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馬曰升我堂矣未入於室耳門人不解謂孔子言為賤子路故復解之 疏 子曰至室也。正義曰此章言子路之才學分限也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者由子路名奚何也子路性剛鼓瑟不合雅頌故孔子非之云由之鼓瑟何為於丘之門乎所以抑其剛也門人不敬子路者門人不解孔子之意謂孔子言為賤子路故不敬之也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者以門人不解故孔子復解之言子路之學識深淺譬如自外入內得其門者入室為深顏淵

是也升堂次之子路是也今子路既升我堂矣但未入於室耳豈可不敬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

孔曰言俱不得中

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

愈猶勝也

疏 子貢至猶不及。○正義曰此章明子張子夏才性優劣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者師子張名商子夏名孰誰也子貢問孔子曰子張與子夏二人誰爲賢才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者孔子荅言子張所爲過當而不已子夏則不及而止言俱不得中也曰然則師愈與者愈猶勝也子貢未明夫子之旨以爲師也過則是賢才過於子夏故復問曰然則子張勝於子夏與與爲疑辭子曰過猶不及者子貢不解故復解之曰過當猶如不及俱不中理也

季氏富於周公

孔曰周公天子之宰卿士

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

孔曰冉求爲季氏宰爲之急賦稅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鄭曰小子門人也鳴鼓聲其罪以責之

疏 季氏至可也。○正義曰此章夫子責冉求重賦稅也季氏富於周公者季氏魯臣諸侯之卿也周公天子之宰卿士魯其後也孔子之時季氏專執魯政盡征其民其君蠶食深宮賦稅皆非已有故季氏富於周公也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者時冉求爲季氏家宰又爲之急賦稅聚斂財物而陪附助益季氏也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者小子門人也冉求亦夫子門徒當尚仁義今爲季氏聚斂害於仁義故夫子責之曰非我門徒也使其門人鳴鼓以聲其罪而攻責之可也○注孔曰周公天子之宰卿士○正義曰何休云宰猶治也三公之職號尊名也杜預注左傳曰卿士王之執政者也

柴也愚

弟子高柴字子羔愚愚直之愚

參也魯

孔曰魯鈍也曾子性遲鈍

師也辟。

馬曰子張才過人失在邪辟文過

由也喭。

鄭曰子路之行失於畔喭。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言回庶幾聖道雖數空匱而樂在其中賜不受敎命唯財貨是殖億度是非蓋美回所以勵賜也一曰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以聖人之善道敎數子之庶幾猶不至於知道者各內有此害其於庶幾每能虛中者唯回懷道深遠不虛心不能知道子貢雖無數子之病然亦不知道者雖不窮理而幸中雖非天命而偶富亦所以不虛心也

疏 柴也愚至屢中。○正義曰此章孔子歷評六弟子之德行中失也柴也愚者高柴性愚直也參也魯者曾參性遲鈍也師也辟者子張才過人失在邪辟文過也由也喭者子路之行失於畔喭也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者此蓋孔子美顏回所以勵賜也其說有二一曰屢數也空匱也億度也言回庶幾聖道雖數空匱貧窶而樂在其中是美回也賜不受命唯貨財是殖若億度是非則數中言此所以勉勵賜也一曰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言孔子以聖人之善道敎

數子之庶幾猶不至於知道者各內有此害故也其於庶幾每能虛中者唯有顏回懷道深遠若不虛心不能知道也子貢雖無數子之病然亦不知道者雖不窮理而幸中雖非天命而偶富有此二累亦所以不虛心也。注弟子高柴字子羔。正義曰史記弟子傳云高柴字子羔鄭玄曰衛人少孔子三十歲左傳亦作子羔家語作子高禮記作子皋三字不同其實一也。注鄭曰子路之行失於畔喭。正義曰舊注作吸喭字書吸喭失容也言子路性行剛強常吸喭失於禮容也今本吸作畔王弼云剛猛也。注言回至心也。正義曰云言回庶幾聖道者易下繫辭云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是回庶慕幾微之聖道云雖數空匱而樂在其中者即簞食瓢飲不改其樂是也云賜不受教命者言不受夫子禮教之命云惟財貨是殖者言唯務使貨財生殖蕃息也云億度是非者言又用心億度人事之是非也云蓋美回所以勵賜也者言孔子之意美顏回貧而樂道所以勸勵子貢言汝既富矣又能億則屢中何得不受教命乎云一曰以下者何晏又為一詭也云以聖人之善道教數子之庶幾者言孔子以聖人庶幾之善道並教六子也云猶不至於知道者各內有此害者言聖人不倦並教誨之而猶尚不能至於知幾微善道者以其各自內有愚魯辟喭之病害故也云其於庶幾每能虛中唯回者言唯顏回每能虛其中心知於庶幾之道也云懷道深遠不虛心不能知道者此解虛中之由由其至道深遠若不虛其中心則不能知道也云子貢雖無數子之病者謂無愚魯辟喭之病也然亦不知道者謂亦如四子不知聖道也云雖不窮理而幸中雖非天命而偶富亦所以不虛心也者此解子貢不知道由於有此二累也雖不窮理而幸中釋經億則屢中言雖不窮理盡性但億度之幸中其言也左傳定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哀七年以邾子益來是其屢中也雖非天命而偶富釋經不受命而貨殖也言致富之道當由天命與之爵祿今子貢不因天命爵祿而能自致富故曰偶富言有億度之勞富有經營之累以此二事何暇虛心以知道故云亦所以不虛心也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孔曰踐循也言善人不但循追舊迹而已亦少能創業然亦不入於聖人之奧室。**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論篤者謂口無擇言君子者謂身無鄙行色莊者不惡而嚴以遠小人言此三者皆可以為善人

疏 子張至者乎。正義曰此章論善人所行之道也子張問善人之道者問行何道可謂善人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者孔子荅其善人之道也踐循也迹已行舊事之言善人不但循追舊迹而已當自立功立事也而善人好謙亦。少能創業故亦不能入於聖人之奧室也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者此亦善人之道也故同為一章當是異時之語故別言子曰也論篤是與者篤厚也謂口無擇言所論說皆重厚是善人與君子者乎者言身無鄙行之君子亦是善

人乎色莊者乎者言能顏色莊嚴使小人畏威者亦是善人乎孔子謙不正言故云與乎以疑之也○注論篤至善人○正義曰云口無擇言孝經文也所言皆善故無可擇也云身無鄙行者所以並美無鄙惡也以遠小人不惡而嚴者周易遯卦象辭也

子路問聞斯行諸包曰賑窮救乏之事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孔曰當白父兄不得自專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孔曰惑其問同而荅異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鄭曰言冉有性謙退子路務在勝尚人各因其人之失而正之

疏子路至退之○正義曰此章論施予之禮并孔子問同荅異之意也子路問聞斯行諸者諸之也子路問於孔子曰若聞人窮乏當賑救之事於斯卽得行之乎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也者言當先白父兄不得自專也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者此問與子路同而所荅異也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者赤公西華名也見其問同而荅異故疑惑而問於孔子也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者此孔子言其荅異之意也冉有性謙退子路務在勝尚人各因其人失而正之故荅異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孔曰言與孔子相失故在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包曰言夫子在已無所敢死

疏子畏至敢死○正義曰此章言仁者必有勇也子畏於匡顏淵後者言孔子畏於匡時與顏回相失既免而回在後方至也子曰吾以女爲死矣者孔子謂顏淵曰吾以女爲致死與匡人鬬也子在回何敢死者言夫子若陷於危難則回必致死今夫子在已則無所敢死言不敢致死也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孔曰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得臣此二子故問之子曰吾以子爲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孔曰謂子問異事耳則此二人之問安足大乎。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孔曰言備臣數而已曰然則從之者與孔曰問爲臣皆當從君所欲邪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孔曰言二子雖從其主亦不與爲大逆

疏季子至從也○正義曰此章明爲臣事君之道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者季子然季氏之子弟也自多得臣此二子故問於夫子曰仲由冉求才能爲政可以謂之大臣與疑而未定故

云與也子曰吾以子爲異之問會由與求之問者此孔子抑其自多也會則也吾以子爲問異事耳則此二人之問安足多大乎言所問小也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者此孔子更爲子然陳說大臣之體也言所可謂之大臣者以正道事君君若不用已道則當退止也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者既陳大臣之體乃言二子非大臣也具備也今二子臣於季氏季氏不道而不能匡救又不退止唯可謂備臣數而已不可謂之大臣也曰然則從之者與者子然既聞孔子言二子非大臣故又問曰然則二子爲臣皆當從君所欲邪子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者孔子更爲說二子之行言二子雖從其主若其主弒父與君爲此大逆亦不與也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包曰子羔學未熟習而使爲政所以爲賊害。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孔曰言治民事神於是而習之亦學也子曰是故惡夫佞者孔曰疾其以口給應遂已非而不知窮

疏 子路至佞者○正義曰此章勉人學也子路使子羔爲費宰者子路臣季氏故任舉子羔使爲季氏費邑宰也子曰賊夫人之子者賊害也夫人之子指子羔也孔子之意以爲子羔學未熟習而使爲政必累其身所以爲賊害也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者子路辯荅孔子言費邑有人民焉而治之有社稷之神焉而事之治民事神於是而習之是亦學也何必須讀書然後乃謂爲學也子曰是故惡夫佞者言人所以憎惡夫佞者祇爲口才捷給文過飾非故也今子路以口給應遂已非而不知窮已是故致人惡夫佞者也

子路曾皙孔曰皙曾參父名點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孔曰言我問女女無以我長故難對居則曰不吾知也孔曰女常居云人不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孔曰如有用女者則何以爲治子路率爾而對率爾先三人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包曰攝迫也迫於大國之間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方義方夫子哂之馬曰哂笑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性謙退言欲得方六七十如五六十里小國治之而已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孔曰求自云能足民而已謂衣食足也若禮樂之化當以待君子謙也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鄭曰我非自言能願學爲

之宗廟之事謂祭祀也諸侯時見曰會衆頫曰同端玄端也衣玄端冠章甫諸侯日視朝之服小相謂相君之禮 點爾何如鼓瑟希孔曰思所以對故音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孔曰置瑟起對撰具也爲政之具鏗者投瑟之聲 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孔曰各言己志於義無傷曰莫。春者春服旣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包曰莫春者季春三月也春服旣成衣單袷之時我欲得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歌詠先王之道而歸夫子之門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周曰善點獨知時 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包曰爲國以禮禮。貴讓子路言不讓故笑之 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孔曰明皆諸侯之事與子路同徒笑子路不讓 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孔曰赤謙言小相耳誰能爲大相

【疏】子路至篇末。正義曰此章孔子乘間四弟子侍坐因使各言其志以觀其器能也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者時孔子坐四子侍側亦偕坐也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者孔子將發問先以此言誘掖之也言女等侍吾以吾年長於女謙而少言故云一日今我問女女等毋以吾長而憚難其對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者此問辭也言女常居則云已有才能人不我知設如有人知女將欲用之則女將何以爲治子路率爾而對者子路性剛故率爾先三人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者此子路所志也千乘之國公侯之大國也攝迫也穀不熟爲饑蔬不熟爲饉方義方也言若有公侯之國迫於大國之間又加之以師旅侵伐復因之以飢饉民困而由也治之比至三年以來可使其民有勇敢且知義方也夫子哂之者哂笑也夫子笑之也求爾何如者子路旣對三子無言故孔子復歷問之冉求爾志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者此冉求之志也俟待也求性謙退言欲得方六七十如五十里小國治之而已求也治此小國比及三年以來使足民衣食若禮樂之化當以待君子此謙辭也赤。爾何如者又問公西華也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者此赤也之志也曰言

也我非自言能之願學爲焉宗廟祭祀之事如有諸侯會同及諸侯衣玄端冠章甫日視朝之時已願爲其小相君之禮焉點爾何如者又問曾晳也鼓瑟希者時曾晳方鼓瑟承師之問思所以對故音希也鏗爾舍瑟而作者作起也舍置也鏗投瑟聲也思得其對故置瑟起對投置其瑟而聲鏗然也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者撰具也未敢言其志先對此辭言已之所志異乎三子者所陳爲政之具也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者孔子見曾晳持謙難其對故以此言誘之曰於義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欲令任其所志而言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者此曾點所志也莫春季春也春服既成衣單袷之時也我欲得與二十以上冠者五六人十九以下童子六七人浴乎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歌詠先王之道而歸夫子之門也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者喟然歎之皃夫子聞其樂道故喟然而歎曰吾與點之志善其獨知時而不求爲政也三子者出曾晳後者子路冉有公西華三子先出曾晳後猶侍坐於夫子也曾晳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者曾晳在後問於夫子曰夫三子者適各言其志其言是非何如也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者言三子亦各言其所志而已無他別是非也曰夫子何哂由也者曾晳又問夫子曰既三子各言其志何獨笑仲由也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者此夫子爲說哂之意言爲國以禮禮貴謙讓子路言不讓故笑之也唯求也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者此夫子又言不哂其子路欲爲諸侯之事故舉二子所言明皆諸侯之事與子路同其言讓故不笑之徒笑其子路不讓耳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者此夫子又言公西華之才堪爲大相今赤讓言小相耳若赤也爲之小相更誰能爲大相○注孔子。曰晳曾參父名點○正義曰史記弟子傳曰曾蒧字晳是也○注方義方○正義曰義宜也方道也言能教之使知合宜之道也左傳曰愛子教之以義方○注鄭曰至之禮○正義曰云宗廟之事謂祭祀也者謂禴祠烝嘗及追享朝享禘祫之類皆是也云諸侯時見曰會殷覜曰同者周禮春官大宗伯職文但彼作殷見此作殷覜覜則見也鄭玄注云此禮以諸侯見王爲文時見者言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覲王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春秋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也殷覜衆也十二歲王始不巡守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爲壇合諸侯以命政焉所命之政也王巡守殷見四方四時分來終歲則偏是也云端玄端也衣玄端冠章甫諸侯日視朝之服者其衣正幅染之玄色故曰玄端案王制云周人玄衣而養老注云玄衣素裳天子之燕服爲諸侯朝服彼云玄衣則此玄端也若以素爲裳卽是朝服此朝服素裳皆得謂之玄端故此注云端玄端諸侯朝服若上士以玄爲裳中士以黃爲裳下士以雜色爲裳天子諸侯以朱爲裳則皆謂之玄端不得名爲朝服也云小相謂相君之禮者案周禮秋官司儀職云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注云出接賓曰擯入贊禮曰相又曰凡諸公相爲賓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賓車進荅拜三揖

三讓每門止一相注曰相爲主君擯者及賓之介也謂之相者於外傳辭耳入門當以禮詔侑也介紹而傳命者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質敬之至也每門止一相彌相親也是相謂相君之禮也聘禮云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玉藻曰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間上介拂棖則卿爲上介大夫爲次介士爲末介也此云願爲小相者謙不敢爲上擯上介之卿願爲承擯紹擯次介末介之大夫士耳○注包曰至之門○正義曰云我欲得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者意在取其朋友十餘人耳云浴于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者杜預云魯城南自有沂水此是也夫沂水出蓋縣南至下邳入泗雩者祈雨之祭名左傳曰龍見而雩是也鄭玄曰雩者吁也吁嗟而請雨也杜預曰雩之言遠也遠爲百穀祈膏雨也使童男女舞之春官女巫職曰旱暵則舞雩因謂其處爲舞雩舞雩之處有壇墠樹木可以休息故云風涼於舞雩之下也○注周曰善點獨知時○正義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生值亂時而君不用三子不能相時志在爲政唯曾晳獨能知時志在澡身浴德詠懷樂道故夫子與之也

論語注疏挍勘記

先進第十一

○此篇論弟子賢人之行 閩本弟誤第○按此上○誤衍

先進於禮樂章

孔曰先進後進謂仕先後輩也 皇本高麗本無孔曰字又皇本仕作士案釋文出先進云包云謂仕也是陸又以此注爲包注○補案正義標起止孔曰至人也是正義本有孔曰

將移風易俗 皇本此段注作包氏曰

從我於陳蔡章

皆不及門也 皇本也上有者字

此章孔子閔弟子之失所 毛本閔作憫○按閔憫正俗字

德行章

德行 釋文云鄭云以合前章皇別爲一章案攷文載古本德行上有子曰二字毛奇齡論語稽求篇曰舊有子曰字故史記冉伯牛傳云孔子稱之爲德行四書攷異云案攷文每云古本皆以證其與皇本同也今檢皇侃義疏本惟別分此章子曰字未嘗有其疏則云此章初無子曰者是記者所書並從孔子印可而錄在論中也二字之無尤確鑿物觀以彼國別藏寫本謬稱古本末可援之實史記矣

若用其言語辨說 各本辨並作辯

回也非助我者也章

助益也 皇本益上有猶字

孝哉閔子騫章

陳曰 皇本作陳羣曰後放此

南容三復白圭章

三反覆之 本三誤二今正

故三覆讀此也 北監本無也字浦鏜云反誤三

季康子問弟子章

季康子問弟子 釋文出康子云一本作季康子鄭本同

今也則亡 皇本高麗本此下有未聞好學者五字各本並無

以哀公遷怒貳過 本貳誤二今正

顏淵死章

以爲之椁皇本椁作槨下同高麗本無此四字案釋文出無椁云古槨反不爲之椁作音似陸氏所據本亦無此四字

鯉也死高麗本無也字吾不徒行以爲之椁皇本高麗本不下有可字不可徒行也皇本高麗本不上有吾以二字無也字　魯終不

能用孔子亦不求仕今史記孔子世家重孔子二字

顔淵死子哭之慟章

曰有慟乎皇本曰上有子字

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皇本高麗本爲下有慟字　亦當於理本理誤埋今正　非失也各本失竝誤不今正

顔淵死門人欲厚葬之章

禮貧富有宜皇本有上有各字

我不得割止皇本割作制　故云耳皇本作故云爾也

季路問事鬼神章

曰敢問死朱子集注本無曰字案皇疏云曰敢問死者此又問當來之事也邢疏云曰敢問死者子路又曰敢問人之若死其事何如是皇邢本竝有曰字又匡謬正俗引此文亦有曰字今集注本無曰字誤脫　子路問承事神浦鏜云神上脫鬼字

閔子侍側章

閔子侍側皇本子下有騫字　冉有子貢唐石經有作子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皇本若上有曰字朱子集注載洪氏曰漢書引此句上有曰字或云上文樂字即曰字之誤案漢書敘傳幽通賦云固行行其必凶顔師古曰論語稱閔

子云云子樂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蓋集注漢書下脫一注字耳又孫奕示兒編曰子樂必當作子曰聲之誤也始以聲相近而轉曰爲悅繼又以義相近而轉悅爲樂知由也不得其死則何樂之有今攷文選幽通賦及座右銘兩注竝引子路行行如也子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與孫說正合

魯人爲長府章

仍舊貫 釋文出仍舊云魯讀仍爲仁今從古案九經古義云揚雄將作大匠箴曰或作長府而閔子不仁用魯論也

由之瑟章

由之瑟 皇本高麗本瑟上有鼓字　子路鼓瑟 皇本子上有言字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章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 本貢誤路今正皇本問上有曰字賢下有乎字高麗本亦有乎字

過猶不及 皇本高麗本及下有也字

季氏富於周公章

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 皇本之作也

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皇本無而字案論衡順鼓篇引亦無而字

柴也愚章

曾子性遲鈍 皇本無性字鈍下有也字案釋文明出鈍也是陸氏所據本亦有也字

師也辟 皇本高麗本辟作僻注同

由也喭 書無邇正義引作諺案說文有諺無喭喭乃諺之俗字 失於畔喭 皇本畔作㖃喭下有也字釋文出㖃字云本今作畔案廣韻二十九換㖃㖃喭失容據此則字不當作畔

子曰回也其庶乎 朱子集注本以下別爲一章各本竝連上爲一章案釋文云或分爲別章今所不用 億則屢中 皇本高麗本億作憶注同○按億憶皆意之俗字

王弼云 本王誤玉今正 每能虛中唯回者 浦鏜云中下脫者字○補案回者者字疑因上脫致誤衍

子張問善人之道章 各本竝連下論篤是與爲一章朱子集注本分爲兩章

不踐迹 釋文出踐迹云本亦作跡案跡乃迹之俗字五經文字云迹經典或作跡 亦少能創業 皇本少上有多字 然亦不入於聖人之奧室

皇本入上有能字室下有也字案邢疏亦有能字也字

謂身無鄙行 筆解此節注作孔曰

子路問聞斯行諸章

如之何其聞斯行之 皇本高麗本之下有也字案邢疏本有也字疑今本脫 不得自專 皇本作不可得自專也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章

安足大乎 皇本作安足爲大臣乎

言二子雖從其王 案王當作主皇本無言字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章

所以爲賊害 皇本作所以賊害人也

言費邑有人民爲而治之 案人民誤倒今訂正 祗爲口才捷給 北監本祗作秖○按作秖亦非當作祇後同

子路曾晳章

毋吾以也 皇本毋作無釋文出毋字云音無又出吾以云鄭本作已

子路率爾而對 皇本率作卒注同案率卒古字通莊子人閒世注率然拊之釋文率本或作卒 因之以饑饉 釋文出饑字云鄭本作飢同○按飢乃飢餓字當作饑

可使足民 皇本高麗本民下有也字

殷摫曰同 閩本北監本毛本殷作眾毛本摫誤損皇本摫作見邢疏作殷釋文出殷摫云本或作見據此則字當作殷

鏗爾 玉篇手部摼下引論語摼爾捨瑟而作云與鏗同 異乎三子者之撰 釋文出之撰云鄭作僎讀曰詮詮之言善也 鏗者 皇本作鏗爾者

亦各言其志也 釋文出亦各言其志云一本作亦各言其志也

莫春者 皇本莫作暮釋文出莫春云音暮本亦作暮 冠者五六人 皇本冠上有得字 詠而歸 釋文出而歸云如字鄭本作饋饋酒食也魯讀饋爲歸今從古案論衡明雩篇作詠而饋與古論合 包曰 筆解作孔曰 而歸夫子之門 皇本夫誤天今正

禮貴讓 皇本禮下有道字

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 皇本高麗本作宗廟之事如會同非諸侯如之何釋文出宗廟會同云本或作宗廟之事如會同又出非諸侯而何云一本作非諸侯如之何

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 皇本高麗本小下大下並有相字 先以此言誘掖之也 諸本掖作掖案掖字誤也今正 千乘之國 浦鏜云千上脫曰字

穀不熟爲飢 閩本明監本毛本飢作饑下飢饉同案飢饉與釋文所載鄭本合 言欲得方六七十如五十里小國 浦鏜云五下脫六字

此赤也之志也 浦鏜云上也字當衍文 注孔子曰晳 孔下子字誤衍 曾蒧音點 各本蒧誤蔵今正 王始不巡守 浦鏜云如誤始

終

論語注疏解經卷第十二

顏淵第十二　何晏集解　邢昺疏

疏 正義曰此篇論仁政明達君臣父子辨惑折獄君子文爲皆聖賢之格言仕進之階路故次先進也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 馬曰克己約身孔曰復反也身能反禮則爲仁矣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馬曰一日猶見歸況終身乎 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孔曰行善在己不在人也 顏淵曰請問其目 包曰知其必有條目故請問之 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鄭曰此四者克己復禮之目 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王曰敬事此語必行之 疏 顏淵至語矣○正義曰此并下三章皆明仁也子曰克己復禮爲仁者克約也己身也復反也言能約身反禮則爲仁矣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者言人君若能一日行克己復禮則天下皆歸此仁德之君也一日猶見歸況終身行仁乎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者言行善由己豈由他人乎哉言不在人也顏淵曰請問其目者淵意知其爲仁必有條目故請問之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者此四者克己復禮之目也曲禮曰視瞻毋回立視五巂式視馬尾之類是禮也非此則勿視曲禮云毋側聽側聽則非禮也言無非禮則口無擇言也動無非禮則身無擇行也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者此顏淵預謝師言也言回雖不敏達請敬事此語必行之也○注馬曰克己約身○正義曰此注克訓爲約劉炫云克訓勝也己謂身也身有嗜慾當以禮義齊之嗜慾與禮義戰使禮義勝其嗜慾身得歸復於禮如是乃爲仁也復反也言情爲嗜慾所逼己離禮而更歸復之今刊定云克訓勝也己謂身也謂能勝去嗜慾反復於禮也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 孔曰爲仁之道莫尚乎敬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 包曰在邦爲諸侯在家爲卿大夫 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疏 仲弓問仁至語矣○正義曰此章明仁在敬恕也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者此言爲仁之道莫尚乎敬也大賓公侯之賓也大祭禘郊之屬也人之出門失在倨傲故戒之出門如見公侯之賓使民失於驕易故戒之如承奉禘郊之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者此言仁者必恕也

己所不欲無施之於人以他人亦不欲也在邦無怨在家無怨者言旣敬且恕若在邦爲諸侯必無人怨在家爲卿大夫亦無怨也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者亦承謝之語也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孔曰訒難也牛宋人弟子司馬犂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已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孔曰行仁難言仁亦不得不難

疏司馬牛問仁至訒乎○正義曰此章言仁之難也子曰仁者其言也訒者訒難也言仁道至大非但行之難也其言之亦難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已乎者牛意嫌孔子所言未盡其理故復問曰秪此其言也訒便謂仁已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者此孔子又爲牛說言訒之意行仁旣難言仁亦不得不難○注孔子曰至馬犂○正義曰史記弟子傳云司馬耕字子牛多言而躁問仁於孔子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訒是也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孔曰牛兄桓魋將爲亂牛自宋來學常憂懼故孔子解之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已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包曰疚病也自省無罪惡無可憂懼

疏司馬至何懼○正義曰此章明君子也司馬牛問君子者問於孔子言君子之行何如也子曰君子不憂不懼者言君子之人不憂愁不恐懼時牛兄桓魋將爲亂牛自宋來學常憂懼故孔子觧之也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已乎者亦意少其言故復問之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者此孔子更爲牛說不憂懼之理疚病也自省無罪惡則無可憂懼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鄭曰牛兄桓魋行惡死亡無日我爲無兄弟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包曰君子疏惡而友賢九州之人皆可以禮親

疏司馬至弟也○正義曰此章言人當任命友賢也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者亡無也牛兄桓魋行惡死亡無日故牛常憂而告人曰他人皆有兄弟若桓魋死亡之後我爲獨無兄弟也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者子夏見牛憂無兄弟以此言解之也商子夏名謙故云商聞之矣示非妄謬也言人死生短長各有所稟之命財富位貴則在天之所予君子但當敬愼而無過失與人結交恭謹而有禮能此疏惡而友賢則東夷西戎南蠻北狄四海之內九州之人皆可以禮親之爲兄弟也君子何須憂患於無兄弟也○注鄭曰至兄弟○正義曰云牛兄桓魋行惡死亡無日者案哀十四年左傳云宋桓魋之寵害於公公將討之未及魋先謀公公知之召皇司馬子仲及左師向巢以命其徒攻桓氏向

魋遂入於曹以叛民叛之而奔衛遂奔齊是其行惡死亡之事也桓氏即向魋也又謂之桓司馬即此桓魋也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鄭曰譖人之言如水之浸潤漸以成之馬曰膚受之愬皮膚外語非其內實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馬曰無此二者非但爲明其德行高遠人莫能及

疏子張至已矣○正義曰此章論人之明德子張問明者問於孔子何如可謂之明德也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者此荅爲明也夫水之浸潤漸以壞物皮膚受塵漸成垢穢譖人之言如水之浸潤皮膚受塵亦漸以成之使人不覺知也若能辨其情僞使譖愬之言不行可謂明德也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者言人若無此二者非但爲明其德行可謂高遠矣人莫能及之也○注馬曰膚受之愬皮膚外語非其內實○正義曰愬亦譖也變其文耳皮膚受塵垢穢其外不能入內也以喻譖毀之語但在外萋斐構成其過惡非其人內實有罪也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孔曰死者古今常道人皆有之治邦不可失信

疏子貢問政至不立○正義曰此章貴信也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者此荅爲政之事也足食則人知禮節足兵則不軌畏威民信之則服命從化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者子貢復問曰若不獲已而除去於此三者之中何者爲先曰去兵者孔子荅言先去兵以兵者凶器民之殘也財用之蠹也故先去之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者子貢復問設若事不獲已須要去之於此食與信二者之中先去何者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者孔子荅言二者之中先去食夫食者人命所須去之則人死而去食不去信者言死者古今常道人皆有之治國不可失信失信則國不立也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鄭曰舊說云棘子成衛大夫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鄭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過言一出駟馬追之不及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鞹猶犬羊之鞹孔曰皮去毛曰鞹虎豹與犬羊別正以毛文異耳今使文質同者何以別虎豹與羊犬邪

疏棘子至之鞹○正義曰此章貴尚文章也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者衛大夫棘子成言曰君子之人淳質而已則可矣何用文章乃爲君子意疾時多文章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者夫子指子成

也子貢聞子成言君子不以文爲其言過謬故歎曰可惜乎棘子成之說君子也過言一出於舌駟馬追之不及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者此子貢舉喻言文章不可去也皮去毛曰鞟言君子野人異者質文不同故也虎豹與犬羊別者正以毛文異耳今若文猶質質猶文使文質同者則君子與鄙夫何以別乎如虎豹之皮去其毛文則爲之鞟與犬羊之鞟同處何以別虎豹與犬羊也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 鄭曰盍何不也周法什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爲天下之通法

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 孔曰二謂什二而稅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孔曰孰誰也

【疏】哀公至與足○正義曰此章明稅法也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者魯君哀公問於孔子弟子有若曰年穀不熟國用不足如之何使國用得足也有若對曰盍徹乎者盍猶何不也周法什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爲天下之通法有若意譏哀公重斂故對曰既國用不足何不依通法而稅取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者二謂什二而稅哀公不覺其譏故又曰什而稅二吾之國用猶尚不足如之何其依徹法什而稅一乎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者孰誰也哀公既言重斂之實故有若又對以盍徹足用之理言若依通法而稅則百姓家給人足百姓既足上命有求則供故曰君孰與不足也今君重斂民則困窮上命所須無以供給故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也○注鄭曰至通法○正義曰云周法什一而稅謂之徹者公羊傳曰古者什一而藉古者曷爲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何休云多取於民比於桀蠻貉無百官制度之費稅薄穀梁傳亦云古者什一而藉孟子云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趙岐注云民耕五十畝者貢上五畝耕七十畝者以七畝助公家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爲賦雖異名二多少同故云皆什一也書傳云十一者多矣故杜預云古者公田之法十取其一謂十畝內取一舊法既已十畝取一矣春秋魯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又履其餘畝更復十取其一乃是十取其二故此哀公曰二吾猶不足謂十內稅二猶尚不足則從宣公之後遂以十二爲常故曰初言初稅十二自宣公始也諸書皆言十一而稅而周禮載師云凡任地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者彼謂王畿之內所共多故賦稅重諸書所言什一皆謂畿外之國故此鄭玄云什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爲天下之通法言天下皆什一耳不言畿內亦什一也孟子又曰方里爲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漢書食貨志取彼意而爲之文云井田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爲廬舍諸儒多用彼爲義如彼所言則家別一百一十

畝是爲十外稅一也鄭玄詩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則九而稅一其意異於漢書不以貢爲諡也又孟子對滕文公云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鄭玄周禮匠人注引孟子此言乃云是邦國亦異外內之法則鄭玄以爲諸侯郊外郊內其法不同郊內十一使自賦其一郊外九而助一是爲二十而稅二故鄭玄又云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十一爲正言郊內郊外相通其率爲十稅一也杜預直云十取其一則又異於鄭唯謂一夫百畝以十畝歸公趙岐不解夏五十殷七十之意蓋古者人多田少一夫唯得五十七十畝耳五十而貢貢五畝七十而助助七畝好惡取於此鄭注考工記云周人畿內用夏之貢法邦國用殷之助法也

子張問崇德辨惑。孔曰辨別也　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包曰徙義見義則徙意而從之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包曰愛惡當有常一欲生之一欲死之是心惑也　誠不以富亦祇。以異鄭曰此詩小雅也祇適也言此行誠不可以致富適足以爲異耳取此詩之異義以非之

疏　子張問崇德辨惑者崇充也辨別也言欲充盛道德袪別疑惑何爲而可也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者主親也徙遷也言人有忠信者則親友之見義事則遷意而從之此所以充盛其德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者言人心愛惡當須有常若人有順己己卽愛之便欲其生此人忽逆於己己卽惡之則願其死一欲生之一欲死之用心無常是惑也既能別此是惑則當袪之誠不以富亦祇以異者此詩小雅我行其野篇文也祇適也言此行誠不足以致富適足以爲異耳取此詩之異義以非人之惑也○注鄭曰至非之○正義曰案詩刺淫昏之俗不思舊姻而求新昏也彼誠作成鄭箋云女不以禮爲室家成事不足以得富也女亦適以此自異於人道言可惡也此引詩斷章故不與本義同也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曰當此之時陳桓制齊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故以對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孔曰言將危也陳氏果滅齊

疏　齊景至食諸○正義曰此章明治國之政也齊景公問政於孔子者齊君景公問爲國之政於夫子也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者言政者正也若君不失君道乃至子不失子道尊卑有序上下不失而後國家正也當此之時陳桓爲齊大夫以制齊國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故孔子以此對之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者諸之也景公聞孔子之言而信服之故歎曰善哉信如夫子之言而今齊國君不君以至子不子雖有其粟吾得而食之乎言將見危亡必不得食之也○注陳氏果滅

齊○正義曰史記田完世家完卒謚爲敬仲仲生穉孟夷夷生湣孟莊莊生文子須無文子生桓子無宇桓子生武子啟及僖子乞乞卒子當代之是爲田成子成子生襄子盤盤生莊子白白生太公和和遷齊康公於海上和立爲齊侯和孫威王稱王四世而秦滅之是陳氏滅齊也世家云敬仲之知齊以陳子爲田氏左傳終始稱陳則田必非敬仲所改未知何時改耳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孔曰片猶偏也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偏信一言以折獄者唯子路可子路無宿諾宿猶豫也子路篤信恐臨時多故故不豫諾

疏子曰至宿諾○正義曰此章言子路有明斷篤信之德也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者片猶偏也折猶決斷也凡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偏信一言以決斷獄訟者唯子路可故云其由也與子路無宿諾者宿猶豫也子路篤信恐臨時多故故不豫也或分此別爲一章今合之○注孔曰至路可○正義曰云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者周禮秋官大司寇職云以兩造禁民訟以兩劑禁民獄注云訟謂以財貨相告者獄謂相告以罪名者造至也劑今券書也使訟者兩至獄者各齎券書既兩至兩券書乃治之不至及不券書則是自服不直者也故知聽訟必須兩辭方定是非偏信一言則是非難決唯子路才性明辨能聽偏言決斷獄訟故云唯子路可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包曰與人等必也使無訟乎王曰化之在前

疏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正義曰此章孔子言已至誠也言聽斷獄訟之時備兩造吾亦猶如常人無以異也言與常人同必也在前以道化之使無爭訟乃善○注王曰化之在前○正義曰案周易訟卦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王弼云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訟在於謀始謀始在於作制契之不明訟之所以生也物有其分職不相濫爭何由興訟之所以起契之過也故有德司契而不責於人是化之在前也又案大學云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鄭注云情猶實也無實者多虛誕之辭聖人之聽訟與人同耳必使民無實者不敢盡其辭大畏其心志使誠其意不敢訟然則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是夫子辭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是記者釋夫子無訟之事意與此注及王弼不同未知誰是故具載之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王曰言爲政之道居之於身無得解倦行之於民必以忠信

疏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正義曰此章言爲政之道若居之於身無解倦行之於民必以忠信也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鄭曰弗畔不違道

疏子曰至弗畔矣夫○正義曰此章及注與雍也篇同當是弟子各記所聞故重載之或本亦有作君子博學於文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

反是【疏】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正義曰此章言君子之於人嘉善而矜不能又復仁恕故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也小人則嫉賢樂禍而成人之惡不成人之美故曰反是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鄭曰康子魯上卿諸臣之帥也【疏】季康子問政至不正○正義曰此章言爲政在乎修己對曰政者正也者言政教者在於齊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者言康子爲魯上卿諸臣之帥也若己能每事以正則己下之臣民誰敢不正也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孔曰欲多情慾言民化於上不從其令從其所好【疏】季康子至不竊○正義曰此章言民從上化也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者時魯多盜賊康子患之問於孔子欲以謀去也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者孔子言民化於上不從其令從其所好苟誠也誠如子之不貪欲則民亦不竊盜非但不爲假令賞之民亦知恥而不竊也今多盜賊者正由子之貪欲故耳○注孔曰至所好○正義曰云民化於上不從其令從其所好者大學曰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注云言民化君行也君若好貨而禁民淫於財利不能正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曰就成也欲多殺以止姦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孔曰亦欲令康子先自正偃仆也加草以風無不仆者猶民之化於上【疏】季康子至必偃○正義曰此章言爲政不須刑殺但在上自正則民化之也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者就成也康子之意欲多殺以止姦以成爲有道也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者言子爲執政安用刑殺也子欲善而民善矣者言子若爲善則民亦化之爲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者此爲康子設譬也偃仆也在上君子爲政之德若風在下小人從化之德如草加草以風無不仆者猶化民以正無不從者亦欲令康子先自正也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鄭曰言士之所在皆能有名譽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馬曰常有謙退之志察言語觀顏色知其所欲其志慮常欲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馬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

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馬曰此言佞人假仁者之色行之則違安居其僞而不自疑在邦必聞在家必
聞馬曰佞人黨多【疏】子張至必聞○正義曰此章論士行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者士有德之稱問士行何如可謂通達也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者夫子復問子張何者
是汝意所謂達者欲使試言之也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者聞謂有名譽使人聞之也言
士有德行在邦臣於諸侯必有名聞在家臣於卿大夫亦必有名聞言士之所在皆有名譽意謂
此爲達也子曰是聞也非達也者言汝所陳正是名聞之士非是通達之士也夫達也者質直而
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者此孔子又說達士之行也爲性正直所好義事察人言語觀人顏
色知其所欲其念慮常欲以下人言常有謙退之志也在邦必達在家必達者以其謙退故所在
通達也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者此言佞人色則假取仁者之色而行則違之安居
其僞而不自疑也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者言佞人黨多妄相稱譽故所在皆有名聞也○注馬曰
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正義曰此周易謙卦彖辭也言尊者有謙而更光明盛大卑者有謙而
不可踰越引證士有謙德則所在必達也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包曰舞雩之處有壇墠樹木故下可遊焉曰敢問崇德脩慝
辨惑孔曰慝惡也脩治也治惡爲善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孔曰先勞於事然後得報攻其惡無
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疏】樊遲至惑與○正義曰此章言脩身
之事也樊遲從遊於舞雩之處有壇墠樹木故弟子樊遲隨從孔子遊於其下也曰敢問崇德脩
慝辨惑者脩治也慝惡也此樊遲因從行而問孔子曰敢問欲充盛其德治惡爲善袪別疑惑何
爲而可也子曰善哉問者其問皆脩身之要故善之先事後得非崇德與者言先勞於事然後得
報是崇德也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者攻治也言治其已過無治人之過是治惡也一朝
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者言君子忿則思難若人有犯已一朝忿之不思其難則忘身也
辱其身則羞其親故曰以及其親也非惑與言是惑也注壇墠○正義曰封土爲壇除地爲墠言
雩壇在所除地中故連言壇墠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
枉能使枉者直包曰舉正直之人用之廢置邪枉之人則皆化爲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
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孔曰富盛也舜有天

下選於衆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孔曰言舜湯有天下選擇於衆舉臯陶伊尹則不仁者遠矣仁者至矣

疏 樊遲至遠矣○正義曰此章明仁知也樊遲問仁子曰愛人者言汎愛濟衆是仁道也問知子曰知人者言知人賢才而舉之是知也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者樊遲未曉達知人之意故孔子復解之言舉正直之人而用之廢置邪枉之人則皆化爲直故曰能使枉者直也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者樊遲雖聞舉直錯枉之語猶自未喻故復問子夏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者子夏聞言即解故歎美之曰富盛哉此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者此子夏爲樊遲說舉直錯枉之事也言舜湯有天下選擇於衆舉用臯陶伊尹則不仁者遠矣仁者至矣長其能使邪枉者亦化爲直也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包曰忠告以是非告之以善道導之不見從則止必言之或見辱

疏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正義曰此章論友也言盡其忠以是非告之又以善道導之若不從己則止而不告不導也毋得強告導之以自取困辱焉以其必言之或時見辱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孔曰友以文德合以友輔仁孔曰友相切磋之道所以輔成己之仁

疏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正義曰此章論友言君子之人以文德會合朋友朋友有相切磋琢磨之道所以輔成己之仁德也

論語注疏挍勘記

顏淵第十二

顏淵問仁章

克己復禮爲仁 皇本克作尅下及注同

立視五巂 案巂當作嶲閩本同誤

司馬牛問仁章

仁者其言也訒○釋文出也訒云字或作仞○按說文引作其言也訒　弟子司馬犂皇本犂下有也字釋文出馬犂云史記作耕並云字牛

斯謂之仁已乎皇本高麗本作斯可謂之仁已矣乎朱子集注本作矣乎　子曰行仁難案子當作孔各本並誤　祇此其言也訒北監

本祇作衹是也閩本亦誤祇毛本作秖並非

司馬牛問君子章

斯謂之君子已乎皇本高麗本作可謂君子已乎朱子集注本作矣乎

司馬牛憂曰章

我為無兄弟皇本我下有獨字弟下有也字案邢疏有獨字

皆兄弟也皇本高麗本皆下有為字案鹽鐵論和親章及文選蘇子卿古詩注並引此文皆有為字　君子疏惡而友賢皇本疏作疎案疎乃疏之俗字

子張問明章

搆成其過惡毛本搆作構案說文無搆字古構成字亦作構今以構為搆成字誤

子貢問政章

民信之矣皇本民上有令字高麗本令作使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皇本無子貢二字　民無信不立皇本無作

不

棘子成曰章

棘子成曰皇本高麗本成作城注同○按漢書古今人表三國志秦宓傳作革子成　何以文為高麗本作為文

駟馬追之不及舌 皇本及下有舌也二字

虎豹之鞹猶犬羊之鞹 皇本高麗本鞹作鞟注同又下之鞹下有也字案說文鞹去毛皮也即引此文今作鞹者省文耳 虎豹與犬羊別 皇本別下有者字案邢疏本有者字釋文亦明出別者字今注誤脫

哀公問於有若章

年饑 皇本饑作飢釋文出饑字云鄭本作飢說見前 周法什一而稅 皇本什作十下什二同

孔曰二謂什二而稅 案周禮匠人疏引作鄭曰

蠻貉無百官制度之費 公羊宣十五年傳注百官上有社稷宗廟四字 雖異名二多少同 各本二作義今孟子注二作而案義字是也 又

曰方里爲井 今孟子爲作而

子張問崇德辨惑章

子張問崇德辨惑 釋文出辨惑云本亦作或

崇德也 皇本無也字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 皇本高麗本生下死下竝有也字 亦祇以異 閩本北監本毛本同案祇當作祗唐石經作祗五經文字廣韻亦作祗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章

吾得而食諸 皇本高麗本吾下有豈字釋文出吾焉得而食諸云本亦作焉得而食諸焉於虔反本今作吾得而食諸案史記仲尼世家及漢書武五子傳竝作豈與皇本合太平御覽二十二引吾惡得而食諸豈焉惡三字義皆相近疑今本吾下有脫字 夷生泯孟莊 今史記田完世家泯作湣案泯乃湣之省文 桓子生武子啟 今史

記啟作開避漢景帝諱也 及僖子乞 今史記及作與僖作釐案僖釐古字通 乞卒子當代之 今史記當作常之作立 白生大公利 毛本利作和案和字是也閩本大作太和亦誤利 敬仲之知齊 毛本知作如案如字是也閩本同誤 以陳子為田氏 北監本子作字浦鏜云氏誤字

片言章

片言可以折獄者 釋文出以折云魯讀折為制今從古案古多假折為制墨子尚同中引書呂刑制以刑作折則刑

子路無宿諾 各本並連上為一章釋文云或分此為別章 凡聽訟 案訟當作訟形近之譌今正 周禮秋官大司寇聽云 毛本聽作職是也閩本亦誤聽北監本官誤言 今劵書也 劵當作券各本並誤下同案說文券契也从刀𠔉聲劵勞也从力卷省聲大徐云今俗作倦 獄者各齎券書 周禮大司寇注獄上有使字

子張問政章

居之無倦 釋文出無倦云亦作卷案九經古義云棟案卷當作券漢涼州刺史魏君碑云施舍不券鄭氏攷工記注云券今倦字也 無得解倦 皇本解作懈釋文亦作懈是正字 必以忠信也 北監本毛本以誤有

博學於文章

博學於文 皇本博上有君子二字釋文出博學於文云一本作君子博學於文案說詳雍也篇 鄭曰 高麗本無此二字

季康子患盜章

苟子之不欲 皇本高麗本無之字 欲多情慾 皇本慾作欲下有也字案釋文出情慾云本今作欲說見前 孔孔曰至所好 案孔字誤重

不從其今 案今當作令今正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章

欲多殺以止姦 皇本姦作姧下有也字案五經文字云姦俗作姧譌

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 皇本高麗本草下風下有也字案漢書董仲舒傳及說苑政理篇引此文亦並有也字與皇本合 草上之風必偃 皇本高麗本上作尚釋文出草尚云本或作上案尚上古字通

子張問士章

夫達也者 皇本高麗本無也字下夫聞也者同

則所往必遠也 案遠當作達閩本亦誤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章

無攻人之惡 皇本高麗本無作毋 封土為壇 本土誤上今正

樊遲問仁章

舉直錯諸枉 釋文出錯諸云或作措同說見前

鄉也 皇本高麗本鄉作嚮釋文出鄉也云又作鄉同○按嚮俗字鄉正字鄉假借字 富哉言乎 皇本高麗本言上有是字

樊遲雖問舉直錯枉之語 案問當作聞閩本北監本並誤今正 長其能使邪枉者 案長當作是形近之譌

子貢問友章

忠告而善道之 皇本高麗本作忠告而以善導之釋文出善道云導也案包注本作以善道之文義較明順 不可則止 皇本高麗本作否則止 毋自辱

焉皇本高麗本毋作無釋文出毋自云音無

君子以文會友章

友相切磋之道皇本友下有有字釋文出有相切磋云本今作友

此章以論友浦鏜云友下當脫也字以當亦字誤

用清嘉慶二十年重刊宋本用文選樓藏本校

論語注疏挍勘記卷十二終

論語注疏解經卷十三

子路第十三　何晏集解　邢昺疏

疏 正義曰此篇論善人君子爲邦教民仁政孝弟中行常德皆治國脩身之要大意與前篇相類且回也入室由也升堂故以爲次也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 孔曰先導之以德使民信之然後勞之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 請益曰無倦 孔曰子路嫌其少故請益曰無倦者行此上事無倦則可 疏 子路問政至無倦○正義曰此章言政先德澤也子曰先之勞之者言爲德政者先導之以德使民信之然後可以政役之事勞之則民從其令也請益者子路嫌其少故更請益之曰無倦者夫子言行此上事無倦怠則可也○注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正義曰此周易兌卦彖辭文也言先以說豫撫民然後使之從事則民皆竭力忘其勞苦也引之以證先之勞之之義也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 王曰言爲政當先任有司而後責其事 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孔曰女所不知者人將自舉其所知則賢才無遺 疏 仲弓至舍諸○正義曰此章言政在舉賢也仲弓爲季氏宰問政於夫子也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者言爲政當先委任屬吏各有所司而後責其成事赦放小過寬則得衆也舉用賢才使官得其人野無遺逸是政之善也曰焉知賢才而舉之者仲弓聞使舉賢意言賢才難可徧知故復問曰安知賢才而得舉用之也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者舍置也諸之也夫子教之曰但舉女之所知女所不知人將自舉之其肯置之而不舉乎既各舉其所知則賢才無遺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 包曰問往將何所先行 子曰必也正名乎 馬曰正百事之名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包曰迂猶遠也言孔子之言遠於事 子曰野哉由也 孔曰野猶不達 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包曰君子於其所不知當闕而勿據今由不知正名之義而謂之迂遠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 孔曰禮以安上樂以移風二者不行則有淫刑濫罰 刑罰不中則

民無所錯。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 王曰所名之事必可得而明言所言之事必可得而遵行

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疏 子路至而已矣。○正義曰此章論政在正名也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者奚何也案世家孔子自楚反乎衛是時衛君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爲讓而孔子弟子多仕於衛衛君欲得孔子爲政故子路問之曰往將何以先行子曰必也正名乎者言將先正百事之名也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者迂猶遠也子路言豈有若是哉夫子之言遠於事也何其正名乎子曰野哉由也者野猶不達也夫子見子路言迂故曰不達理哉此仲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者此責子路不知正名之義而便謂之迂遠不亦野哉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手足者此孔子更陳正名之理也夫事以順成名由言舉名若不正則言不順序言不順序則政事不成政事不成則君不安於上風不移於下是禮樂不興行也禮樂不行則有淫刑濫罰故不中也刑罰枉濫民則蹐地局天動罹刑網故無所錯其手足也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者此又言正名之事非爲苟且也君子若名此事必使可明言言此事必可遵行君子於其所言無苟且若名之不可言言之不可行是苟且而言也○注孔曰至濫罰○正義曰云禮以安上樂以移風者孝經廣要道章文言禮所以正君臣父子之別明男女長幼之序故可以安上化下風移俗易先入樂聲變隨人心正由君德正之與變因樂而彰故可以移風易俗也云二者不行則有淫刑濫罰者禮運云禮者所以治政安君也故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肅而俗敝則法無常又樂記曰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矣故禮樂二者不行則刑罰淫濫而不中也○注王曰至遵行○正義曰云所名之事必可得而明言者若禮人名不以國以國則廢名是不可明言也云所言之事必可得而遵行者緇衣曰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鄭氏云君子賢人可行。不可言作凡人法若曾子有母之喪水漿不入於口七日不可言讖以爲法是不可遵行也是以可明言可遵行而後君子名言之也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 馬曰樹五穀曰稼樹菜蔬曰圃 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 孔曰情情實也言民化於上各以實應 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包曰禮義與信足以成德何用學稼以教民乎

負者以器曰襁【疏】樊遲至用稼。正義曰此章言禮義忠信爲治民之要樊遲請學稼者樹五穀曰稼弟子樊須謂於夫子學播種之法欲以教民也子曰吾不如老農者孔子怒其不學禮義而學稼種故拒之曰稼種之事吾不如久老之農夫也請學爲圃者樹菜蔬曰圃樊遲又請於夫子學樹藝菜蔬之法曰吾不如老圃者亦拒其請也言樹藝菜蔬之法吾不如久老爲圃者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者樊遲旣請而出夫子與諸弟子言曰小人哉此樊須也謂其不學禮義而學農圃故曰小人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者孔子遂言禮義與信可以教民也禮毋不敬故上好行禮則民化之莫敢不敬也人聞義則服故上好行義則民莫敢不服也以信待物物亦以實應之故上若好信則民莫不用其情情猶情實也言民於上各以實應也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者此又言夫禮義與信足以成德化民如是則四方之民感化自來皆以襁器背負其子而至矣何用學稼以教民乎。注樹五穀曰稼樹菜蔬曰圃。正義曰樹者種殖之名五穀者黍稷麻麥豆也周禮注云種穀曰稼如嫁女以有所生也周禮大宰職云園圃毓草木注云樹果蓏曰圃園其樊也然則園者外畔藩籬之名其內之地種樹菜果則謂之圃蔬則菜也鄭云周禮注云百草根實可食者釋天云蔬不熟爲饉郭璞曰凡草菜可食者通名爲蔬。注負者以器曰襁。正義曰博物志云織縷之廣八尺長丈二以約小兒於背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專猶獨也【疏】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正義曰此章言人之才學貴於適用若多學而不能用則如不學也誦謂諷誦周禮注云倍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詩有國風雅頌凡三百五篇皆言天子諸侯之政也古者使適四方有會同之事皆賦詩以見意今有人能諷誦詩文三百篇之多若授之以政使居位治民而不能通達使於四方不能獨對諷誦雖多亦何以爲言無所益也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令教令也【疏】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正義曰此章言爲政者當以身先也言上之人其身若正不在教令民自觀化而行之其身若不正雖教令滋章民亦不從也

子曰魯衞之政兄弟也包曰魯周公之封衞康叔之封周公康叔旣爲兄弟康叔睦於周公其國之政亦如兄弟【疏】子曰魯衞之政兄弟也。正義曰此章孔子評論魯衞二國之政相似如周公康叔之爲兄弟也魯周公之封衞康叔之封周公康叔旣爲兄弟康叔睦於周公其國之政亦如兄弟也

子謂衞公子荊善居室王曰荊與蘧瑗史鰌並爲君子**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疏】子謂至美矣。正義曰此章孔子稱謂衞

公子荊有君子之德也善居室者言居家理也始有曰苟合矣者家始富有不言已才能所致但曰苟且聚合也少有曰苟完矣者又少有增多但曰苟且完全矣富有曰苟美矣者富有大備但曰苟且有此富美耳終無泰侈之心也○注王曰荊與蘧瑗史鰌並爲君子○正義曰案左傳襄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遂適衞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荊公叔發公子朝曰衞多君子未有患也是與蘧瑗史鰌並爲君子也

子適衞冉有僕。孔曰孔子之衞冉有御 子曰庶矣哉 孔曰庶衆也言衞人衆多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疏 子適至教之○正義曰此章言治民之法也子適衞冉有僕者適之也孔子之衞冉有爲僕以御車也子曰庶矣哉者庶衆也至衞境見衞人衆多故孔子歎美之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者言民既衆多復何加益也曰富之者孔子言當施舍薄斂使之衣食足也曰既富矣又何加焉者冉有言民既饒足復何加益之曰教之者孔子言當教以義方使知禮節也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孔曰言誠有用我於政事者期月而可以行其政教必三年乃有成功

疏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正義曰此章孔子自言爲政之道也苟誠也期月周月也謂周一年之十二月也孔子言誠有用我於政事者期月而可以行其政教必滿三年乃有成功也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 王曰勝殘。殘暴之人使不爲惡也去殺不用刑殺也 誠哉是言也 孔曰古有此言孔子信之

疏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正義曰此章言善人君子治國至於百年以來亦可以勝殘暴之人使不爲惡去刑殺而不用矣誠哉是言者古有此言孔子信之故曰誠哉是言也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孔曰三十年曰世如有受命王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

疏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正義曰三十年曰世此章言如有受天命而王天下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也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疏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正義曰此章言政者正也欲正他人在先正其身也苟誠也誠能自正其身則於從政乎何有言不難也若自不能正其身則雖令不從如正人何言必不能正人也

冉子。退朝 周曰謂罷朝於魯君 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 馬曰政者有所改更匡正 子曰其事也 馬曰事者凡行常事 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馬曰如有政非常之事我爲大夫雖不見任用必當與聞之 冉子

至聞之。正義曰此章明政事之別也冉子退朝者時冉有臣於季氏朝廷曰退謂罷朝於魯君
也子曰何晏也者晏晚也孔子訝其退朝晚故問之對曰有政者冉子言有所改更匡正之政故
退晚也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者孔子言女之所謂政者但凡行常事耳設
如有大政非常之事我爲大夫雖不見任用必當與聞之也。注周曰謂罷朝於魯君。正義曰
周氏以爲夫子云雖不吾以吾其與聞皆論若朝之事故云罷朝於魯君鄭玄以冉有臣於季氏
故以朝爲季氏之朝少儀云朝廷曰退謂於朝廷之中若欲散還則稱曰退以近君爲進還私遠
君爲退朝此退朝謂罷朝也。注馬曰事者凡行常事。正義曰案昭二十五年左傳曰爲政事
庸力行務以從四時杜預曰在君爲政在臣爲事杜意據此文時冉子仕於季氏稱季氏有政孔
子謂之爲事是在君爲政在臣爲事也何晏曰爲仲尼稱孝友是亦爲政明其政事通言但隨事
大小異其名耳故不同鄭杜之說而取周馬之言以朝爲魯君之朝以事爲君之凡行常事也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王曰以其大要一言不能正興國幾近也有近一言可以興國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孔曰事不可以一言而成如知此則可近也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孔曰言無樂於爲君所樂者唯樂其言而不見違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孔曰人君所言善無違之者則善也所言不善而無敢違之者則近一言而喪國

疏 定公至邦乎。正義曰此章言爲君之道也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者魯君定公問於孔子爲君之道有一言善而可以興其國有之乎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者幾近也孔子以其大要一言不能正興國故云言不可以若是有近一言可以興國者故云其幾也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者此孔子稱其近興國之一言也事不可以一言而成如人君知此爲君難此則可近也曰一言而喪邦有諸者定公又問曰人君一言不善而致亡國有之乎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者亦言有近一言可以亡國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者此舉近亡國之一言也言我無樂於爲君所樂者唯樂其言而不見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者此孔子又評其理言人君所言善無違之者則善也所言不善而無敢違之者則近一言而亡國也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疏】葉公至者來。正義曰此章楚葉縣公問爲政之法於孔子也子曰當施惠於近者使之喜說則遠者當慕化而來也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鄭曰舊說云莒父魯下邑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大事不成孔曰事不可以速成而欲其速則不達矣。小利妨大則大事不成【疏】子夏至不成。正義曰此章弟子子夏爲魯下邑莒父之宰問爲政之法於夫子也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者言事有程期無欲速成當存大體無見小利也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者此又言其欲速見小利害政之意若事不可以速成者而欲其速則其事不達矣務見小利而行之則妨大政故大事不成也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孔曰直躬直身而行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周曰有因而盜曰攘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疏】葉公至中矣。正義曰此章明爲直之禮也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躬身也言吾鄉黨中有直身而行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者此所直行之事也有因而盜曰攘言因羊來入已家父卽取之而子言於失羊之主證父之盜葉公以此子爲直行而誇於孔子也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者孔子言此以拒葉公也言吾黨之直者異於此證父之直也子苟有過父爲隱之則慈也父苟有過子爲隱之則孝也孝慈則忠忠則直也故曰直在其中矣今律大功以上得相容隱告言父祖者入十惡則典禮亦爾而葉公以證父爲直者江熙云葉公見聖人之訓動有隱諱故舉直躬欲以此言毀訾儒教抗衡中國夫子答之辭正而義切荆蠻之豪喪其誇矣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包曰雖之夷狄無禮義之處猶不可棄去而不行【疏】樊遲至棄也。正義曰此章明仁者之行也弟子樊遲問仁於孔子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者言凡人居處多放恣執事則懈惰與人交則不盡忠唯仁者居處恭謹執事敬慎忠以與人也此恭敬及忠雖之適夷狄無禮義之處亦不可棄而不行也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孔曰有恥者有所不爲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鄭曰行必果所欲行必果敢爲

之硜硜者小人之皃也抑亦其次言可以爲次**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鄭曰噫心不平之聲筲竹器容斗二升算數也

疏 子貢至算也。正義曰此章明士行也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者士有德之稱故子貢問於孔子曰其行如何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已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者此荅士之高行也言行已之道若有不善恥而不爲爲臣奉命出使能遭時制宜不辱君命有此二行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者子貢復問士之爲行次此於二者云何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此孔子復爲言其士行之次也宗族同宗族屬也善事父母爲孝宗族內親見其孝而稱之善事長上爲弟鄉黨差遠見其弟而稱之也曰敢問其次者子貢又問更有何行可次於此也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者孔子又爲言其次也若人不能信以行義而言必執信行不能相時度宜所欲行者必果敢爲之硜硜然者小人之皃也言此二行雖非君子所爲乃硜硜然小人耳抑辭也抑亦其次言可以爲次也曰今之從政者何如者子貢復問今之從政之士其行何如也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者噫心不平之聲斗量名容十升筲竹器容斗二升算數也孔子時見從政者皆無士行唯小器耳故心不平之而曰噫今斗筲小器之人何足數也言不足數故不述其行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包曰中行行能得其中者言不得中行則欲得狂狷者**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包曰狂者進取於善道狷者守節無爲欲得此二人者以時多進退取其恒一

疏 子曰至爲也。正義曰此章孔子疾時人不純一也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者中行行能得其中者也言既不得中行之人而與之同處必也得狂狷之人可也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者此說狂狷之行也狂者進取於善道知進而不知退狷者守節無爲應進而退也二者俱不得中而性恒一欲得此二人者以時多進退取其恒一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孔曰南人南國之人鄭曰言巫醫不能治無恒之人**善夫**包曰善南人之言也**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孔曰此易恒卦之辭言德無常則羞辱承之**子曰不占而已矣**鄭曰易所以占吉凶無恒之人易所不占

疏 子曰至已矣。正義曰此章疾性行無恒之人也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者南人南國之人也巫主接神除邪醫主療病南國之人嘗有言曰人而性行無恒不可以爲巫醫言巫醫不能治無恒之人也善夫者孔子善南人之言有徵也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者此易恒卦之辭孔子引之言德無恒則羞辱承之也子曰不占而已者孔子旣言易文又言夫易所以占吉凶無恒之人易所不占也。注孔曰至承之。正義曰云此易恒卦之辭者謂此經所言是易恒卦九三爻辭也王弼云處三

陽之中居下體之上處上體之下上不至尊下不至卑中不在體體在乎恆而分無所定無恆者也德行無恆自相違錯不可致詰故或承之羞也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心和然其所見各異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者同然各爭利故曰不和

疏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正義曰此章別君子小人志行不同之事也君子心和然其所見各異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者則同然各爭利故曰不和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孔曰善人善已惡人惡己是善善明惡惡著

疏 子貢至惡之○正義曰此章別好惡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者言有一人為一鄉之所愛好此人何如可謂善人乎子曰未可也者言未可謂善或一鄉皆惡此人與之同黨故為衆所稱是以未可鄉人皆惡之何如者此子貢又問夫子既鄉人皆好未可為善若鄉人衆共憎惡此人何如可謂善人乎子曰未可也者言亦未可為善或一鄉皆善此人獨惡故為衆所疾是以未可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者孔子既皆不可其問自為說其善人也言鄉之善人善之惡人惡之眞善人也○注孔曰至惡著○正義曰言鄉人皆好之是善善不明鄉人皆惡之是惡惡不著若鄉人之善者善之惡者惡之則是善善分明惡惡顯著也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孔曰不責備於一人故易事**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孔曰度才而官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疏 子曰至備焉○正義曰此章論君子小人不同之事也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者言君子不責備於一人故易事不受妄說故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者此覆明難說易事之理言君子有正德若人說己不以道而妄說則不喜說也是以難說度人才器而官之不責備故易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者小人反君子故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者此覆明易說難事之理以小人為人說媚雖不以道而妄說之亦喜說故易說也及其使人也責備於一人為故難事也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君子自縱泰似驕而不驕小人拘忌而實自驕矜

疏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正義曰此章論君子小人禮皃不同之事也君子自縱泰似驕而實不驕小人實驕自矜而強自拘忌不能寬泰也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王曰剛無欲毅果敢木質樸訥遲鈍有斯四者近於仁

疏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正義曰此章言有此四者之性行近於仁道也仁者靜剛無欲亦靜故剛近仁也

仁者必有勇毅者果敢故毅近仁也仁者不尚華飾木者質樸故木近仁也仁者其言也訒訥者遲鈍故訥近仁也**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馬曰切切偲偲相切責之皃怡怡和順之皃【疏】子路至怡怡○正義曰此章問士行也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者問士之行何如也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也者此荅士行也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者此覆明其所施也切切偲偲相切責之皃朋友以道義切瑳琢磨故施於朋友也怡怡和順之皃兄弟天倫當相友恭故怡怡施於兄弟也**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矣**包曰卽就也戎兵也言以攻戰【疏】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矣○正義曰此章言善人爲政之法也善人謂君子也卽就也戎兵也言君子爲政教民至於七年使民知禮義與信亦可以就兵戎攻戰之事也言七年者夫子以意言之耳**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馬曰言用不習之民使之攻戰必破敗是謂棄之【疏】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正義曰此章言用不習之民使之攻戰必致破敗是謂棄之若棄擲也

論語注疏挍勘記

子路第十三

子路問政章

先導之以德　釋文出先道云道導也本今作導是正字

無倦　釋文出曰毋倦云本今作無

仲弓爲季氏章

人將自舉其所知　皇本舉下有之各舉三字

言賢才難可偏知　案偏當作徧

衛君待子而爲政章

子之迂也 釋文出之迂云鄭本作于案迂于古字通禮記文王世子云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鄭君注于讀爲迂

孔曰禮以安上 皇本作包氏曰

則民無所錯手足 毛本錯作措疏仍作錯釋文出所錯云本又作錯說見前

衞君待子而爲正 (補)案正當作政 遠於士也 案士當作事下所言之士誤同 君子賢人可行不可言作凡人法 補鏜云可行下脫此事二字

樊遲請學稼章

曰吾不如老圃 皇本高麗本曰上有子字 樹菜蔬曰圃 各本蔬作蔬案蔬爲疏之俗字蔬又蔬之誤也

襁負其子而至矣 釋文出繈字云又作襁同五經文字云襁作繈者非○按五經文字非也古繈緥字從糸不從衣說文襁字乃淺人不得其解而妄增之段王裁說 負者以器曰襁 皇本襁下有也字案史記弟子傳集解引包注作負子之器曰襁 謂於夫子 案謂當作請 孔子怒其不學禮義而學稼種 閩本北監本毛本怒作恐 以信待物 案待當作待寫者偶誤也今正 黍稷麻麦豆也 案麦當作麥形近之譌 鄭云周禮注云 案上云字當作元各本並誤 釋文云 案文當作天各本並誤 織縷之 北監本毛本之上有爲字案釋文縷下引博物志亦有爲字

誦詩三百章

誦詩三百 唐石經避順宗諱誦作詞 亦奚以爲 高麗本爲下有哉字

子謂衞公子荊

案左傳襄十九年 十九年上各本並脫二字當依本書補正

子適衞章

冉有僕皇本有作子案風俗通義十反卷及論衡問孔篇並引作子又春秋繁露仁義法篇亦稱冉子與皇本合　冉有御皇本御下有也字

言衞人衆多皇本人作民多下有也字

曰敎之考文古本此下有王肅曰民富然後敎之義也衣食足後知辱十六字各本俱無

苟有用我者章

期月而已可也皇本期作朞注同　期月周月也案上月字本誤目今改正

善人爲邦百年章

勝殘殘暴之人皇本作勝殘者勝殘暴之人

冉子退朝章

冉子退朝筆解作冉有

馬曰事者北監本曰誤目不成字

孔子訝其退朝晚北監本訝其誤訝莫　皆論若朝之事案若當作君閩本亦誤　還私遠君爲退朝浦鏜云故稱退誤爲退朝　何

晏曰爲仲尼稱孝友浦鏜云曰當以字誤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章

如知爲君之難也皇本無之字

一言而喪邦有諸（皇本而下有可以二字高麗本亦有可字）唯其言而莫予違也（皇本高麗本而下有樂字）

葉公問政章

此章楚葉縣公問爲政之法於孔子也（各本公作尹公字誤也今正）

子夏爲莒父宰章

無欲速（高麗本無作毋釋文出毋欲云本今作無）無見小利（皇本無作毋）小利妨大（皇本作見小利妨大事）則其事不達矣

案具當作其形近之譌今正

葉公語孔子曰章

吾黨有直躬者（釋文出直躬云鄭本作弓云直人名弓案呂氏春秋當務篇引孔子云異哉直躬之爲信也淮南氾論訓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證之高誘注直躬楚葉縣人也蓋字雖作躬亦俱不解爲直身）

此章明爲直之禮也〔補〕（明監本禮作理）

何如斯可謂之士矣章

鄉黨稱弟焉（皇本高麗本弟作悌釋文出稱弟云亦作悌）

何足算也（釋文出算字云本或作筭案鄭君注算數也不當作筭字漢書公孫賀傳贊及鹽鐵論大論竝引作選乃算之假借字）子貢至算也（本貢誤曰今正）

次此於二者云何（明監本可作何案何字是也閩本誤作子浦鏜云於此字誤倒）宗族稱孝焉（本孝誤之今正）

不得中行而與之章

取其恒一也　本一字空闕今補正

鄕人皆好之章

其不善者惡之　高麗本之下有也字

何如斯可謂之士矣章

斯可謂之士矣　皇本無之字　切切偲偲　釋文出偲偲云本又作偲　兄弟怡怡　皇本高麗本怡怡下有如也二字案文選曹植求通親親表注引兄弟怡怡如也又初學記十七藝文類聚二十一太平御覽四百十六引此文並有如也二字與皇本合

善人敎民七年章

包曰　筆解無此二字　郎就也戎兵也　皇本作即戎就兵

大清嘉慶二十年重栞宋用文選樓藏本校

論語注疏挍勘記卷十三終

論語注疏解經卷第十四

何晏集解　邢昺疏

憲問第十四

疏 正義曰此篇論三王二霸之迹諸侯大夫之行爲仁知恥脩己安民皆政之大節也故以類相聚次於問政也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 孔曰穀祿也邦有道當食祿 邦無道穀恥也 孔曰君無道而在其朝食其祿是恥辱 克伐怨欲不行焉 馬曰克好勝人伐自伐其功怨忌小怨欲貪欲也 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包曰四者行之難未足以爲仁 疏 憲問恥至知也○正義曰此章明恥辱及仁德也憲謂弟子原憲問於夫子曰人之行何爲可恥辱也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者穀祿也孔子荅言邦有道當食祿君無道而在其朝食其祿是恥辱也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者克好勝人也伐自伐其功也怨忌小怨也欲貪欲也原憲復問曰若此四者不行焉可以爲仁人矣乎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者孔子荅言不行四者可以爲難未足以爲仁也○注馬曰至欲也○正義曰云克好勝人者克訓勝也左傳僖九年秦伯將納晉惠公謂其大夫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對曰言多忌克難哉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杜預曰其言雖多忌適足以自害不能勝人也是克爲好勝人也云伐自伐其功者書曰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老子曰自伐者無功言人有功誇示之則人不與乃無功也是伐去其功若伐去樹木然故經傳謂誇功爲伐謂自伐其功也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 士當志道不求安而懷其居非士也 疏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正義曰此章言士當志於道不求安居而懷安其居則非士也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 包曰危厲也邦有道可以厲言行也 邦無道危行言孫 孫順也厲行不隨俗順言以遠害 疏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正義曰此章教人言行之法也危厲也孫順也言邦有道可以厲言行邦無道則厲其行不隨汙俗順言辭以避當時之害也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 德不可以億中故必有言 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疏 子曰至有仁○正義曰此章言有德有仁者之行也子曰有德者必有言者德不可以無言億中故必有言也有言者不必有德者辯佞口給不必有德也仁者必有勇者見危授命殺身以成仁是必有勇也勇者不必有仁者若暴虎馮

河之勇不必有仁也南宮适孔曰适南宮敬叔魯大夫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孔曰羿有窮國之君簒夏后相之位其臣寒浞殺之因其室而生奡奡多力能陸地行舟爲夏后少康所殺俱不得其死然孔曰此二子者皆不得以壽終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荅馬曰禹盡力於溝洫稷播百穀故曰躬稼禹及其身稷及後世皆王适意欲以禹稷比孔子孔子謙故不荅也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孔曰賤不義而貴有德故曰君子

【疏】南宮适至若人○正義曰此章賤不義而貴有德也南宮适者魯大夫南宮敬叔也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者羿有窮國之君以其善射簒夏后相之位其臣寒浞殺之奡寒浞之子多力盪推也能陸地推舟而行爲夏后少康所殺然猶焉也此二子者皆不得其壽終而死焉禹盡力於溝洫洪水既除烝民乃粒稷后稷也名弃周之始祖播種百穀皆以身親稼穡故曰禹稷躬稼也禹受舜禪稷及后世至文武皆王天下故曰而有天下也夫子不荅者适意欲以禹稷比孔子孔子謙故不荅也南宮适出者既問而退也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者以其賤奡羿之不義貴禹稷之有德故美之曰君子哉若此人也尚德哉若此人也○注孔曰适南宮敬叔魯大夫正義曰此卽南宮縚也字子容鄭注檀弓云敬叔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是也○注孔曰至所殺○正義曰云羿有窮國之君者羿居窮石之地故以窮爲國號以有配之猶言有周有夏也窮國之君曰羿羿是有窮君之名號也孔注尚書云羿諸侯名杜注左傳云羿有窮君之號則與孔不同也說文云羿帝嚳射官也賈逵云羿之先祖世爲先王射官故帝嚳賜羿弓矢使司射淮南子云堯時十日竝生堯使羿射九日而落之楚辭天問云羿焉彈日烏解羽歸藏易亦云羿彈十日說文云彈者射也此三者言雖不經難以取信要言帝嚳時有羿堯時亦有羿則羿是善射之號非復人之名字信如彼言則不知此羿名爲何也云簒夏后相之位者襄四年左傳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杜注云禹孫大康淫放失國夏人立其弟仲康仲康亦微弱仲康卒子相立羿遂代相號曰有窮是也云其臣寒浞殺之因其室而生奡者傳又曰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弃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爲己相浞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內外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是也澆卽奡也聲轉字異故彼此不同云奡多力能陸地行舟者以此文云奡盪舟盪訓推也故知多力能陸地推舟而行也云爲夏后少康所殺者哀元年左傳曰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爲仍牧正惎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

謀澆使季杼誘殪逵滅過戈復禹之績是也過澆國戈殪國如彼傳文當是羿逐出后相乃自立爲天子相依斟灌斟鄩夏祚猶尚未滅蓋與羿竝稱王也及寒浞殺羿因羿室而生澆澆已長大自能用師始滅后相相死之後始生少康少康生杼杼又年長已堪誘殪方始滅浞而立少康計大康失邦及少康紹國向有百載乃滅有窮而夏本紀云仲康崩子相立相崩子少康立都不言羿浞之事是馬遷之疎也○注馬曰至荅也○正義曰云禹盡力於溝洫者泰伯篇文云稷播百穀者舜典文也又益稷云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故摠曰躬稼云禹及其身稷及後世皆王者禹受舜禪是及身也稷后十五世至文王受命武王誅紂是及後世也皆王有天下而爲王也云适意欲以禹稷比孔子者言孔子勤行道德亦當王有天下也孔子持謙不敢以已比於禹稷故不荅其言也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孔曰雖曰君子猶未能備

疏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正義曰此章言仁道難備也雖曰君子猶未能備而有時不仁也若管仲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可謂仁矣而鏤簋朱紘山節藻梲是不仁也小人性不及仁道故未有仁者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孔曰言人有所愛必欲勞來之有所忠必欲教誨之

疏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正義曰此章論忠愛之心也言人有所愛必欲勞來之有所忠必欲教誨之也

子曰爲命裨諶草創之孔曰裨諶鄭大夫氏名也謀於野則獲於國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辭則使乘車以適野而謀作盟會之辭**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馬曰世叔鄭大夫游吉也討治也裨諶既造謀世叔復治而論之詳而審之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子產居東里因以爲號更此四賢而成故鮮有敗事

疏 子曰至色之○正義曰此章述鄭國大夫之善也子曰爲命裨諶草創之者裨諶鄭大夫也命謂政命盟會之辭也言鄭國將有諸侯之事作盟會政命之辭則使裨諶適草野以創制之世叔討論之者世叔即子大叔鄭大夫游吉也討治也裨諶既造謀世叔復治而論之詳而審之也行人子羽脩飾之者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亦鄭大夫也世叔既討論復令公孫揮脩飾之也東里子產潤色之者東里鄭城中里名子產居東里因以爲號脩飾潤色皆謂增脩使華美也既更此四賢而成故鮮有敗事也○注孔曰至之辭○正義曰云謀於野則獲於國則否者襄三十一年左傳文此及下注皆出於此案彼傳云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揮知四國之爲而辨於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爲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

鮮有敗事是也○注馬曰至敗事○正義曰云行人掌使之官者周禮秋官有大行人小行人皆大夫也掌諸侯朝覲宗廟會同之禮儀及時聘問之事則諸侯之行人亦然故云掌使之官謂掌其爲使之官也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孔曰惠愛也子產古之遺愛問子西曰彼哉彼哉馬曰子西鄭大夫彼哉彼哉言無足稱或曰楚令尹子西問管仲曰人也猶詩言所謂伊人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孔曰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齒年也伯氏食邑三百家管仲奪之使至疏食而沒齒無怨言以其當理也

疏或問至怨言○正義曰此章歷評子產子西管仲之爲人也或問子產者或人問於夫子曰鄭大夫子產何如人也子曰惠人也者惠愛也言子產仁恩被物愛人之人也問子西者或人又問鄭大夫子西之行曰彼哉彼哉者彼指子西也言如彼人哉如彼人哉無足可稱也問管仲者或人又問齊大夫管夷吾也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者此荅言管仲是當理之人也人也指管仲猶云此人也伯氏鄭大夫駢邑地名沒齒謂終沒齒年也伯氏食邑於駢邑三百家管仲奪之使貧但飯疏食至於終年亦無怨言以其管仲當理故也○注孔曰至遺愛○正義曰惠愛釋注文云子產古之遺愛者昭二十年左傳曰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杜注云子產見愛有古人之遺風○注爲曰至子西○正義曰云子西鄭大夫者案左傳子駟之子公孫夏也或曰楚令尹子西者案左傳公子申也代囊瓦爲令尹爲白公勝所殺者也○注猶詩言所謂伊人○正義曰詩秦風蒹葭文也毛傳云伊維也鄭箋云伊當作緊緊猶是也伊人若言是人也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疏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正義曰此章言人之貧乏多所怨恨而無怨爲難江熙云顏淵無怨不可及也人若豐富好生驕逸而無驕爲易江熙云子貢不驕猶可能也

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孔曰公綽魯大夫趙魏皆晉卿家臣稱老公綽性寡欲趙魏貪賢家老無職故優滕薛小國大夫職煩故不可爲

疏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正義曰此章評魯大夫孟公綽之才性也趙魏皆晉卿所食采邑名也家臣稱老公綽性寡欲趙魏貪賢家老無職若公綽爲之則優游有餘裕也滕薛乃小國而大夫職煩則不可爲也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馬曰魯大夫臧孫紇公綽之不欲馬曰孟公綽卞莊子之勇周曰卞邑大夫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孔曰加之以禮樂文成亦可以爲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

馬曰義然後取不苟得**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孔曰久要舊約也平生猶少時【疏】子路至人矣○正義曰此章論成人之行也子路問成人者問於夫子行何德行謂之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者此荅成人之行也必也知如武仲廉如公綽勇如卞莊子藝如冉求既有知廉勇藝復以禮樂文成之雖未足多亦可以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者夫子鄉言成人者是古之人也又言今之成人不必能備如此也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者此今之成人行也見財利思合義然後取之見君親有危難當致命以救之久要舊約也平生猶少時言與人少時有舊約雖年長貴達不忘其言能此三事亦可以為成人也○注馬曰魯大夫臧孫紇○正義曰案春秋襄二十三年左氏傳以阿順季氏出奔邾又以防求為後於魯致防而奔齊齊侯將為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如何乃弗與田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杜注云謂能避齊禍是武仲之知也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孔曰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文謚**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馬曰美其得道嫌不能悉然【疏】子問至然乎○正義曰此章言衛大夫公孫拔之德行也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者夫子指文子也孔子舊聞文子有此三行疑而未信故問於公明賈曰信實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者過誤也賈對孔子言以告者誤云不言不笑不取耳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者賈言文子亦有言笑及取但中時然後言無游言也故人不厭棄其言可樂而後笑不苟笑也故人不厭惡其笑也見得思義合宜然後取之不貪取也故人不厭倦其取也子曰其然豈其然乎者然如此也孔子聞賈之言驚而美之也美其得道故曰其如是又嫌不能悉然故曰豈可盡能如此者乎○注孔曰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文謚○正義曰案世本云獻公生成子當當生文子拔拔生朱為公叔氏謚法慈惠愛民曰文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孔曰防武仲故邑為後立後也魯襄公二十三年武仲為孟氏所譖出奔邾自邾如防使為以大蔡納請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乃立臧為紇致防而奔齊此所謂要君【疏】子曰

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正義曰此章論臧孫紇要君之事防武仲故邑爲後猶立後也武仲據防邑求立後於魯他人雖曰武仲不是要君吾不信也言實是要君○注孔曰至要君○正義曰云魯襄公二十三年武仲爲孟氏所譖出奔邾者此及下至致防而奔齊皆左氏傳文也案彼傳云季武子無適公子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於臧紇紇爲立之公彌即公鉏也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也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孟孫卒遂立羯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爲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籍除於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己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是也云自邾如防使爲以大蔡納請者傳又曰初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爲而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臧賈臧爲出在鑄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爲以納請遂自爲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是也杜預曰大蔡大龜云紇非敢害也知不足也者此下皆彼傳文言使甲後已但慮事淺耳云非敢私請者言爲其先人請也云苟守先祀無廢二勳者二勳文仲宣叔云敢不辟邑乃立臧爲紇致防而奔齊此所謂要君者據邑請後故孔子以爲要君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鄭曰譎者詐也謂召天子而使諸侯朝之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於河陽是譎而不正也**齊桓公正而不譎**馬曰伐楚以公義責苞茅之貢不入問昭王南征不還是正而不譎也

疏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正義曰此章論二霸之事也譎詐也謂晉文公召天子而使諸侯朝之是詐而不正也齊桓公伐楚實因侵蔡而遂伐楚乃以公義責苞茅之貢不入問昭王南征不還是正而不詐也○注鄭曰至正也○正義曰云謂召天子而使諸侯朝之者案左傳僖二十八年冬會于溫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是也云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於河陽者亦彼傳文也云是譎而不正也者晉侯本意欲大合諸侯之師共尊事天子以爲臣之名義實無覬覦之心但於時周室既衰天子微弱忽然帥九國之師將數千萬衆入京師以臨天子似有篡奪之說恐爲天子拒逆或復天子怖懼棄位出奔則諸侯心實盡謙無辭可解故自嫌彊大不敢朝王故召諸侯來會于溫溫去京師路近因加謂諭令王就會受朝天子不可以受朝爲辭故令假稱出狩諸侯因會遇王遂共朝王得盡君臣之禮皆孔子所謂譎而不正之事聖人作法所以貽訓後世以臣召君不可以爲教訓故改正舊史舊史當依實而書言晉侯召王且使王狩仲尼書曰天王狩獵于河陽言天王自來狩獵于河陽之地使若獵失其地故書之以譏王然○注馬曰至譎也○正義曰云伐楚以公義責苞茅之貢不入問昭王南征不還者案左傳僖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

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
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
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是也杜注云包裹束
也茅菁茅也束而灌之以酒為縮酒尚書包匭菁茅茅之為異未審昭王成王之孫南巡狩涉漢
船壞而溺周人諱而不赴諸侯不知其故故問之案禹貢荊州包匭菁茅孔安國云其所包裹而
致者匭匣也菁以為菹茅以縮酒郊特牲云縮酌用茅鄭玄云泲之以茅縮去滓也周禮甸師祭
祀共蕭茅鄭興云蕭字或為莤莤讀為縮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去若神歆之故謂之
縮縮滲也故齊桓公責楚不貢包茅王祭不共無以縮酒杜預用鄭興之說孔安國以菁與茅別
杜云茅菁茅則以菁茅為一特令荊州貢茅必當異於餘處但更無傳說故云茅之為異未審也
沈氏云大史公封禪書云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杜云未審者以三脊之茅比目之魚比翼之鳥皆
是靈物不可常貢故杜云未審也舊說皆言漢濱之
人以膠膠船故得水而壞昭王溺焉不知本出何書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孔曰齊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襄公從弟公孫無知殺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出奔魯齊人殺無知魯伐齊納子糾小白自莒先入是為桓公乃殺子糾召忽死之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孔曰誰如管仲之仁

疏 子路至其仁○正義曰此章論齊大夫管仲之行也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者召忽管仲皆事子糾
及桓公殺公子糾召忽致死而管仲獨不死復臣桓公故子路言管仲未得為仁乎子曰桓公九
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者孔子聞子路言管仲未仁故為說其行仁之事
言齊桓公九會諸侯不以兵車謂衣裳之會也存亡繼絕諸夏乂安皆管仲之力也足得為仁餘
更有誰如其管仲之仁再言之者所以拒子路美管仲之深也言九合者史記云兵車之會三乘
車之會六穀梁傳云衣裳之會十有一范甯注云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鄄十五年又會鄄十
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檉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戴七年會甯母九年
會葵丘凡十一會不取北杏及陽穀為九也注孔曰至死之○正義曰云襄公立無常至出奔莒
皆莊八年左傳文也杜注云政令無常鮑叔牙小白傅小白僖公庶子云襄公從弟公孫無知殺
襄公者春秋莊八年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是也云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出奔
魯者亦莊八年左傳文云齊人殺無知魯伐齊納子糾者莊九年經文也云小白自莒先入是為
桓公者九年傳文也云殺子糾召忽死之者案莊九年傳云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秋
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仲讎也請受而甘心焉

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脫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是也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 馬曰匡正也天子微弱桓公帥諸侯以尊周室一正天下

民到于今受其賜 受其賜者爲不被髮左衽之惠

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馬曰微無也無管仲則君不君臣不臣皆爲夷狄

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王曰經經死於溝瀆中也管仲召忽之於公子糾君臣之義未正成故死之未足深嘉不死未足多非死事既難亦在於過厚故仲尼但美管仲之功亦不言召忽不當死

疏 子貢至知也○正義曰此章亦論管仲之行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者子貢言齊大夫管仲不仁疑而未定故云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者子貢既言非仁遂言非仁之事管仲與召忽同事公子糾則有君臣之義理當授命致死而齊桓公使魯殺公子糾召忽則死管仲不能致死復爲桓公之相是無仁心於子糾故子貢非之也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者此下孔子爲子貢說管仲之仁也匡正也霸把也諸侯把天子之政也言時周天子微弱管仲相桓公帥諸侯以尊周室一匡天下也民到於今受其賜者謂受不被髮左衽之惠賜也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者微無也衽謂衣衿衣衿向左謂之左衽夷狄之人被髮左衽言無管仲則君不君臣不臣中國皆爲夷狄故云吾其被髮左衽也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者自經謂經死於溝瀆中也諒信也匹夫匹婦謂庶人也無別妾媵唯夫婦相匹而已言管仲志在立功創業豈肯若庶人之爲小信自經死於溝瀆中而使人莫知其名也且管仲召忽之爲公子糾君臣之義未正成故召忽死之未足深嘉管仲不死未足多非死事既難亦在於過厚故仲尼但美管仲之功亦不言召忽不當死○注馬曰至天下○正義曰云匡正也釋言文云天子微弱桓公帥諸侯以尊周室一正天下者成二年左傳云五伯之霸也杜預云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是三代有五伯矣伯者長也言爲諸侯之長也鄭玄云天子衰諸侯興故曰霸霸者把也言把持王者之政教故其字或作伯或作霸也是天子微弱桓公帥諸侯以尊周室一正天下故曰霸諸侯也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 孔曰大夫僎本文子家臣薦之使與己並爲大夫同升在公朝

子聞之曰可以爲文矣 孔曰言行如是可謚爲文

疏 公叔至文矣○正義曰此章論衛大夫公孫拔之行也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者諸於也大夫僎本文子家臣文子薦之使與己並爲大夫同升在於公朝也子聞之曰可以爲文矣者孔子聞其行如是故稱之曰可以謚爲

文矣以謚法錫民爵位曰文故也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孔曰言雖無道所任者各當其才何爲當亡

【疏】子言至其喪○正義曰此章言治國在於任材也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者喪亡也奚何也夫子因言衛靈公之無道季康子乃問之曰夫靈公無道如是何爲而國不亡乎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者言君雖無道有此三人所任者各當其才何爲當亡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　馬曰怍慙也內有其實則言之不慙積其實者爲之難

【疏】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正義曰此章疾時人內無其實而辭多慙怍怍慙也人若內有其實則其言之不怍然則內積其實者爲之也甚難

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　馬曰成子齊大夫陳恒也將告君故先齋齋必沐浴　公曰告夫三子　孔曰謂三卿也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　馬曰我禮當告君不當告三子君使我往故復往　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馬曰孔子由君命之三子告不可故復以此辭語之而止

【疏】陳成至告也○正義曰此章記孔子惡無道之事也陳成子弑簡公者春秋哀十四年齊人弑其君壬是也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者孔子在魯聞齊弑其君故齋戒沐浴而朝告於魯君哀公曰齊大夫陳恒弑其君請往討伐之公曰告夫三子者哀公使孔子告夫季孫孟孫叔孫三卿也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者當爲大夫而去故云從大夫之後聞夫不義禮當告君故云不敢不告君曰告夫三子者者言我禮當告君不當告三子君使我往故復往也之三子告不可者之往也往三子所告之三子不肯討齊也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者孔子以君命往告三子三子不可其請故孔子復以此辭語之而止案左傳録此事與此小異此云沐浴而朝彼云齊而請此云公曰告夫三子彼云公曰子告季孫禮齋必沐浴三子季孫爲長各記其一故不同耳此又云之三子告彼無文者傳是史官所録記其與君言耳退後別告三子唯弟子知之史官不見其告故專無文也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孔曰事君之道義不可欺當能犯顏諫爭

【疏】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正義曰此章言事君之道義不可欺而當能犯顏諫爭之

子曰君子上

達小人下達本為上。末為下 疏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正義曰此章言君子小人所曉達不同也本為上謂德義也末為下謂財利也言君子達於德義小人達於財利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孔曰為己履而行之為人徒能言之 疏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正義曰此章言古今學者不同也古人之學則履而行之是為己也今人之學空能為人言說之已不能行是為人也范曄云為人者憑譽以顯物為己者因心以會道也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孔曰伯玉衛大夫蘧瑗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言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無過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陳曰再言使乎者善之也言使得其人 疏 蘧伯至使乎。正義曰此章論衛大夫蘧瑗之德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者夫子指蘧伯玉也蘧伯玉有君子之名故孔子問其使人曰夫子何所云為而得此君子之名譽乎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者言夫子常自脩省欲寡少其過而未能無過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者孔子善其使得其人故言使乎所以善之者顏回尚未能無過況伯玉乎而使者云未能是伯玉之心不見欺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孔曰不越其職 疏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正義曰此章戒人之僭濫侵官也言若已不在此位則不得謀議此位之政事也曾子遂曰君子思謀當不出己位言思慮所及不越其職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疏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正義曰此章勉人使言行相副也君子言行相顧若言過其行謂有言而行不副君子所恥也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疏 子曰至道也。○正義曰此章論君子之道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者言君子之道有三我皆不能也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者此其三也仁者樂天知命內省不疚故不憂也知者明於事故不惑勇者折衝禦侮故不懼夫子言我皆不能此三者子貢曰夫子自道也者子貢言夫子實有仁知及勇而謙稱我無故曰夫子自道說也所謂謙尊而光

子貢方人。孔曰比方人也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孔曰不暇比方人也 疏 子貢至不暇。○正義曰此章抑子貢也子貢方人者謂比方人也子貢多言嘗舉其人倫以相比方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者夫知人則哲堯舜猶病而子貢輒比方人怒其輕易故曰賜也賢乎哉所以抑之也夫我則

不暇比方人也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王曰徒患己之無能【疏】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正義曰此章
勉人脩德也言不患人不知己但患己之無能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孔曰先覺人情者是寧能
爲賢乎或時反怨人【疏】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正義曰此章戒人不可逆料人之詐不可億度人之不信也抑語辭也言先覺人者是□□□□□□□
所以非賢者以詐僞不信之人爲之億度□□□□□人故先覺者非爲賢也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爲是栖栖者與無
乃爲佞乎包曰微生姓畝名孔子曰非敢爲佞也疾固也包曰疾世固陋欲行道以化之【疏】微生至疾固也○正義曰
此章記孔子疾世固陋之事也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爲是栖栖者與無乃爲佞乎者栖栖猶皇皇也微生畝隱士之姓名也以言謂孔子曰丘呼孔子名也何爲如是東西南北而栖栖皇
皇者與無乃爲佞說之事於世乎孔子曰非敢爲佞也疾固也者孔子荅言不敢爲佞但疾世固陋欲行道以化之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鄭曰德者調良之謂【疏】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正義曰此章疾時尚力取勝而不重德驥是古之善馬名人不稱其任重致遠之力但稱其調良之德也馬尚如是人亦宜然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德恩惠之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疏】或曰至報德○正義
曰此章論酬恩報怨之法也或曰以德報怨何如者或人之意欲人犯而不挍故問孔子曰以恩德報讎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者孔子荅言若報怨既用其德若受人恩惠之德不知何以
報之也以直報怨以德報德者既不許或人以德報怨故陳其正法言當以直道報讎怨以恩德報德也○注德恩惠之德○正義曰謂德加於彼彼荷其恩故謂荷恩爲德左傳云然則德
我乎又曰王德狄人皆是也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貢怪夫子言何爲莫知己故問子
曰不怨天不尤人馬曰孔子不用於世而不怨天人不知己亦不尤人下學而上達孔曰下學人事上知天命知我者其
天乎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故曰唯天知己【疏】子曰至天乎○正義曰此章孔子自明其志也子曰莫我知也夫者言無人知我志者也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者子貢怪夫子
言故問何爲莫知己子曰不怨天不尤人者尤非也孔子言己不用於世而不怨天人不知己
亦不非人也下學而上達者言己下學人事上知天命時有否泰故用有行藏是以不怨天尤

人也知我者其天乎者言惟天知已志也○注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正義曰此易乾卦文言文也合其德者謂覆載也引之者以證天知夫子者以夫子聖人與天地合德故也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 馬曰愬譖也伯寮魯人弟子也 **子服景伯以告** 孔曰魯大夫子服何忌也告告孔子 **曰夫子固有惑志** 孔曰季孫信讒恚子路 **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 鄭曰吾勢力猶能辨子路之無罪於季孫使之誅寮而肆之有罪既刑陳其尸曰肆 **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疏 公伯至命何○正義曰此章言道之廢行皆由天命也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者愬譖也伯寮子路皆臣於季孫伯寮誣子路以罪而譖於季孫也子服景伯以告者以其事告孔子也曰夫子固有惑志者夫子謂季孫言季孫堅固已有疑惑之志謂信讒恚子路也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者有罪既刑陳其尸曰肆景伯言吾勢力猶能辨子路之無罪於季孫使之誅寮而肆之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者孔子不許其告故言道之廢行皆由天命雖公伯寮之譖其能違天而興廢子路乎○注伯寮魯人弟子也○正義曰史記弟子傳云公伯寮字子周魯人愬子路於季孫者○注孔曰魯大夫子服何忌也○正義曰案左傳哀十二年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吳人乃止既而悔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杜注云何景伯名然則景伯單名何而此注云何忌誤也○注有罪既刑陳其尸曰肆○正義曰秋官鄉士職云協日刑殺肆之三日鄭玄曰肆猶申也陳也是言有罪既殺陳其尸曰肆也言市朝者應劭曰大夫已上於朝士已下於市

子曰賢者辟世 孔曰世主莫得而臣 **其次辟地** 馬曰去亂國適治邦 **其次辟色** 孔曰色斯舉矣 **其次辟言** 孔曰有惡言乃去 **子曰作者七人矣** 包曰作爲也爲之者凡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

疏 子曰至人矣○正義曰此章言自古隱逸賢者之行也子曰賢者辟世者謂天地閉則賢人隱高蹈塵外枕流漱石天子諸侯莫得而臣也其次辟地者未能高棲絕世但擇地而處去亂國適治邦者也其次辟色者不能豫擇治亂但觀君之顏色若有厭己之色於斯舉而去之也其次辟言者不能觀色斯舉矣有惡言乃去之也子曰作者七人矣者作爲也言爲此行者凡有七人○注孔曰色斯舉矣○正義曰此鄉黨篇文也○注包曰至接輿○正義曰作爲釋言文云爲之者凡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者謂長沮一桀溺二荷蓧丈人三石門晨門四荷蕢五儀封人六楚狂接輿七也王弼云七人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鄭康成云伯夷叔齊虞仲辟世者荷蓧長沮桀

溺辟地者柳下惠少連辟色者荷蕢楚狂接輿辟言者七當爲十字之誤也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 晨門者閽人也 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 包曰言孔子知世不可爲而強爲之

疏 子路至者與○正義曰此章記隱者晨門之言也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者石門地名也晨門掌晨昏開閉門者謂閽人也自從也奚何也時子路宿於石門夙興爲門人所問曰汝何從來乎子路曰自孔氏者子路荅閽人言自孔氏處來也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者晨門聞子路云從孔氏未審孔氏爲誰又舊知孔子之行故問曰是知其世不可爲而周流東西彊爲之者此孔氏與意非孔子不能隱遯辟世也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 蕢草器也有心謂契契然 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己而已矣 此硜硜者徒信己而已言亦無益 深則厲淺則揭 包曰以衣涉水爲厲揭揭衣也言隨世以行已若過水必以濟知其不可則當不爲 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未知己志而便譏己所以爲果末無也無難者以其不能解己之道

疏 子擊至難矣○正義曰此章記隱者荷蕢之言也子擊磬於衛者時孔子在衛而自擊磬爲聲也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者荷擔揭也蕢草器也有心謂契契然當孔子擊磬之時有擔揭草器之人經過孔氏之門聞其磬聲乃言曰有心契契然憂苦哉此擊磬之聲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己而已矣者既已也硜硜鄙賤貌莫無也斯此也荷蕢者既言有心哉擊磬乎又察其磬聲已而言曰可鄙賤哉硜硜乎無人知己此硜硜者徒信己而已言無益也深則厲淺則揭者此衛風匏有苦葉詩以衣涉水爲厲揭揭衣也荷蕢者引之欲令孔子隨世以行已若過水深則當厲不當揭淺則當揭而不當厲以喻行己知其不可則不當爲也子曰果哉末之難矣者孔子聞荷蕢者譏己故發此言果謂果敢末無也言未知己志而便譏己所以爲果敢無難者以其不能解己之道不以爲難故云無難也○注蕢草器也有心謂契契然○正義曰蕢草器見說文小雅大東云契契寤歎毛傳云契憂苦也○注包曰至不爲○正義曰云以衣涉水爲厲揭揭衣也者爾雅釋水文也孫炎曰揭衣褰裳也衣涉濡褌也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 孔曰高宗殷之中興王武丁也諒信也陰猶默也 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 馬曰己百官 以聽於冢宰三年 孔曰冢宰天官卿佐王治者三年喪畢然後王自聽政

疏 子張至三年○正義曰此章論天子諸侯居喪之禮也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者高宗諒陰三年不言周書

無逸篇文也高宗殷王武丁也諒信也陰默也言武丁居父憂信任冢宰默而不言三年矣子張未達其理而問於夫子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者孔子荅言何必獨高宗古之人皆如是諸侯死曰薨言君既薨新君即位使百官各總已職以聽使於冢宰三年喪畢然後王自聽政○注孔曰至默也○正義曰云高宗殷之中興王武丁也者孔安國云盤庚弟小乙子名武丁德高可尊故號高宗喪服四制引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載之於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也是說不言之意也云諒信也陰默也者謂信任冢宰默而不言也禮記作諒闇鄭玄以爲凶廬非孔義也今所不取○注孔曰至聽政○正義曰云冢宰天官卿佐王治者者案周禮天官大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敘官云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治官之屬大宰卿一人鄭注引此文云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言冢宰於百官無所不主爾雅曰冢大也冢宰大宰也變冢言大進退異名也百官總焉則謂之冢列職於王則稱大冢大之上也山頂曰冢故云冢宰天官卿佐王治者也云三年喪畢然後王自聽政者謂卒哭除服之後三年心喪已畢然後王自聽政也知非衰麻三年者晉書杜預傳云大始十年元皇后崩依漢魏舊制既葬帝及羣臣皆除服疑皇太子亦應除否詔諸尚書會僕射盧欽論之唯預以爲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服齊斬既葬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於是盧欽魏舒問預證據預曰春秋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時簡公未葬請免喪以聽命君子謂之得禮宰咺歸惠公仲子之賵傳曰弔生不及哀此皆既葬除服諒陰之證也書傳之說既多學者未之思耳喪服諸侯爲天子亦斬衰豈可謂終服三年也預又作議曰周景王有后世子之喪既葬除喪而宴樂晉叔向譏之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不遂宴樂以早此亦天子喪事見於古也稱高宗不言喪服三年而云諒陰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譏景王不譏其除喪而譏其宴樂早○則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堯喪舜諒闇三年故稱遏密八音由此言之天子居喪齊斬之制非杖經帶當遂其服既葬而除諒闇以終之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故曰百官總已以聽冢宰喪服既除故更稱不言之美明不復寢苫枕由以荒大政也禮記云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又云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又云端衰喪車皆無等此通謂天子居喪衣服之制同於凡人心喪之禮終於三年亦無服喪三年之文天子之位至尊萬機之政至大羣臣之眾至廣不得同之於凡人故大行既葬祔祭於廟則因疏而除之已不除則羣臣莫敢除故屈已以除之而諒闇以終制天下之人皆曰我王之仁也屈已以從宜皆曰我王之孝也既除而心喪我王猶若此之篤也凡我臣子亦安得不自勉以崇禮此乃聖制移風易俗之本也議奏皇太子遂除衰麻而諒闇喪終是知三年喪畢謂心喪畢然後王自聽政也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民莫

敬不敬故易使【疏】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正義曰此章言君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故易使也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 孔曰敬其身 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 孔曰人謂朋友九族 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孔曰病猶難也【疏】子路問君子至病諸。正義曰此章論君子之道也子路問於孔子爲行何如可謂之君子也子曰脩己以敬者言君子當敬其身也曰如斯而已乎者子路嫌其少故曰君子之道豈如此而已曰脩己以安人者人謂朋友九族孔子更爲廣之言當脩己又以恩惠安於親族也曰如斯而已乎者子路猶嫌其少故又言此曰脩己以安百姓者百姓謂衆人也言當脩己以安天下之衆人也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者病猶難也諸之也孔子恐其未已故又說此言言此脩己以安百姓之事雖堯舜之聖其猶難之況君子乎

原壤夷俟 馬曰原壤魯人孔子故舊夷踞俟待也踞待孔子 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爲賊。 賊謂賊害 以杖叩其脛 孔曰叩擊也脛腳脛【疏】原壤夷俟至其脛。正義曰此章記孔子責原壤之辭原壤魯人孔子故舊夷踞也俟待也原壤聞孔子來乃申兩足箕踞以待孔子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爲賊者孔子見其無禮故以此言責之孫順也言原壤幼少不順弟於長上及長無德行不稱述今老而不死不脩禮敬則爲賊害以杖叩其脛者叩擊也脛腳脛既數責之復以杖擊其脚脛令不踞也。注馬曰至孔子。正義曰原壤魯人孔子故舊者檀弓云孔子之故人曰原壤是也云夷踞俟待也踞待孔子者說文云踞蹲也蹲踞坐也禮揖人必違其位今原壤坐待孔子故孔子責之也

闕黨童子將命。 馬曰闕黨之童子將命者傳賓主之語出入 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 童子隅坐無位成人乃有位 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包曰先生成人也並行不差在後違禮欲速成人者則非求益也【疏】闕黨至者也。正義曰此章戒人當行少長之禮也闕黨童子將命者闕黨黨名童子未冠者之稱將命謂傳賓主之語出入時闕黨之童子能傳賓主之命也或問之曰益者與者或人見其童子能將命故問孔子曰此童子是自求進益之道也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者孔子荅或人言此童子非求進益者也乃是欲速成人者也知者禮童子隅坐無位成人乃有位今。吾見此童子其居於成人之位禮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今吾見此童子其與先生成人者並行不差在後違謙越禮故知欲速成人者非求益也

憲問第十四

憲問恥章 閩本北監本連下克伐怨欲爲一章與此本同毛本及朱子集注本別爲一章

當食祿 皇本作當食其祿也

君無道而在其朝 釋文出在朝云本今作在其朝

四者行之難 皇本作此四者行之難者又史記弟子傳集解引此節注作鄭曰 左傳僖元年 案元年當作九各本竝誤今正

邦有道章

危行言孫 皇本孫作遜注同釋文出言孫云音遜說見前

有德者必有言章

德不可以億中 皇本億作憶說詳先進篇柴也愚章

南宮适章

南宮适 釋文出宮适云本又作括唐石經避德宗諱适作适 羿善射 說文引羿作𢏚案汗簡載羿之古文爲豣云出古尚書豣卽𢏚之變體蓋古論則作𢏚也 有窮

國之君 皇本無國字君下有也字 稷播百穀 皇本播下有殖字

及后也 閩本北監本毛本后作後案經傳多借后爲後 堯時十日竝生 浦鏜云出誤生 羿焉彈日烏解羽 閩本北監本烏誤鳥非也 因

夏民以伐夏政 毛本伐作代代字誤也今正 淫於失國 閩本北監本同案皆誤也於當作放 夷羿收之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收作收是也

其心澆能戒之閩本同明監本毛本其心二字并作惎案作惎是也爲之苞正閩本同明監本毛本苞作庖案苞字誤也以牧夏衆閩本同毛本牧夏作收夏案所改是也北監本夏亦誤夏及少康紹國閩本北監本同毛本反作及案及字誤也武王誅討補北監本毛本討作紂案紂字是也

爲命章

裨諶草創之高麗本裨作卑羣經音辨一卜部卑諶鄭人也引鄭康成曰卑諶刱創之釋文出草創云依說文此是創痍字創制之字當作刱案後漢書皇后紀下卑整注引風俗通義云卑氏鄭大夫卑諶之後是古本作卑也又漢書古今人表作卑湛湛諶古字通草創乃刅刱二字之假借○按依說文當作刱說詳左傳注疏挍勘記則使乘車以適野釋文出乘以云本今作乘車以

行人子羽脩飾之皇本脩作修案後脩已以敬脩已以安人脩已以安百姓及脩文德脩廢官此章脩飾之並從彡作修此外如德之不脩脩慝辨惑仍同今本作脩體例不能畫一○案脩訓脯修訓治經傳假脩爲修治字

此章迹鄭國大夫之善也案迹當作述各本皆誤公孫揮知四國之爲而辨於大夫之族姓今左氏襄三十一年傳知上有能字於下有其字且使多爲辭令本且誤且今正及時聘聞問之事閩本北監本毛本聞問作會同案會同已見上文依此作聞問爲是

或問子產章

猶詩言所謂伊人皇本此注作鄭元曰

飯蔬食皇本高麗本疏作蔬注同釋文出蔬字云本今作疏代蘘瓦爲令尹閩本北監本代誤伐毛本代作楚

貧而無怨難章

富而無驕易考文古本此下有王肅曰貧者善怨富者善驕二者之中貧者人難使不怨也二十三字注各本俱無

孟公綽章

孟公綽 釋文出公綽云本又作𦺇案說文𦺇或省作綽又汗簡云𦺇見古論語是魯論作綽古論作𦺇也○按據汗簡改非也當云本又作卓 不可以爲滕薛大夫 皇本高麗本夫下有也字 優 北監本毛本憂作優案此寫者誤脫人旁也今正 皆晉卿所食菜邑名也 北監本毛本菜作采說見前

子路問成人章

若臧武仲之知 皇本知作智高麗本無子字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章

衛大夫公孫枝 皇本枝作拔釋文出公孫拔云皮入反禮記檀弓下公叔文子卒鄭君注文子衛獻公之孫名拔或作發疏引世本亦作拔困學紀聞六云衛公叔發注謂公叔文子論語孔注作公孫拔是王伯厚所見本尚作拔字養新錄云公叔文子朱注作公孫枝王伯厚以爲傳寫之誤予嘗見鮑士恭四書輯釋載朱文公論語注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拔也又引吳氏程曰拔皮入反俗本作枝誤即公叔發乃知今世所行集注本非考亭之舊王厚齋所見亦是誤本據此則集解集注諸本拔字皆形近傳寫之譌○案此疏中作拔尤誤

人不厭其言 皇本高麗本言下有也字下其笑其取下並同

臧武仲以防章

紇非能害也 皇本能作敢 防於臧紇 北監本毛本防作訪是也閩本亦誤 籍除於臧氏 北監本毛本籍作藉是也閩本亦誤 紇非敢害也 左氏襄二十三年傳敢作能 此下皆彼傳又 案又當作文各本皆不誤今正 苟守先祖 北監本毛本祖作祀祖字誤也今正

晉文公譎而不正章

天王狩於河陽皇本於作于釋文出狩字云本亦作守

責苞茅之貢不入皇本北監本毛本苞作包疏同案五經文字云包裹也經典或借苞字爲之　將數千萬衆浦鏜云十誤千　㐬位出奔北監本毛本㐬作棄案棄字是也○今正　因加謂諭浦鏜云諭誤謂　天王狩于河陽各本狩下衍獵字　責苞茅之貢不及及當作入今正　不

虞君之涉吾地何故左氏僖四年傳地下有也字　主祭不共主當作王　舡壞而溺補北監本毛本舡作船下膠舡同　縮滲也周禮甸師注作浚也

桓公殺公子糾章

殺襄公釋文出殺襄云本今作弑考文所載足利本作弑與釋文合○按述其實則曰殺正其名則曰弑注述其實也則當作殺

謂衣安之會也北監本毛本安作裳安字誤　諸夏義安北監本毛本義作乂案乂字是也閩本亦誤　五年會首戴北監本毛本戴誤止　小

白傳各本傳竝誤傳　子糾親也閩本親誤親不成字　管夷吾治於高傒案徯當作傒今正

管仲非仁者與章

爲不被髮左衽之惠皇本爲作謂閩本北監本被衽誤祴袵

吾其被髮左衽矣閩本北監本毛本衽作袵○按說文作衽袵乃衽之俗字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章

大夫僎釋文出大夫僎云本又作撰案漢書古今人表又作大夫選古選撰僎三字竝通先進篇子路曾晳章異乎三子者之撰釋文云鄭作僎又漢書食貨志自撰史記平準書本作自選

此章論衞大夫公孫拔之行也 北監本毛本拔誤枝

子言衞靈公之無道也章

子言衞靈公之無道也 皇本高麗本作子曰衞靈公之無道久也釋文出子曰衞靈公之無道云一本作子言鄭本同　名當其才 補 北監本毛本名作各案名字誤今訂正

其言之不怍章

則爲之也難 皇本作則其爲之難高麗本作則其爲之也難也　作慙也 案作是怍之譌今正

陳成子弒簡公章

陳成子弒簡公 皇本高麗本弒作殺下同釋文出弒簡云本亦作殺同音試下同　成子 本子誤了今訂正皇本成上有陳字　故先齊 閩本北監本毛本齊作齋釋文出先齊齊必沐浴云亦作齋是正字　齋必沐浴 案沭當作沐疏誤同皇本齋作齊

告夫三子 唐石經皇本高麗本三上有二字下句同

之三子告 皇本高麗本三上亦有二字釋文出之三子告云本或作二三子告非也案釋文惟於此句云本或作二三子告且云非也皇本高麗本於上兩句竝有二字據皇疏云本不應告三子今君使我告三子又云三子告孔子曰又云三子旣告孔子云俱無二字今有二字者甚誤　不敢不告也 皇本無也字　齊人弒其君壬是也 本壬誤王閩本同今正　告夫三子者者 閩本北監本毛本脫者字　此云沐浴而朝 本浴誤洛今正　子告季孫 北監本毛本子作于　故專無文也 北監本專作傳案傳字是也閩本亦誤

君子上達章

未爲下 北監本毛本未作末是也閩本亦誤

不在其位章 皇本閩本北監本合下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爲一章毛本曾子曰提行別爲一章案邢疏云曾子遂曰明出一遂字則毛本別爲一章非是○案孫志祖讀書脞錄云論語憲問篇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注疏以此二句與下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合爲一章葢曾子引易以證夫子之言語意本一貫猶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也集注因泰伯篇有此文注爲重出而以曾子曰自爲一章誤矣

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章

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皇本高麗本而作之行下有也字○按潛夫論交際篇孔子疾夫言之過其行者亦作之字答問云邢叔明疏云君子言行相顧若言過其行謂有言而行不副君子所恥也則邢本亦當與皇同今注疏本乃後人依朱文公本挍改非邢氏之舊矣

子貢方人章

子貢方人 釋文出方人云鄭本作謗謗謂言人之過惡案方與旁通謗字從旁古或與方通借故鄭本作謗讀書脞錄云讀左傳襄十四年庶人謗正義云謗謂言其過失使在上聞之而自改亦是諫之類也昭四年傳鄭人謗子產國語厲王虐國人謗王皆是言其實事謂之爲謗但傳聞之事有實有虛或有妄謗人者今世遂以謗爲誣類是俗易而意異也始悟子貢謗人之義如此

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皇本作賜也賢乎我夫哉我則不暇高麗本作賜也賢乎我夫我則不暇○按皇本高麗本皆非也

而子貢輔比方人 補北監本毛本輔作務案務字是也

不逆詐章

或時反怨人 皇本人下有也字釋文出反怨云本或作宛

言先覺人者是 者是下九字模糊下接所以非賢者閩本是作具下十字實闕北監本毛

本亦作具下十字空闕不信之人爲之億度度下五字模糊下接人故先覺者閩本之人下十字實闕北監本毛本十字空闕

微生畝謂孔子曰章

微生畝唐石經畝作畞皇本北監本作畮閩本作畂案五經文字云畞畝上說文下經典相承隸省丘何爲是栖栖者與釋文出丘何云或作丘何爲鄭作丘何是本今作丘何爲是

孔子曰非敢爲佞也皇本高麗本曰上有對字包曰疾世固陋閩本北監本毛本疾作病又北監本包誤色案邢疏各本並作疾疾字不誤

驥不稱其力章

馬尚如定北監本毛本定作是案定是形近之譌

或曰以德報怨章

何以報德本德誤之今改正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章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說文引作公伯㝨案作寮俗省也愬讃也北監本毛本讃作譖案讃字誤也

於公伯寮皇本高麗本寮下有也字

案左傳哀十二年按十二乃十三之誤秋官卿士職云協日刑殺案卿當作鄉各本皆誤閩本日誤曰

賢者辟世章各本並合下子曰作者七人矣爲一章朱子集注本別爲一章

賢者辟世皇本高麗本辟作避是正字下皆同世主莫得而臣皇本作世主莫得而臣之也

荷蕢 釋文出荷蕢本又作何音同案漢書古今人表正作何蕢。按何荷正俗字

子路宿於石門章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 皇本高麗本重石門二字注爲之下有也字 閽人也 釋文出閽人云本或作昏同案周禮天官序官閽人注閽人司昏晨以啓閉者故字亦可省作昏

爲門人所問 補 北監本毛本門人作閽人案門字誤也

子擊磬於衛章

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 皇本高麗本氏作子。按說文引蕢作臾據古文論語也

鄙哉硜硜乎 說文硜古文磬九經古義云何晏注云此硜硜者謂此聲也史記載樂記云石聲硜硜即磬字今禮記作磬。按硜本古文磬字段玉裁云後以硜爲堅确之意是所謂古今字

莫己知也斯己而已矣 各本上兩己字並誤作已案養新錄云今人讀斯己而已兩己字皆如以考唐石經莫己斯己皆作人己之己而已作已止之已釋文莫己音紀下斯己同與石經正合集解此硜硜者徒信己而已皇疏申之云言孔子硜硜不宜隨世變唯自信己而已矣是唐以前論語斯己字皆不作止解由於經文作己不作已也己與已絕異一字宋儒誤讀斯己爲以未免改經文以就己說矣

契憂苦也 今小雅大東傳作契契 衣涉濡褌也 案褌當作裩褌字誤也閩本北監本作揮亦誤

子張曰書云章

山預曰冢 補 北監本毛本預作頂案頂字是也 始服齊斬 今晉書禮志中服作同 此皆既葬除服諒陰之證也 晉志陰作闇下同

書傳之說既多 晉志作先儒舊說往往亦見 預又作議曰 閩本北監本毛本又誤亦 既葬除喪而宴樂 毛本喪作服晉志同 比亦

天子喪事（補）北監本比作此案此字誤不言喪服三年晉志作服喪而譏其宴樂早則既葬應除晉志早上有已字則作明是也

堯崩晉志崩作喪寢苦枕由案苦當作苫由當作凷皆形近之譌搟祭於廟案搟當作祔搟字非也閩本作樹亦誤

原壤夷俟章

幼而不孫弟皇本孫弟作遜悌說見前長而無述焉釋文出長無云丁丈反是陸氏所據本無而字是爲賊皇本賊下有也字

不脩禮散北監本毛本散作敎案敎字是也

闕黨童子章

闕黨童子將命皇本高麗本命下有矣字

今吾見此童子本今誤令○今正

皇清嘉慶二十年重栞
宋本用文選樓藏本校

論語注疏校勘記　卷十四終

論語注疏解經卷第十五

衛靈公第十五　何晏集解　邢昺疏

疏 正義曰此章記孔子先禮後兵去亂就治并明忠信仁知勸學爲邦無所毀譽必察好惡志士君子之道事君相師之儀皆有恥且格之事故次前篇也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 孔曰軍陳行列之法 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 孔曰俎豆禮器 軍旅之事未之學也 鄭曰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五百人爲旅軍旅末事本未立不可教以末事

疏 衛靈至學也○正義曰此章記孔子先禮後兵之事也衛靈公問陳於孔子者問軍陳行列之法於孔子也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者俎豆禮器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五百人爲旅孔子之意治國以禮義爲本軍旅爲末本未立則不可教以末事今靈公但問軍陳故對曰俎豆行禮之事則嘗聞之軍旅用兵之事未之學也左傳哀十一年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其意亦與此同軍旅甲兵亦治國之具也彼以文子非禮欲國內用兵此以靈公空問軍陳故並不荅非輕甲兵也○注俎豆禮器○正義曰案明堂位云俎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嶡殷以椇周以房俎鄭注云梡斷木爲四足而已嶡之言蹷也謂中足爲橫距之象周禮謂之距椇之言枳椇也謂曲橈之也房謂足下跗也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魯頌曰籩豆大房又曰夏后氏以楬豆殷玉豆周獻豆鄭注云楬無異物之飾也獻疏刻之齊人謂無髮爲禿楬其委曲制度備在禮圖○注鄭曰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五百人爲旅○正義曰皆司馬序官文也

明日遂行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 孔曰從者弟子興起也孔子去衛如曹曹不容又之宋宋遭匡人之難又之陳會吳伐陳陳亂故乏食 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濫溢也君子固亦有窮時但不如小人窮則濫溢爲非

疏 明日至濫矣○正義曰此章記孔子阨於陳也明日遂行者既荅靈公之明日也遂去衛國而之於他邦也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者從者弟子也興起也孔子適在陳會吳伐陳陳亂故乏絕糧食弟子從者困病莫能興起也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者慍怒也子路以爲君子學則祿在其中不當有窮困今乃窮困故慍怒而見問於夫子曰君子豈亦如常人有窮困邪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者濫溢也言君子固亦有窮困時但不如小人窮則濫溢爲非○注孔曰至乏食○正義曰云孔子去衛如曹曹不容又之宋宋遭匡人之難又之陳會吳伐陳者

皆以孔子世家文而知也如之皆訓往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孔曰然謂多學而識之非
與孔曰問今不然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善有元事有會天下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知其元則衆善舉矣故不待多學而一知之【疏】子曰至貫
之○正義曰此章言善道有統也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者孔子問子貢女意以我爲多其學問記識之者與與語辭對曰然者子貢意以爲然是夫子多學而識之也非與者子
貢又言今乃非多學而識之者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者孔子荅言已之善道非多學而識之也我但用一理以通貫之以其善有元事有會知其元則衆善舉矣故不待多學一以知之○注天
下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正義曰周易下繫辭文也子曰由知德者鮮矣王曰君子固窮而子路慍見故謂之少於知德【疏】子曰由知德者鮮矣○正
義曰此一章言子路鮮於知德鮮少也由子路名言君子固窮而子路慍見故謂之少於知德也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
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言任官得其人故無爲而治【疏】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正義曰此一章美帝舜也
帝王之道貴在無爲清靜而民化之然後之王者以罕能及故孔子曰無爲而天下治者其舜也與所以無爲者以其任官得人夫舜何必有爲哉但恭敬己身正南面嚮明而已○注言任官得
其人故無爲而治○正義曰案舜典命禹宅百揆棄后稷契作司徒皐陶作士垂共工益作朕虞伯夷作秩宗夔典樂教胄子龍作納言并四岳十二牧凡二十二人皆得其人故舜無爲而治也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
里行乎哉鄭曰萬二千五百家爲州五家爲鄰五鄰爲里行乎哉言不可行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
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包曰衡軛也言思念忠信立則常想見參然在目前在輿則若倚車軛子張書諸紳孔曰紳大帶【疏】
子張至諸紳○正義曰此一章言可常行之行也子張問行者問於夫子何如則可常行子曰言
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者孔子荅言必當言盡忠誠
不欺於物行雖敦厚而常謹敬則雖蠻貊遠國其道行矣反此雖州里近處而行乎哉言不可行
也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者輿是車輿也衡軛也言常思念忠信
篤敬立則想見參然在目前在輿則若倚車軛夫能如是而後可行子張書諸紳者紳大帶也子
張以孔子之言書之紳帶意其佩服無忽忘也○注鄭曰至爲里○正義曰周禮大司徒職云五

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是二千五百家爲州也今云萬二千五百家爲州誤也云五家爲鄰五鄰爲里遂人職文也○注紳大帶○正義曰以帶束腰垂其餘以爲飾謂之紳玉藻說帶云大夫大帶是一名大帶也玉藻稱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素帶不朱裏而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縞帶并紐約用組三寸長齊於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韠結三齊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二寸再繚四寸凡帶有率無箴功此紳帶之制也

子曰直哉史魚孔曰衛大夫史鰌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孔曰有道無道行直如矢言不曲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包曰卷而懷謂不與時政柔順不忤於人

疏子曰至懷之○正義曰此章美衞大夫史鰌蘧瑗之行也直哉史魚者美史魚之行正直也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者此其直之行也矢箭也史鰌之德其性惟直國之有道無道行直如箭言不隨世變曲也君子哉蘧伯玉者美伯玉有君子之德也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者此其君子之行也國若有道則肆其聰明而在仕也國若無道則韜光晦知不與時政。亦常柔順不忤逆於人是以謂之君子也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疏子曰可與言而不與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正義曰此章戒其知人也若中人以上可以語上是可與言而不與言是失於彼人也若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而已與之言則失於已言也惟知者明於事二者俱不失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孔曰無求生以害仁死而後成仁則志士仁人不愛其身也

疏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正義曰此章言志善之士仁愛之人無求生而害仁若身死而後成仁則志士仁人不愛其身有殺其身以成其仁者也若伯夷叔齊及比干是也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孔曰言工以利器爲用人以賢友爲助

疏子貢至仁者○正義曰此章明爲仁之法也子貢問爲仁者子貢欲爲仁未知其法故問之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者將荅爲仁先爲設譬也若百工欲善其所爲之事當先脩利所用之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此荅譬也言工以利器爲用人以賢友爲助大夫尊故言事士卑故言友大夫言賢士言仁互文也

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據見萬物之生

以爲四時之始取其易知**乘殷之輅**馬曰殷車曰大輅左傳曰大輅越席昭其儉也**服周之冕**包曰冕禮冠周之禮文而備取其黈纊塞耳不任視聽**樂**

則韶舞韶舜樂也盡善盡美故取之**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孔曰鄭聲佞人亦俱能惑人心與雅樂賢人同而使人淫亂危殆故當放遠之

疏顏淵至人殆○正義曰此章言治國之法也顏淵問爲邦者爲猶之治問治國之禮法於孔子也子曰行夏之時者此下孔子荅以爲邦所行用之禮樂車服也夏之時謂以建寅之月爲正也據見萬物之生以爲四時之始取其易知故使行之乘殷之輅者殷車曰大輅謂木輅也取其儉素故使乘之服周之冕者冕禮冠也周之禮文而備取其黈纊塞耳不任視聽故使服之樂則韶舞者韶舜樂名也以其盡善盡美故使取之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者又當放棄鄭衞之聲遠離辨佞之人以鄭聲佞人亦俱能惑人心與雅樂賢人同然而使人淫亂危殆故使放遠之○注馬曰至儉也○正義曰云殷車曰大輅者明堂位曰大輅殷輅也鄭注云大路木路也漢祭天乘殷之路今謂之桑根車者是也路訓大也君之所在以大爲號門曰路門寢曰路寢車曰路車故人君之車通以路爲名周禮巾車掌王之曰路鄭玄云王在焉曰路彼解天子之車故云王在耳其實諸侯之車亦稱爲路云左傳曰大輅越席昭其儉也者桓二年文也越席結蒲爲席置於路中以茵藉示其儉也服虔云大路木路引之者以證殷路一名大路也杜元凱以大路爲玉路今所不取○注包曰至視聽○正義曰云冕禮冠周之禮文而備者冠者首服之大名冕者冠中之別號故云冕禮冠也世本云黃帝作冕宋仲子云冕冠之有旒者禮文殘缺形制難詳周禮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言玄朱而已不言所用之物子罕篇云麻冕禮也蓋以木爲幹而用布衣之上玄下朱取天地之色其長短廣狹則經傳無文阮諶三禮圖漢禮器制度云冕制皆長尺六寸廣八寸天子以下皆同沈引董巴輿服志云廣七寸長尺二寸應劭漢官儀云廣七寸長八寸沈又云廣八寸長尺六寸者天子之冕廣七寸長尺二寸者諸侯之冕廣七寸長八寸者大夫之冕但古禮殘缺未知孰是故備載焉司馬彪漢書輿服志云孝明帝永平二年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之文制冕皆前圓後方朱裏玄上前垂四寸後垂三寸天子白玉珠十二旒三公諸侯青玉珠七旒卿大夫黑玉珠五旒皆有前無後此則漢法耳其古禮鄭玄注弁師云天子袞冕以五采繅前後十二斿斿有五采玉十有二鷩冕前後九斿毳冕前後七斿希冕前後五斿玄冕前後三斿斿皆五采玉十有二上公袞冕三采繅前後九斿斿有三采玉九侯伯鷩冕三采繅前後七斿斿有三采玉七子男毳冕三采繅前後五斿斿有三采玉五孤卿以下皆二采繅二采玉焉蓋以繅采玉其斿又玉各依命數耳謂之冕者冕俛也以其後高前下有俛俯之形故因名焉蓋以在上位者先於驕矜欲令位彌高而志彌下故制此服令貴者下賤也云取其黈纊塞耳不任視聽者黈纊黃緜也案今禮圖袞冕以下皆有充耳天子以黈

言[illegible]耳欲使無為清靜以化其民故不任視聽也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王曰君子當思患而預防之

疏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正義曰此章戒人備豫不虞也。注王曰君子當思患而預防之。正義曰此周易既濟象辭也王弼云存不忘亡既濟不忘未濟也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疏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正義曰此章疾時人好色而不好德也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孔曰柳下惠展禽也知賢而不舉是為竊位

疏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正義曰此章勉人舉賢也竊盜也魯大夫臧文仲知賢不舉偷安於位故曰竊位以其知柳下惠之賢不稱舉與立於朝廷也。注柳下惠展禽也。正義曰案魯語展禽對臧文仲云獲聞之是其人氏展名獲字禽柳下惠是其所食之邑名諡曰惠列女傳柳下惠死門人將誄之妻曰夫子之諡宜為惠乎門人從以為諡莊子云柳下季者季是五十字禽是二十字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孔曰責己厚責人薄所以遠怨咎

疏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正義曰此章戒人責己也躬身也言凡事自責厚薄責於人則所以遠怨咎也

子曰不曰如之何孔曰不曰如之何者猶言不曰奈是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孔曰如之何者言禍難已成吾亦無如之何

疏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正義曰此章戒人豫防禍難也如奈也不曰如之何猶言不曰奈是何末無也若曰奈是何者則是禍難已成不可救藥吾亦無奈之何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鄭曰小慧謂小小之才知難矣哉言終無成

疏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正義曰此章貴義小慧謂小小才知言人羣朋共居終竟一日所言不及義事但好行小小才知以陵誇於人難有所成矣哉言終無成也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鄭曰義以為質謂操行孫以出之謂言語

疏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正義曰此章論君子之行也義以為質謂操執以行者當以義為體質文之以禮然後行之孫順其言語以出之守信以成之能此四者可謂君子哉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包曰君子之人但病無聖人之道不病人之不己知

疏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正義曰此章戒人脩己也病猶患也言君子之人但患

已無聖人之道不患人之不知已也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疾猶病也【疏】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正義曰此章勸人
脩德也疾猶病也言君子病其終世而善名不稱也子曰君子求諸已小人求諸人君子責已小人責人【疏】子曰君子求諸已小人求
諸人○正義曰此章言君子責於已小人責於人也求責也諸於也子曰君子矜而不爭包曰矜矜莊也羣而不黨孔曰黨助也君子雖衆不
相私助義之與比【疏】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正義曰此章言君子貌雖矜莊而不爭鬬君子雖衆而不私相黨助義之與比也子曰君子不以言
舉人包曰有言者不必有德故不可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王曰不可以無德而廢善言【疏】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正義曰此章言君
子用人取其善節也有言者不必有德故不可以言舉人當察言觀行然後舉之夫婦之愚可以與知故不可以無德而廢善言也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
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言己之所惡勿加施於人【疏】子貢至於人○正義
曰此章言人當恕己不及物也子貢問曰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乎者問於孔子求脩身之要道也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者孔子荅言唯仁恕之一言可終身行之也己之所惡勿
欲施於人即恕也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包曰所譽者輒試以事不虛譽
而已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馬曰三代夏殷周用民如此無所阿私所以云直道而行【疏】子曰至行也○正義曰此
章論正直之道也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者毀謂譖害譽謂稱揚言我之於人於誰毀於誰譽無私毀譽也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者言所稱譽者輒試以事不虛譽而已也斯民也三代
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者斯此也三代夏殷周也言如此用民無所阿私夏殷周三代之令王所以得稱直道而行也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包曰古之
良史於書字有疑則闕之以待知者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包曰有馬不能調良則借人乘習之孔子自謂及見其人如此至今無有矣言此者
以俗多穿鑿【疏】子曰至矣夫○正義曰此章疾時人多穿鑿也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者史是掌書之官也文字也古之良史於書字有疑則闕之以待能者不敢穿鑿孔子言我尚
及見此古史闕疑之文有馬者借人乘之者此舉喻也喻己有馬不能調良當借人乘習之也今亡矣夫者亡無也孔子自謂及見其人如此闕疑至今則無有矣言此者以俗多穿鑿子曰

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孔曰巧言利口則亂德義小不忍則亂大謀疏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正義曰此章戒人愼口忍事也有言者不必有德故巧言利口則亂德義山藪藏疾國君含垢故小事不忍則亂大謀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王曰或衆阿黨比周或其人特立不羣故好惡不可不察也疏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正義曰此章論知人之事也夫知人未易設有一人爲衆所惡不可卽從雷同而惡之或其人特立不羣故必察焉又設有一人爲衆所好亦不可卽從衆而好之或此人行惡衆乃阿黨比周故不可不察。○注王曰衆或阿黨比周。○正義曰此解衆好之也謂衆多惡人私相阿曲朋黨比近周密也文十八年左傳言渾敦之惡云頑嚚不友是與比周杜注云比近也周密也言比是相近也周是親密也雖是親愛之義非爲善惡之名爲政篇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孔曰忠信爲周阿黨爲比以君子小人相對故觀文爲說也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王曰才大者道隨大才小者道隨小故不能弘人疏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正義曰此章論道也弘大也道者通物之名虛無妙用不可須臾離但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是人才大者道隨之大也故曰人能弘道百姓則日用而不知是人才小者道亦隨小而道不能大其人也故曰非道弘人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疏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正義曰此章戒人改過也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疏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正義曰此章勸人學也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鄭曰餒餓也言人雖念耕而不學故飢餓學則得祿雖不耕而不餒此勸人學疏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正義曰此章亦勸人學也人非道不立故必先謀於道道高則祿來故不假謀於食餒餓也言人雖念耕而不學則無知歲有凶荒故飢餓學則得祿雖不耕而不餒是以君子但憂道德不成不憂貧之也然耕也未必皆餓學也未必皆得祿大判而言故云耳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包曰知能及治其官而仁不能守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包曰不嚴以臨之則民不敬從其上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

善也王曰動必以禮然後善疏子曰至善也○正義曰此章論居官臨民之法也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者得位由知守位在仁若人知能及治其官
而仁不能守雖得祿位必將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者莊嚴也涖臨也言雖知及其官仁能守位不嚴以臨之則民不敬從其上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
以禮未善也者言動必以禮然後善李充云夫知及以得其失也蕩仁守以靜其失也寬莊涖以威其失也猛故必須禮然後和之以禮制知則精而不蕩以禮輔仁則溫而不寬以禮御莊
則威而不猛故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顏特進云知以通其變仁以安其性莊以安其慢禮以安其情化民之善必備此四者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
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王曰君子之道深遠不可小了知而可大受小人之道淺近可小了知而不可大受也
疏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正義曰此章言君子小人道德深淺不同之事也言君子之道深遠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故不可小了知也使人
饜飫而已是可大受也小人之道淺近易爲窮竭故不可大受而可小了知也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馬曰水火及仁故民所仰而生者仁
最爲甚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馬曰蹈水火或時殺人蹈仁未嘗殺人疏子曰至者
也○正義曰此章勸人行仁道也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者言水火飲食所由仁者善行之長皆民所仰而生者也若較其三者所用則仁最爲甚也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
而死者也者此明仁甚於水火之事也蹈猶履也水火雖所以養人若履蹈之或時殺人若履行仁道未嘗殺人也王肅云民之遠於仁甚於水火見有蹈水火者未嘗見蹈仁者也雖與馬
意不同亦得爲一義子曰當仁不讓於師孔曰當行仁之事不復讓於師言行仁急疏子曰當仁不讓於師正義曰此章言行仁之急也弟子之
法爲事雖當讓於師若當行仁之事不復讓於師也子曰君子貞而不諒孔曰貞正諒信也君子之人正其道耳言不必小信疏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正義曰此章貴正道而輕小信也貞正也諒信也君子之人正其道耳言不必小信案昭七年左傳云子產爲豐施歸州田於韓宣子曰日君以夫公孫段爲能任其事而賜之州田今無
祿早世不獲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聞於君私致諸子宣子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況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爲政而可後
之人若屬有疆埸之言敝邑獲戾而豐氏受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於戾而建置豐氏也敢以爲請杜注云傳言子產貞而不諒言段受晉邑專而歸之是正也知宣子欲之而言畏懼

後禍是不信故杜氏引此文爲注也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孔曰先盡力而後食祿疏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正義曰此章言其爲臣事君之法也言當先盡力敬其職事必有勳績而後食祿也子曰有教無類馬曰言人所在見教無有種類疏子曰有教無類○正義曰此章言教人之法也類謂種類言人所在見教無有貴賤種類也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疏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正義曰此章言人之爲事必須先謀若道同者其謀則情審不誤若道不同而相爲謀則事不成也子曰辭達而已矣孔曰凡事莫過於實辭達則足矣不煩文豔之辭疏子曰辭達而已矣○正義曰此章明言語之法也凡事莫過於實辭達則足矣不煩文豔也師冕見孔曰樂師人盲者名冕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孔曰歷告以坐中人姓字所在處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馬曰相導也疏師冕見至道也○正義曰此章論相師之禮也師冕見者師樂人盲者名冕見謂來見孔子也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者師冕及階及席孔子並告之使師冕知而升階登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者孔子見瞽者必起弟子亦起冕既登席而坐孔子及弟子亦皆坐孔子歷以坐中人姓字所在處告師冕使知也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者道謂禮也子張見孔子歷告之未嘗知此禮既師冕出去而問孔子曰此是與師言之禮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者相猶導也孔子然荅子張言此固是相導樂師之禮也

論語注疏挍勘記

衞靈公第十五

去亂就治 北監本去誤云毛本治作治案治字是也○今訂正

皆有恥且格之事 本且誤自今正

衞靈公問陳於孔子章

衞靈公問陳於孔子 釋文出問陣云直刃反注同本今作陣案陣爲陳之俗字顏氏家訓書證篇云太公六韜有天陳地陳人陳雲鳥之陳論語曰衞靈公問陳於孔子左傳爲

魚麗之陳俗本多作阜旁車乘之車著雅及近世字書皆無惟王義小學章獨阜旁作車縱復俗行不宜追改六韜論語左傳也

軍旅末事本末誤未下末事同。今正不可教以末事皇本不上有則字事下有也字閩本北監本毛本教以作以教案筆解亦作教以與邢疏合作以教者非

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北監本毛本大作太

明日遂行章朱子集注本合上為一章

在陳絕糧皇本糧作粮釋文出絕糧云音粮鄭本作粻音張糧也○案糧正字粻粮皆俗字孔子去衛如曹毛本去衛二字空闕宋遭匡人之難皇本無宋字

君子亦有窮乎高麗本無有字小人窮斯濫矣說文引濫作㜮案九經字樣云㜮今經典相承作濫此章記孔子阨於陳也本阨誤路今正但不如小人窮則濫溢為非本如誤好今正孔曰至之食案之是之字上畫板損今補正

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章

問今不然皇本然下有也字閩本北監本毛本問作謂此章言善道有統也本此誤一今正是夫子多學而識之也本夫誤天今正

子張問行章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皇本高麗本參下有然字案釋文云參所金反包注云參然在目前是古讀如森不讀如驂字當作曑與曾子名同今作參隸之變體竟讀如驂甚誤

夫然後行皇本高麗本行下有也字在輿則若倚車軛皇本車作衡軛下有也字釋文出梔字云本今作軛

玉藻說帶云本玉誤王下同今並訂正朱裏於辟北監本毛本於作終案終字是也閩本亦誤今正并紐約用組三寸補北監本毛本紐作

經案紐字是也紳居二焉禮記玉藻二作一

直哉史魚章

則可卷而懷之唐石經之作也案後漢書周黃徐姜申屠傳序曰孔子稱蘧伯玉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也亦作也字　則可卷而懷之者北監本懷誤懷不成字毛本懷之二字空闕　則韜光晦知北監本毛本知作迹　不與時政閩本北監本毛本無時字　亦常柔順閩本北監本毛本亦上有故字　不忤逆校人補北監本校作於

可與言而不與言章

可與言而不與言閩本北監本毛本不與下有之字朱子集注本亦有之字案唐石經皇本高麗本石經考文提要引岳珂本俱無之字疏述經文本無之字則無之字是

亦不失言皇本有所言皆是故無所失者也十字注各本並無

志士仁人章

無求生以害仁唐石經仁作人案文選曹植贈徐幹詩注及太平御覽四百十九俱引作人與唐石經合然皇疏云無求生以害仁者既志善行仁恆欲救物故不自求我之生以害於仁恩之理也則字當作仁又此本正義述經文亦作仁字

子貢問爲仁章

友其士之仁者皇本高麗本者下有也字注爲助下同　將荅問仁本問誤爲今正

乘殷之輅釋文出之輅云音路本亦作路是假借字

不任視聽本視誤劉今正

木輅也本朮誤末今正巾車掌王之五路案曰當作五閩本北監本毛本之五並誤車曰王在焉曰路本王誤玉今正○正義曰

本正誤玉今正周之禮文而備者閩本北監本毛本無而字案據注文有而字是司馬彪漢書輿服志云本馬誤焉今正天子白

玉珠十二旒本白玉誤曰王下玉十有二玉七又玉名誤同今正三公諸侯青玉珠七旒○按輿服志作三公諸侯七旒青玉爲珠卿大

夫黑玉珠五旒○按輿服志作卿大夫五旒黑玉爲珠先於驕矜北監本毛本先作失案今禮圖本今誤令今正

人無遠慮章

人無遠慮皇本高麗本人下有而字君子當思患而預防之本思誤惡今正

已矣乎章

已矣乎皇本無乎字

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章

知賢而不舉是爲切位皇本知下有其字無是字切作竊按此寫者省竊作窃遂譌爲切今訂正柳下惠是其所食之邑名浦鏜

云惠當衍字

不曰如之何章

吾末如之何也已矣本末誤未今正

好行小慧皇本慧作惠注同釋文出行小慧云音惠小才知魯讀慧爲惠今從古案古多假惠爲慧如韓詩外傳五云主名者其臣惠漢書昌邑王傳云清狂不惠列子逢氏有子少而

惠是也

君子義以爲質章

君子義以爲質 釋文出爲質云一本作君子義以爲質鄭本略同案文義君子字不當有孝經三才章疏引亦無君子字經義雜記云有者係衍文蓋先說義以爲質四句然後言君子哉明不當先言君子也 鄭曰義以爲質云云 高麗本無此注

君子病無能焉章

君子矜而不爭章

包曰君子之人云云 高麗本無此注

義之與比也 本比誤此今正

君子不以言舉人章

王曰不可以無德而廢善言 皇本高麗本竝無此注 取其善節也 北監本取誤耿不成字

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章

勿施於人 皇本人下有也字

言己之所惡勿加施於人 皇本高麗本竝無此注

吾之於人也章

吾之於人也 皇本無也字 如有所譽者 皇本所作可

馬曰三代云云 高麗本無此注

吾猶及史之闕文也章

吾猶及史之闕文也 唐石經無之字

今亡矣夫 皇本高麗本今下有則字朱子集注本矣作巳案宋石經作矣石經考文提要引宋本九經岳珂本亦作矣今集注本作巳非

巧言亂德章

則亂大謀 高麗本無則字　巧言亂德 本巧誤則今正

衆惡之章

王曰衆或阿黨比周 北監本毛本作或衆是也　頑嚚不友 補北監本嚚作嚚是也

人能宏道章

非道宏人 皇本高麗本人下有也字　王曰才大者 皇本才作材下同又注首無王曰二字

君子謀道不謀食章

君子憂道不憂貧 高麗本貧下有也字　故不假謀於食 北監本毛本假作暇

君子不可小知章

王曰君子之道深遠 皇本高麗本無王曰二字

君子貞而不諒章

曰君以夫公孫段 本段誤叚下同今正

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章

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郡齋讀書志載蜀石經作敬其事而後食其祿○按皇疏云國家之事知無不爲是敬其事也必有纏勳績乃受祿賞是後其食也蜀石經作而後食其祿是依注文妄增也

敬其職事毛本其作共浦鏜云共疑衍不知其爲誤字也

辭達而已矣章

孔曰凡事莫過於實辭達則足矣高麗本無孔曰字皇本實下有足也二字

師冕見章

及席高麗本席下有也字案文義不當有也字各本俱無

歷告以坐中人姓字所在處皇本坐作座字下有及字處下有也字

大清嘉慶二十年重 [illegible]

論語注疏校勘記卷十五終

論語注疏解經卷第十六

季氏第十六

何晏集解　邢昺疏

疏 正義曰此篇論天下無道政在大夫故孔子陳其正道揚其衰失稱損益以教人舉詩禮以訓子弟君子之行正夫人之名以前篇首章記衛君靈公失禮此篇首章言魯臣季氏專恣故以次之也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曰顓臾伏羲之後風姓之國本魯之附庸當時臣屬魯季氏貪其土地欲滅而取之冉有與季路爲季氏臣來告孔子。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孔曰冉求爲季氏宰相其室爲之聚斂故孔子獨疑求教之。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孔曰使主祭蒙山且在邦域之中矣。孔曰魯七百里之封顓臾爲附庸在其域中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孔曰已屬魯爲社稷之臣何用滅之爲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曰歸咎於季氏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馬曰周任古之良史言當陳其才力度已所任以就其位不能則當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包曰言輔相人者當能持危扶顛若不能何用相爲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馬曰柙檻也櫝匱也失虎毀玉豈非典守之過邪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馬曰固謂城郭完堅兵甲利也費季氏邑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孔曰疾如女之言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孔曰舍其貪利之說而更作他辭是所疾也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孔曰國諸侯家卿大夫不患土地人民之寡少患政理之不均平不患貧而患不安。孔曰憂不能安民耳民安則國富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包曰政教均平則不貧矣上下和同不患

寡矣大小安寧不傾危矣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孔曰民有異心曰分欲去曰崩不可會聚曰離析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孔曰干楯也戈戟也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鄭曰蕭之言肅也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牆後季氏家臣陽虎果囚季桓子

【疏】季氏至內也○正義曰此章論魯卿季氏專恣征伐之事也季氏將伐顓臾者顓臾伏羲之後風姓之國本魯之附庸當時臣屬於魯而季氏貪其土地欲滅而取之也冉有季氏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者冉有季路爲季氏臣來告孔子言季氏將有征伐之事於顓臾也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者無乃乃也爾女也雖二子同來告以冉求爲季氏宰相其室爲之聚斂故孔子獨疑求教之言將伐顓臾乃女是罪過與與疑辭也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者言昔者先王始封顓臾爲附庸之君使主祭蒙山蒙山在東故曰東蒙且在邦域之中矣者魯之封域方七百里顓臾爲附庸在其域中也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者言顓臾已屬魯爲社稷之臣何用伐滅之爲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者夫子謂季氏也冉有歸其咎惡於季氏也故言季氏欲伐我二人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者周任古之良史也夫子見冉有歸咎於季氏故呼其名引周任之言以責之言爲人臣者當陳其才力度己所任以就其列位不能則當自止退也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者相謂輔相焉何也言輔相人者當持其主之傾危扶其主之顛躓若其不能何用彼相爲且爾言過矣者爾汝也汝爲季氏輔相而歸咎於季氏是汝之言罪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者此又爲輔相之人作譬也柙檻也櫝匱也虎兕皆猛獸故設檻以制之龜玉皆大寶故設匱以藏之若虎兕失出於檻龜玉損毀於匱中是誰之過與言是典守者之過也以喻主君有闕是輔相者之過也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者此冉有自言欲伐顓臾之意也固謂城郭完堅兵甲利也費季氏邑言今夫顓臾城郭甲兵堅固而又近於費邑若今不伐而取之後世必爲季氏子孫之憂也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者孔子見冉有言將伐顓臾之意故又呼冉有名而責之如汝之言君子所憎疾夫以舍其探利之說而更作他辭是所疾也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者此下孔子又爲言其正治之法以示非聽說故云丘也聞國謂諸侯家謂卿大夫言爲諸侯卿大夫者不患土地人民之寡少但患政理之不均平也不患貧而患不安者言不憂國家貧但憂不能安民耳民安則國富也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者孔子既陳其所聞更爲言其理

蓋言政教均平則不貧矣上下和同不患寡矣小大安寧不傾危矣如上所聞此應云均無寡安無貧而此乃云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者欲見政教均平又須上下和睦然後國富民多而社稷不傾危也故衍其文耳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者言夫政教能均平和安如此故遠方之人有不服者則當脩文德使遠人慕其德化而來遠人既來當以恩惠安存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者謂冉有季路輔相季氏也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者謂不脩文德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者民有異心曰分欲去曰崩不可會聚曰離析言國內之民又不能以恩惠安撫致有異心不可會聚莫能固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者謂將伐顓臾也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蕭牆謂屏也蕭之言肅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牆孔子聖人有先見之明見季氏家臣擅命必知將爲季氏之禍因冉有言顓臾後世必爲子孫憂故言吾恐季孫之憂不遠在顓臾而近在蕭牆之內後季氏家臣陽虎果囚季桓子。注孔曰至孔子。正義曰云顓臾伏羲之後風姓之國者僖二十一年左傳云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太皞與有濟之祀杜注云太皞伏羲四國伏羲之後故主其祀顓臾在泰山南武陽縣東北是也云本魯之附庸當時臣屬魯者王制云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鄭注云不合謂不朝會也小城曰附庸附庸者以國事附於大國未能以其名通也言此顓臾始封爲附庸之君以國事附於魯耳猶不爲魯臣故曰魯之附庸春秋之世強陵弱衆暴寡故當此季氏之時而顓臾已屬魯爲臣故曰當時臣屬魯也。注使主祭蒙山。正義曰禹貢徐州云蒙羽其藝地理志云泰山蒙陰縣蒙山在西南有祠顓臾國在蒙山下。注曰魯七百里之封顓臾爲附庸在其域中。正義曰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鄭注云曲阜魯地上公之封地方五百里加魯以四等之附庸方百里者二十四并五五二十五積四十九開方之得七百里言其顓臾爲附庸在此七百里封域之中也。注周任古之良史。正義曰周大夫也與史佚臧文仲並古人立言之賢者也。馬曰至過邪。正義曰云柙檻也者說文云柙檻也檻櫳也一曰圈以藏虎兕爾雅云兕野牛郭璞云一角青色重千斤說文云兕如野牛青毛其皮堅厚可制鎧交州記曰兕出九德有一角角長三尺餘形如馬鞭柄是也云櫝匱也者亦說文云也。注孔曰干楯也戈戟也。正義曰干一名楯今謂之旁牌方言云楯自關而東或謂之楯或謂之干關西謂之楯是干楯爲一也施紛以持之孔注尚書費誓云施乃楯紛紛如綬而小繫於楯以持之且以爲飾也干扞也並之以扞敵故牧誓云比爾干也戈者考工記云戈秘六尺有六寸其刃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鄭玄注云戈今句孑戟也或謂之雞鳴或謂之擁頸內謂胡以內接秘者也長四寸胡六寸援八寸鄭司農云援直刃也胡其孑。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

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孔曰希少也周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東遷周始微弱諸侯自作禮樂專行征伐始於隱公至昭公十世失政死於乾侯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孔曰季文子初得政至桓子五世爲家臣陽虎所囚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馬曰陪重也謂家臣陽虎爲季氏家臣至虎三世而出奔齊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孔曰制之由君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孔曰無所非議

疏孔曰至不議○正義曰此一章論天下有道無道禮樂征伐所出不同及言衰失之世數也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者王者功成制禮治定作樂立司馬之官掌九伐之法諸侯不得制作禮樂賜弓矢然後專征伐是天下有道之時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也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者謂天子微弱諸侯上僭自作禮樂專行征伐也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者希少也言政出諸侯不過十世必失其位不失者少也若魯昭公出奔齊是也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者言政在大夫不過五世必失其位不失者少矣若魯大夫季桓子爲陽虎所囚是也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者陪重也謂家臣也大夫已爲臣故謂家臣爲陪臣言陪臣擅權執國之政命不過三世必失其位不失者少矣若陽虎三世而出奔齊是也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者元爲政命制之由君也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者議謂謗訕言天下有道則上酌民言以爲政教所行皆是則庶人無有非毀謗議也○注孔曰至乾侯○正義曰云周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東遷者案周本紀云幽王三年嬖褒姒生伯服幽王欲廢太子太子母申侯女而爲后幽王得褒姒愛之使廢申后并去太子用褒姒爲后以其子伯服爲太子幽王之廢后去太子也申侯怒乃與繒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隱六年左傳稱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周本紀又云於是諸侯乃卽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爲平王也云周始微弱者地理志云幽王淫褒姒滅宗周子平王東居洛邑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其詩謂之王國風是周始微弱也云諸侯自作禮樂者謂僭爲天子之禮樂若魯昭公之比也案昭二十五年公羊傳云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輅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是也云專征伐者謂不由王命專擅行其征伐春秋之時諸侯皆是也云始於隱公至昭公十世失政死於乾侯者隱公名息姑伯禽七世孫惠公弗皇子聲子所生平王四十九年卽位是王室微弱政在諸侯始於隱公隱公卒弟桓公允立卒子莊公同立卒子閔公開立卒兄僖公申立卒子文公興立卒子宣公倭立卒子成公黑肱立卒子襄公午立卒子昭公裯立是爲十世也春秋昭公二十五年公孫於齊三十二年卒於乾侯是也○注孔曰至所囚○正義曰

季文子初得政至桓子五世者謂文子武子悼子平子桓子爲五世也云爲家臣陽虎所囚者定五年左傳云九月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是也○注陽虎至奔齊○正義曰魯伐陽虎
陽虎出奔齊在定九年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 鄭曰言此之時魯定公之初魯自東門襄仲殺文公之子赤而立宣公於是政在大夫爵
祿不從君出至定公爲五世矣 政逮於大夫四世矣 孔曰文子武子悼子平子 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孔曰三桓謂仲孫叔
孫季孫三卿皆出桓公故曰三桓也仲孫氏改其氏稱孟氏至哀公皆衰 疏 孔子至微矣○正義曰此章言魯公室微弱政在大夫也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者謂政在大夫爵祿不
從君出始於宣公言此之時在魯定公之初故爲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者逮及也言君之
政令及於大夫至今四世矣謂季文子武子悼子平子也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者三桓謂仲孫
叔孫季孫三卿皆出桓公故曰三桓也仲孫氏改其氏稱孟氏以禮樂征伐自大夫出五世希不
失故夫三桓子孫至哀公時皆衰微也○注鄭曰至世矣○正義曰魯自東門襄仲殺文公之子
赤而立宣公者文十八年左傳云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
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
公是也公羊傳作子赤襄仲居東門故曰東門襄仲云至定公爲五世矣者謂宣公成
公襄公昭公定公也○注孔曰文子武子悼子平子○正義曰此據左傳及世家文也 孔子曰
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 馬曰便辟巧辟人之所忌以求容媚。 友善柔 馬曰面柔
友便。佞損矣 鄭曰便辯也謂佞而辯 疏 孔子至損矣○正義曰此章戒人擇友也益者三友損者三友者以人爲友損益於已其類各三也友直友諒友多
聞益矣者直謂正直諒謂誠信多聞謂博學以此三種之人爲友則有益於已也友便辟友善柔
友便佞損矣者便辟巧辟人之所忌以求容媚者也善柔謂面柔和顏悅色以誘人者也便辨也
謂佞而復辨。以此三種之人爲友則有損於已也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 動得禮樂之節 樂道人
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 孔曰恃尊貴以自恣 樂佚遊 王曰佚遊出入不節 樂宴樂損矣 孔曰宴樂沈荒
淫瀆三者自損之道 疏 孔子至損矣○正義曰此章言人心樂好損益之事各有三種也樂節禮樂者謂凡所動作皆得禮樂之節也樂道人之善者謂好稱人之美也樂多賢友者謂好
多得賢人以爲朋友也言好此三者於身有益也樂驕樂者謂恃尊貴以自恣也樂佚遊者謂好出入不節也樂宴樂者謂好沈荒淫瀆也言好此三者自損之道也○注沈荒淫瀆○正義曰云

沈書微子云沈酗於酒言人以酒亂若沈沒於水故以耽酒爲沈也荒者廢也謂有所好樂而
廢所掌之職事也書云酒荒於厥邑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皆是淫訓過也言耽酒爲過差也瀆者
媟慢也言無復禮節也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孔曰愆過也 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鄭曰躁不安靜
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孔曰隱匿不盡情實 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周曰未見君子顏色所趣嚮而便逆先意語者猶瞽也
疏 孔子至之瞽○正義曰此章戒卑侍於尊審慎言語之法也侍於君子有三愆者愆過也言卑侍於尊有三種過失之事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者謂君子言事未及於己而輒先言是
謂躁動不安靜也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者謂君子言論及已已應言而不言是謂隱匿不盡情
實也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者瞽謂無目之人也言未見君子顏色所趣嚮而便逆先意語者猶
若無目人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
戒之在鬭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孔曰得貪得 疏 孔子至在得○正義曰此章言君子之人自少及老有三
種戒慎之事也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者少謂人年二十九以下血氣猶弱筋骨未定貪色
則自損故戒之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鬭者壯謂氣力方當剛強喜於爭鬭故戒之及其老
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者老謂五十以上得謂貪得血氣既衰多好聚斂故戒之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順吉逆凶天之命也 畏大
人大人即聖人與天地合其德 畏聖人之言深遠不可易知測聖人之言也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恢疏故不知畏
狎大人直而不肆故狎之 侮聖人之言不可小知故侮之 疏 孔子至之言○正義曰此章言君子小人敬慢不同也君子有三畏者心服曰畏言
君子心所畏服有三種之事也畏天命者謂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順吉逆凶天之命
也故君子畏之畏大人者大人即聖人也與天地合其德故君子畏之畏聖人之言者聖人之言
深遠不可易知測故君子畏之也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者言小人與君子相反天道恢疏故
小人不知畏也狎大人者狎謂慣忽聖人直而不肆故小人忽之侮聖人之言者侮謂輕慢聖人
之言不可小知故小人輕慢之而不行也○注順吉逆凶天之命也○正義曰虞書大禹謨云惠
迪吉從逆凶惟影響孔安國云順道吉從逆凶吉凶之報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言不虛道即天
命也天命無不報故可畏之○注大人即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正義曰易云利見大人即聖人
也乾卦文言云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莊氏云謂覆載也與日月合其明謂照臨也與四時合

其序若賞以春夏刑以秋冬之類也與鬼神合其吉凶若福善禍淫也此舉天地合其德者舉
一隅也○注恢疏故不知畏○正義曰案老子德經云天網恢恢疏而不失言天之網羅恢恢疏
遠刑淫賞善不失毫分也○注直而不肆故狎之○正義
曰肆謂放肆言大人質直而不放肆故小人輕狎之也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
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 孔曰困謂有所不通 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 疏 孔子至下
矣○正義曰此章勸人學也生而知之者上也者謂聖人也學而知之者次也者言由學而知道
次於聖人謂賢人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者人本不好學因其行事有所困禮不通發憤而學之
者復次於賢人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者謂知困而不能學此為下愚之民也○注孔曰困謂
有所不通○正義曰言為事不能通達者也左傳昭七年公如楚孟僖子為介不能相儀及楚不
能荅郊勞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是其困而學之者也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
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疏 孔子至思義○正義曰此章言君子有九種之事當用心思
慮使合禮義也視思明者目覩為視見微為明言君子覩視當思見微若離婁也聽思聰者耳聞
為聽聽遠為聰言君子耳聽當思聞遠若師曠也色思溫者言顏色不可嚴猛當思溫也貌思恭
者體貌接物不可驕亢當思恭遜也言思忠者凡所言論不可隱欺當思盡其忠心也事思敬者
凡人執事多惰寙君子常思謹敬也疑思問者已有疑事不使在躬當思問以辨之也忿思難者
謂人以非理忤己已必忿怒心雖忿怒不可輕易當思其後得無患難乎若一朝之忿
忘其身以及其親是不思難者也見得思義者言若有所得當思義然後取不可苟也 孔子曰
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 孔曰探湯喻去惡疾 隱居以求
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疏 孔曰至人也○正義曰此章言善人難得也見善如不及者言為善
常汲汲也見不善如探湯者人之探試熱湯其去之必速以喻見惡事去之疾也吾見其人矣吾
聞其語矣者言今人與古人皆有能若此者也隱居以求其志者謂隱遯幽居以求遂其己志也
行義以達其道者謂好行義事以達其仁道也吾聞其語矣未見其
人也者言但聞其語說古有此行之人也今則無有故未見其人也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
之日民無德而稱焉 孔曰千駟四千匹 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 馬曰首陽山在河東蒲坂縣華山之北河曲之中

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王曰此所謂以德爲稱

疏齊景公至謂與。正義曰此章貴德也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者景公齊君景謚也馬四匹爲駟千駟四千匹也言齊君景公雖富有千駟及其死也無德可稱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者夷齊孤竹君之二子讓位適周遇武王伐紂諫之不入及武王既誅紂義不食周粟故于河東郡蒲坂縣首陽山下采薇而食終餓死雖然窮餓民到于今稱之以爲古之賢人其此所謂以德爲稱者與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馬曰以爲伯魚孔子之子所聞當有異對曰未也嘗獨立孔曰獨立謂孔子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疏陳亢至子也。正義曰此章勉人爲詩爲禮也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者伯魚孔子之子鯉也弟子陳亢以爲伯魚是孔子之子所聞當有異於餘人故問之對曰未也者荅言未有異聞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者伯魚對陳亢言雖未有異聞有時夫子曾獨立於堂鯉疾趨而過其中庭夫子謂已曰學詩乎已即對曰未也夫子又言不學詩無以言以古者會同皆賦詩見意若不學之何以爲言也鯉於是退而遂學通於詩也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者謂異日夫子又嘗獨立而伯魚趨過夫子訓之曰學禮乎荅言未也夫子又言若不學禮無以立身以禮者恭儉莊敬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不學之則無以立其身也鯉於是退而學通於禮聞斯二者矣言別無異聞但聞此詩禮二者也陳亢退而喜者既問伯魚退而喜悅也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者亢言始但問異聞是問一也今乃聞詩可以言禮可以立且鯉也過庭方始受訓則知不常嘻嘻褻慢是又聞君子之踈遠其子也故爲得三所以喜也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孔曰小君君夫人之稱對異邦謙故曰寡小君當此之時諸侯嫡妾不正稱號不審故孔子正言其禮也

疏邦君至夫人。正義曰此章正夫人之名稱也邦君之妻者諸侯之夫人也妻者齊也言與夫齊體上下之通稱故曰邦君之妻也君稱之曰夫人者夫人之言也能扶成人

君之德也邦君自稱其妻則曰夫人也夫人自稱曰小童者自稱謙言已小弱之童稚也邦人稱之曰君夫人者謂國中之臣民言則繫君而稱之言是君之夫人故曰君夫人也稱諸異邦曰寡小君者諸於也謂已國臣民稱已君之夫人於他國之人則曰寡小君對異邦謙也以對異邦稱君曰寡君謙言寡德之君夫人對君爲小故曰寡小君也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者謂稱他國君妻亦曰君夫人也以當此之時諸侯嫡妾不正稱號不審故孔子正言其禮也

論語注疏校勘記

季氏第十六

揚其衰失 本揚誤楊今正

季氏將伐顓臾章

季氏將伐顓臾 唐石經臾作臾北監本作臾案臾是正字省作臾誤作臾 伏羲之後 皇本伏羲作宓犧釋文出宓字云音密又音伏本亦作伏案五經文字云宓論語注亦用作宓犧字音伏是唐時論語注俱作宓犧 季氏貪其土地 皇本無土字 欲滅而取之 皇本取作有 來告孔子 皇本子作氏下有也字

故孔子獨疑求告之 皇本之作也

且在邦域之中矣 釋文出邦域云邦或作封案邦與封古字雖通然此處疑本作封字孔注云魯七百里之封邢疏云魯之封域方七百里顓臾爲附庸在其域中也又云顓臾爲附庸在此七百里封域之中也皆作封字可證 魯七百里之封 皇本封作邦

何以伐爲 皇本高麗本作何以爲伐也

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 皇本無二於字高麗本毀下無於字釋文出於匣云本今作柙五經文字云柙與匣同見論語○按柙訓檻匣訓匱是柙爲正字匣

為假借字　櫝匱也 皇本匱作櫃案櫃乃匱之俗字　失虎毀玉豈非典守之過邪 皇本作失毀非典守者之過邪

後世必為子孫憂 釋文出必為子孫憂云本或作後世必為子孫憂

而必為之辭 皇本高麗本必下有更字

患政理之不均平 皇本理作治平下有也字釋文出政治云本今作理

則不貧矣 皇本不下有患字

而謀動干戈於邦內 釋文出邦內云鄭本作封內　干楯也 釋文出盾字云又作楯

不在顓臾 唐石經高麗本在下有於字釋文出不在顓臾云或作不在於顓臾　而在蕭牆之內也 隸釋載漢石經在下有於字云盍毛包周無於又牆作蘠閩本北監本毛本作墻○按墻俗牆字

言季氏將有征伐之事於顓臾也 本顓誤顛今正　且爾言過矣 本且誤目今正　自是汝之言罪過矣 本自誤目今正　言將伐顓臾之意 本臾誤更今正　以舍其探利之說 北監本毛本探作貪　不患土地人民之寡少 本土誤士今正　則當修文德 本文誤大今正　而在蕭牆之內也 浦鏜云也下脫者字　至屏而加肅敬焉 本肅誤蕭今正　武陽縣東北是也 本北誤此今正　爾雅云兕野牛 案爾雅野當作似各本皆誤　戈秘六尺有六寸 監本毛本秘作柲是也閩本亦誤　戈今句孑戟也 浦鏜云孑誤矛是也　胡其子 子當作孑閩本毛本並誤

天下有道章

周幽王為犬戎所殺 本犬誤天今改

孔曰至乾侯 北監本毛本作至侯矣　幽王之廢后去太子也 今史記周本紀后上有申字　遂殺幽王麗山下 本同毛本麗作

云專征伐者 浦鏜云專下脫行字 子昭公稠立 閩本北監本毛本稠作裯○按史漢並作稠左傳作裯說詳左傳注疏挍勘記二十六

禄之去公室章

孔曰文子云云 皇本高麗本竝作鄭元曰

文公子妃 左氏文十八年傳子作二 欲立之 左氏文十八年傳欲上重襄仲二字

益者三友章

友便辟 高麗本辟作僻案馬讀辟爲避鄭讀辟爲譬今高麗本作僻蓋與釋文同今旣采馬注而字又作僻其誤甚矣 巧辟人之所忌以求容媚 皇本作巧避人所忌以求容媚者也

友便佞 說文引便作諞案五經文字云諞見周書與便巧之便同 便辯也 北監本毛本辯作辨說見前

益者三樂章

樂佚遊 釋文出佚遊云本亦作逸音同○按佚逸字多通用

謂好沈荒淫濫也 浦鏜云瀆誤濫 瀆者嫉慢也 案嫉是媟之誤閩本同

侍於君子有三愆章

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 釋文出躁字云魯讀躁爲傲今從古案荀子勸學篇云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鹽鐵論孝養章云言不及而言者傲也皆用魯論

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 皇本高麗本無而字

君子有三戒章

戒之在鬭（唐石經鬬誤鬭皇本閩本誤鬭北監本毛本誤鬭）戒之在得（釋文出在得云或作德非）

生而知之者章

有所困禮不遍（補北監本禮作屈）

君子有九思章

孔子至思義（本義誤夫今正）凡人執事多惰嬾（閩本北監本毛本嬾作怠）若一朝之忿（本一字空闕今補正）

齊景公有馬千駟章

民無德而稱焉（皇本高麗本德作得又皇本無而字案得與德字雖通然此處自當作德王注云此所謂以德爲稱正義云此章貴德也又云及其死也無德可稱又云其此所謂以德爲稱者與皆以斯字郎指德言直截自然若改爲得頗乖文義）

餓于首陽之下（案論語于皆作於惟此章作于）

陳亢問於伯魚曰章

陳亢（說文云論語有陳伉案亢字子禽與爾雅亢鳥嚨詁訓相合作伉似非也然漢書古今人表陳亢陳子禽爲二人段玉裁說）

未也不學詩無以言（皇本高麗本也下有曰字言下有也字）聞斯二者（皇本者下有矣字高麗本者作矣）問一得三（北監本毛本問誤聞）

邦君之妻章

亦曰君夫人（皇本高麗本人下有也字）對異邦謙（本邦誤所今正）諸侯嫡妻不正（釋文出嫡妻云本又作適同）

論語注疏校勘記卷十六終

論語注疏解經卷第十七

陽貨第十七　　何晏集解　　邢昺疏

疏 正義曰此篇論陪臣專恣因明性習知愚禮樂本末六蔽之惡二南之美君子小人爲行各異今之與古其疾不同以前篇首章言大夫之惡此篇首章記家臣之亂尊卑之差故以相次也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孔曰陽貨陽虎也季氏家臣而專魯國之政欲見孔子使仕歸孔子豚孔曰欲使往謝故遺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孔曰塗道也於道路與相逢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馬曰言孔子不仕是懷寶也知國不治而不爲政是迷邦也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孔曰言孔子栖栖好從事而數不遇失時不得爲有知日月逝矣歲不我與馬曰年老歲月已往當急仕孔子曰諾吾將仕矣孔曰以順辭免疏 陽貨至仕矣○正義曰此章論家臣專恣孔子遜辭遠害之事也陽貨欲見孔子者陽貨陽虎也蓋名虎字貨爲季氏家臣而專魯國之政欲見孔子將使之仕也孔子不見者疾其家臣專政故不與相見歸孔子豚者歸遺也豚豕之小者陽貨欲使孔子往謝故遺孔子豚也孔子時其亡而往拜之者謂伺虎不在家時而往謝之也遇諸塗者塗道也孔子既至貨家而反於道路與相逢也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者貨呼孔子使來就己言我與汝有所言也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者此陽貨謂孔子之言也寶以喻道德言孔子不仕是懷藏其道德也知國不治而不爲政是使迷亂其國也仁者當拯弱興衰使功被當世今爾乃懷寶迷邦可以謂之仁乎曰不可者此孔子遜辭言如此者不可謂之仁也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者此亦陽貨謂孔子辭亟數也言孔子棲棲好從事而數不遇失時可謂有知者乎不得爲有知也曰不可者此亦孔子遜辭言如此者不可謂之知也日月逝矣歲不我與者此陽貨勸孔子求仕之辭逝往也言孔子年者歲月已往不復留待我也當急求仕孔子曰諾吾將仕矣者諾應辭也孔子知其勸仕故應答之言我將求仕以順辭免去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孔曰君子慎所習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孔曰上知不可使爲惡下愚不可使強賢疏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正義曰此章言君子當慎其所習也性謂人所稟受以生而靜者也未爲外物所感則
相似是近也既爲外物所感則習以性成若習於善則爲君子若習於惡則爲小人是相遠也故君子慎所習然此乃是中人耳其性可上可下故遇善則升逢惡則墜也孔子又嘗曰唯上知聖人不
可移之使爲惡下愚之人不可移之使強賢此則非如中人性習相近遠也**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孔曰子游爲武城宰**夫子莞爾**
而笑莞爾小笑貌**曰割雞焉用牛刀**孔曰言治小何須用大道**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
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孔曰道謂禮樂也樂以和人人和則易使**子曰二三子**孔曰從行者**偃**
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孔曰戲以治小而用大道疏子之至之耳○正義曰此章論治民之道也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者之適也武城魯邑名時子游
爲武城宰意欲以禮樂化導於民故弦歌孔子因適武城而聞其聲也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者莞爾小笑貌言雞乃小牲割之當用小刀何用解牛之大刀以喻治小何須用大道今子游
治小用大故笑之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者子游見孔子笑其治小用大故稱名而引昔聞夫子之言以對之道謂禮樂也禮節人心樂和人聲言若
在位君子學禮樂則愛養下人也若在下小人學禮樂則人和而易使也子曰二三子者呼其弟子從行者也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者孔子語其從者言子游之說是我前言戲之以治小而用大
道其實用大是也**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孔曰弗擾爲季氏宰與陽虎共執季桓子而名孔子**子路不說曰末之**
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孔曰之適也無可之則止何必公山氏之適**子曰夫名我者而豈徒哉如有**
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興周道於東方故曰東周疏公山至周乎○正義曰此章論孔子欲不避亂而興周道也公山弗擾以費畔名子欲往者弗擾卽
左傳公山不狃也字子洩爲季氏費邑宰與陽虎共執季桓子據邑以畔來名孔子孔子欲往從之也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者上下二之俱訓爲適末無也已止也子路以爲君
子當去亂就治今孔子乃欲就亂故不喜說且曰無可適也則止之何必公山氏之適也子曰夫名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者孔子荅其欲往之意也徒空也言夫人名我者豈空
然哉必將用我道也如有用我道者我則興周道於東方其使魯爲周乎吾是以不擇地而欲往也○注弗擾爲季氏宰與陽虎共執季桓子○正義曰案定五年左傳曰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

丙申卒于房陽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爲君也子何怨焉既葬桓子行東野及費子洩爲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九月乙亥陽虎囚季桓子是其事也至八年又與陽虎謀殺桓子陽虎敗而出至十二年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以襲魯國人敗諸姑蔑二子奔齊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孔曰不見侮慢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孔曰應事疾則多成功惠則足以使人

疏子張至使人○正義曰此章明仁也子張問仁於孔子者問何如斯可謂之仁也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者言爲仁之道有五也請問之者子張復請問五者之目也曰恭寬信敏惠者此孔子略言爲仁五者之名也恭則不侮者此下孔子又歷說五者之事也言己若恭以接人人亦恭以待己故不見侮慢寬則得衆者言行能寬簡則爲衆所歸也信則人任焉者言而有信則人所委任也敏則有功者敏疾也應事敏疾則多成功也惠則足以使人者有恩惠則人忘其勞也

佛肸召子欲往孔曰晉大夫趙簡子之邑宰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孔曰不入其國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孔曰磷薄也涅可以染皁言至堅者磨之而不薄至白者染之於涅而不黑喻君子雖在濁亂濁亂不能汚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匏瓠也言匏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吾自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

疏佛肸至不食○正義曰此章亦言孔子欲不擇地而治也佛肸召子欲往者佛肸爲晉大夫趙簡子之中牟邑宰以中牟畔來召孔子孔子欲往從之也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者君子不入不善之國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者言今佛肸以中牟畔則是身爲不善而子欲往如前言何子曰然有是言也者孔子荅云雖有此不入不善之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者孔子之意雖言不入不善緣君子見幾而作亦有可入之理故譬之作譬磷薄也涅水中黑土可以染皁緇黑色也人豈不曰至堅者磨之而不薄至白者染之於涅而不黑以喻君子雖居濁亂濁亂不能汚也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者孔子又爲言其欲往之意也匏瓠也瓠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吾自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江熙云夫子豈實之公山佛肸乎欲往之意以示無係以觀

門人之意如欲居九夷乘桴浮于海耳子路見形而不及道故聞乘桴而喜聞之公山而不說升堂而未入室安得聖人之趣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六言六蔽者謂下六事仁知信直勇剛也**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孔曰子路起對故使還坐**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孔曰仁者愛物不知所以裁之則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孔曰蕩無所適守**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孔曰父子不知相爲隱之輩**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孔曰狂妄抵觸人

【疏】子曰至也狂○正義曰此章勸學也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者蔽謂蔽塞不自見其過也孔子呼子路而問之曰汝嘗聞六言不學而皆蔽塞者乎對曰未也者子路對言未曾聞也居吾語女者居由坐也禮君子問更端則起子路起對故使還坐吾將語女也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者此下歷說六言六蔽之事也學者覺也所以覺寤未知也仁之爲行學則不固是以愛物好與曰仁若但好仁不知所以裁之所施不當則如愚人也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者明照於事曰知若不學以裁之則其蔽在於蕩逸無所適守也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者人言不欺爲信則當信義若但好信而不學以裁之其蔽在於賊害父子不知相爲隱之輩也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者絞切也正人之曲曰直若好直不好學則失於譏刺太切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者勇謂果敢當學以知義若好勇而不好學則是有勇而無義則爲賊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者狂猶妄也剛者無欲不爲曲求若好恃其剛不學以制之則其蔽也妄抵觸人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包曰小子門人也**詩可以興**孔曰興引譬連類**可以觀**鄭曰觀風俗之盛衰**可以羣**孔曰羣居相切瑳**可以怨**孔曰怨刺上政**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孔曰邇近也**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馬曰周南召南國風之始樂得淑女以配君子三綱之首王教之端故人而不爲如向牆而立

【疏】子曰至也與○正義曰此章勸人學詩也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者小子門人也莫不也孔子呼門人曰何不學夫詩也詩可以興者又爲說其學詩有益之理也若能學詩詩可以令人能引譬連類以爲比興也可以觀者詩有諸國之風俗盛衰可以觀覽知之也可以羣者詩有如切如磋可以羣居相切磋也可以怨者詩有君政不善則風刺之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可以怨刺上政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者邇近也詩有凱風白華相戒以養是

有近之事父之道也又有雅頌君臣之法是有遠之事君之道也言事父與君皆有其道也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者言詩人多記鳥獸草木之名以爲比興則因又多識於此鳥獸草木之名也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者爲猶學也孔子謂其子伯魚曰女學周南召南之詩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者又爲說宜學周南召南之意也牆面面向牆也周南召南國風之始三綱之首王教之端故人若學之則可以觀興人而不爲則如面正向牆而立無所觀見也○注周南至而立○正義曰云周南召南國風之始者詩序云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周南召南二十五篇謂之正國風爲十五國風之始也云樂得淑女以配君子者亦詩關雎序文也言二南皆是正始之道先美家內之化是以關雎之篇說后妃心之所樂樂得此賢善之女以配己之君子也云三綱之首王化之端者白虎通云三綱者何謂謂君臣父子夫婦也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二南之詩首論夫婦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故二國之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爲首終以麟趾騶虞言后妃夫人有斯德興助其君子皆可以成功至于致嘉瑞故爲三綱之首王教之端也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鄭曰玉圭璋之屬帛束帛之屬言禮非但崇此玉帛而已所貴者乃貴其安上治民**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馬曰樂之所貴者移風易俗非謂鍾鼓而已

疏 子曰至乎哉○正義曰此章辨禮樂之本也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者玉圭璋之屬帛束帛之屬皆行禮之物也言禮之所云豈在此玉帛云乎哉言非但崇此玉帛而已所貴者在於安上治民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者鍾鼓樂之器也樂之所貴者貴其移風易俗非謂貴此鍾鼓鏗鏘而已故孔子歎之重言之者深明樂之本不在玉帛鍾鼓也

子曰色厲而內荏孔曰荏柔也爲外自矜厲而內柔佞**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孔曰爲人如此猶小人之有盜心穿穿壁窬窬牆

疏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正義曰此章疾時人體與情反也厲矜莊也荏柔佞也穿穿壁窬窬牆也言外自矜厲而內柔佞爲人如此譬之猶小人外雖持正內常有穿壁窬牆竊盜之心也與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周曰所至之鄉輒原其人情而爲意以待之是賊亂德也一曰鄉向也古字同謂人不能剛毅而見人輒原其趣嚮容媚而合之言此所以賊德

疏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正義曰此章疾時人之詭隨也舊解有二周曰所至之鄉輒原其人情而爲意以待之是賊亂德也何晏云一曰鄉向也古字同謂人不能剛毅而見人輒原其趣嚮容媚而合之言此所以賊德也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馬曰聞之於道路則傳而說之

疏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正義曰此章疾時人不習而傳之也塗亦道也言聞之於道路則於道路傳而說之必多謬妄爲有德者所棄也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孔曰言不可與事君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患得之者患不能得之楚俗言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鄭曰無所不至者言其邪媚無所不爲疏子曰鄙夫至至矣○正義曰此章論鄙夫之行也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者言凡鄙之人不可與之事君也其未得之也患得之者此下明鄙夫不可與事君之由也患得之者患不能得也言其初未得事君也時常患己不能得事君也既得之患失之者言不能任直守道常憂患失其寵位也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者苟誠也若誠憂失之則用心顧惜竊位偷安言其邪媚無所不爲也以此故不可與事君也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包曰言古者民疾與今時異古之狂也肆包曰肆極意敢言今之狂也蕩孔曰蕩無所據古之矜也廉馬曰有廉隅今之矜也忿戾孔曰惡理多怒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疏子曰至已矣○正義曰此章論今人澆薄不如古人也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者亡無也言古者淳朴之時民之行有三疾今也澆薄或是亦無也言古者民疾與今時異古之狂也肆者此下歷言三疾也肆謂極意敢言多抵觸人也今之狂也蕩者謂忿怒而多咈戾惡理多怒古之愚也直者謂心直而無邪曲今之愚也詐而已矣者謂多行欺詐自利也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王曰巧言無實令色無質疏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正義曰此章與學而篇同弟子各記所聞故重出之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孔曰朱正色紫間色之好者惡其邪好而奪正色惡鄭聲之亂雅樂也包曰鄭聲淫聲之哀者惡其亂雅樂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孔曰利口之人多言少實苟能悅媚時君傾覆國家疏子曰至家者○正義曰此章記孔子惡邪奪正也惡紫之奪朱也者朱正色紫間色之好者惡其邪好而奪正色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者鄭聲淫聲之哀者惡其淫聲亂正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利口之人多言少實苟能悅媚時君傾覆國家也○注孔曰至正色○正義曰云朱正色紫間色者皇氏云謂青赤田白黑五方正色不正謂五方間色綠紅碧紫駵黃色是也青是東方正綠是東方間東爲木木色青木剋土土色黃並以所剋爲間故綠色青黃也朱是南方正紅是南方間南爲火火色赤火剋金金色白故紅色赤白也白是西方正碧是西方間西爲金金色白金剋木故碧色青白也黑是北方正紫是北方間

北方水水色黑水剋火火色赤故紫色赤黑也黃是中央正駵黃是中央間中央土土色黃土剋水水色黑故駵黃色黃黑也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言之爲益少故欲無言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疏子曰至言哉○正義曰此章戒人慎言也子曰予欲無言者君子訥於言而敏於行以言之爲益少故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者小子弟子也子貢聞孔子不欲言故告曰夫子若不言則弟子等何所傳述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者此孔子舉天亦不言而令行以爲譬也天何嘗有言語哉而四時之令遞行焉百物皆依時而生焉天何嘗有言語教命哉以喻人若無言但有其行不亦可乎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孺悲魯人也孔子不欲見故辭之以疾爲其將命者不已故歌令將命者悟所以令孺悲思之疏孺悲至聞之○正義曰此章蓋言孔子疾惡也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者孺悲魯人也來欲見孔子孔子不欲見故辭之以疾也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者將猶奉也奉命者主人傳辭出入人也初將命者來入戶言孺悲求見夫子辭之以疾又爲將命者不已故取瑟而歌令將命者聞之而悟己無疾但不欲見之所以令孺悲思之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馬曰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故曰改火也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孔曰旨美也責其無仁恩於親故再言女安則爲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馬曰子生於三歲爲父母所懷抱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孔曰自天子達於庶人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孔曰言子之於父母欲報之恩昊天罔極而予也有三年之愛乎疏宰我至母乎○正義曰此章論三年喪禮也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者禮喪服爲至親者三年宰我嫌其期月大遠故問於夫子曰三年之喪期已

久矣乎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者此宰我又說喪不可三年之義也言禮檢人迹樂和人心君子不可斯須去身擕在喪則皆不爲也不爲既久故禮壞而樂崩也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者宰我又言三年之喪一期爲足之意也夫人之變遷本依天道一期之間。則舊穀已沒新穀已成鑽木出火謂之燧言鑽燧者又已改變出火之木天道萬物既已改新則人情亦宜從舊故喪禮但一期而除亦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者孔子見宰我言至親之喪欲以期斷故問之言禮爲父母之喪既殯食粥居倚廬斬衰三年期而小祥食菜果居堊室練冠縓緣要絰不除今女既期之後食稻衣錦於女之心得安否乎曰安者宰我言既期除喪卽食稻衣錦其心安也女安則爲之者孔子言女心安則自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者孔子又爲說不可安之禮旨美也言君子之居喪也疾卽飲酒食肉雖食美味不以爲甘雖聞樂聲不以爲樂寢苫枕塊居處不求安也故不爲食稻衣錦之事今女既心安則任自爲之責其無仁恩於親故再言女安則爲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者予宰我名宰我方當愚執夫子不欲面斥其過故宰我既問而出去孔子對二三子言曰夫宰予不仁於父母也凡人予生未三歲常爲父母所懷抱既三年然後免離父母之懷是以聖人制喪禮爲父母三年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者通達也謂上自天子下達庶人皆爲父母三年故曰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者爲父母愛己故喪三年今予也不欲行三年之服是有三年之恩愛於父母乎。注馬曰至火也。正義曰云周禮月令有更火之文者周書孔子所删尚書百篇之餘也晉成康中得之汲冢有月令篇其辭今亡案周禮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鄭玄注云行猶用也變猶易也鄭司農說以鄹子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其文與此正同釋者云榆柳青故春用之棗杏赤故夏用之桑柘黃故季夏用之柞楢白故秋用之槐檀黑故冬用之。注孔曰自天子達於庶人。正義曰禮記三年問云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鄭玄云達謂自天子至於庶人喪服四制曰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檀弓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者跂而及之也聖人雖以三年爲文其實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故先王爲之立中制節壹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喪服四制曰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恩之殺也故孔子云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所以喪必三年爲制也。注孔曰至愛乎。正義曰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者小雅蓼莪文鄭箋云之猶是也我欲報父母是德昊天乎我心無極云予也有三年之愛乎者言宰予不欲服喪三年是無三年之愛也繆協云爾時禮壞樂崩三年不行宰我大懼其往以爲聖人無微旨以戒將來故假時人之謂啓憤於夫子義在屈己以明道也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

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馬曰為其無所據樂善生淫欲疏子曰至乎已。正義曰此章疾人之不學也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者言人飽食終日於善道無所用心則難以為處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者賢勝也已止也博說文作簙局戲也六箸十二棊也古者烏曹作簙圍棊謂之奕說文奕從廾言竦兩手而執之棊者所執之子以子圍而相殺故謂之圍棊圍棊稱奕者又取其落奕之義也夫子為其飽食之𨀤無所據樂善生淫欲故教之曰不有博弈之戲者乎若其為之猶勝乎止也欲令據此為樂則不生淫欲也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疏子路至為盜。正義曰此章抑子路也子路曰君子尚勇乎者子路有勇意謂勇可崇尚故問於夫子曰君子當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者言君子不尚勇而上義也上即尚也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者君子指在位者合宜為義言在位之人有勇而無義則為亂逆在下小人有勇而無義則為盜賊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包曰好稱說人之惡所以為惡惡居下流而訕上者孔曰訕謗毀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馬曰窒窒塞也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為知者孔曰徼抄也抄人之意以為己有。惡不孫以為勇者惡訐以為直者包曰訐謂攻發人之陰私疏子貢至直者。正義曰此章論人有惡行可憎惡也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者君子謂夫子也子貢問夫子之意亦有憎惡者乎子曰有惡者荅言有所憎惡也惡稱人之惡者謂好稱說人之惡所以惡之惡居下流而訕上者訕謗毀也謂人若下位而謗毀在上所以惡之也惡勇而無禮者勇而無禮義為亂所以惡之也惡果敢而窒者窒謂窒塞謂好為果敢窒塞人之善道所以惡之也曰賜也亦有惡乎者子貢言賜也亦有所憎惡也惡徼以為知者徼抄也禮毋抄說若抄人之意以為己有所以惡之惡不孫以為勇者孫順也君子義以為勇若以不順為勇者亦可惡也惡訐以為直者訐謂攻發人之陰私也人之為直當自直己若攻發他人陰私之事以成己之直者亦可惡也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疏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正義曰此章言女子與小人皆無正性難畜養所以難養者以其親近之則多不孫順疏遠之則好生怨恨此言女子舉其大率耳若其稟性賢明若文母之類則非所論也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鄭曰年在不惑而爲人所惡終無善行 疏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正義曰此章言人年四十猶爲惡行而見憎惡於人者則是其終無善行也已以其年在不惑而猶爲人所惡必不能追改故也

論語注疏挍勘記

陽貨第十七

陽貨欲見孔子章

歸孔子豚 釋文出歸孔子云如字鄭本作饋魯讀爲歸今從古案歸饋古今字儀禮聘禮注今文歸或爲饋

遇諸塗 釋文出塗字云字當作途。按古道塗字多作涂从辵从土皆後出字

言孔子栖栖好從事 北監本毛本栖作棲此疏中亦作棲案說文西爲本字或作棲此作栖又爲棲之俗字

以順辭免 皇本免下有害也二字　予與爾言者 本予誤子今正　仕者當拯弱興衰 北監本毛本弱作溺　言孔子年老 本老誤耆今正

性相近也章

唯上知與下愚 皇本唯作惟說見前　不可使爲惡 皇本爲上有强字案釋文爲下强賢作音則此處亦無强字　本爲外物所感 本未誤夫今正　下愚之人 閩本北監本毛本人作夫

子之武城章

聞弦歌之聲 皇本弦作絃案說文有弦無絃

夫子莞爾而笑　釋文出莧爾云本今作莞案易夬莧陸夬夬虞注莧俒也讀如夫子莧爾而笑之莧是仲翔所見本亦作莧字

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高麗本無也字

言雞乃小牲　本牲誤往今正　而引昔聞夫子之言以對之　本昔誤焉閩本同今正

公山弗擾以費畔章

公山弗擾　皇本高麗本弗作不注同

何必公山氏之之也　高麗本之字不重

如有用我者　皇本用上有復字

此章論孔子不避亂而興周道也　本避誤壁今正　攺步攺玉　本玉誤王閩本同今正

子張問仁於孔子章

孔子曰　高麗本曰上有對字

佛肸召章

佛肸召　唐石經同皇本佛肸作胇肸後同案漢書古今人表作茀肸佛茀胇三字皆以音近通借五經文字云肸肸上說文下經典相承隸省

有是言也不曰堅乎　皇本不上有曰字

涅而不緇　閩本同毛本涅作湼案史記孔子世家及論衡問孔篇俱作不淄淄與緇古字通後漢書后妃紀云恩隆好合遂忘淄蠹以淄爲緇又隸釋載費鳳別碑有云埿而不滓史記屈原賈生傳云皭然泥而不滓者也後漢書隗囂傳亦云賢者泥而不滓似皆本此當是古魯異文

故謂之作譬　浦鏜云爲誤謂

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章

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皇本無也字

未也居吾語女皇本居上有曰字

居由坐也閩本同毛本由作猶好剛不好學本學誤之今正

小子何莫學夫詩章皇本以子謂伯魚曰以下別爲一章朱子集注本與皇本同

羣居相切瑳毛本瑳並作磋

女爲周南召南矣乎皇本高麗本召作邵下及注並同○按周召字當作召作邵非樂得淑女皇本無樂字如向牆而立皇本立下有也字釋文出如鄉云又作向同說見前王者之風本王誤五今正三綱者何謂今白虎通謂下有也字

禮云禮云章

鐘鼓云乎哉皇本閩本北監本毛本鐘作鍾注疏並同言非但崇此玉帛而已本而誤不今正深明樂之本北監本毛本本樂上有禮字此誤脫也

色厲而內荏章

其猶穿窬之盜也與釋文出穿踰云本又作窬音同案孔注云窬窬牆也則字當從踰

鄉原章

而爲意以待之皇上意上有己字是賊亂德也皇本也上有者字釋文出是敗亂云敗或作賊字而見人輒原其趣嚮皇本嚮作向釋文出趣鄉云本今作向說見前言此所以賊德也諸本有也字

道聽而塗說章

德之棄也高麗本無也字

鄙夫章

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釋文出與哉云本或作無哉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高麗本無也字

苟患失之高麗本無之字　言其邪媚無所不爲皇本無其字爲下有也字　則用心固惜案固當作顧各本皆不誤今正

古者民有三疾章

與今時異本今誤令今正

古之矜也廉釋文出廉字云魯讀廉爲貶今從古

古之狂也蕩者謂忿戾而多咈戾蕩者下毛本有謂無所依據太放浪也古之矜也廉者謂有廉隅自撿束也今之矜也忿戾者三十字閩本北監本竝有上謂字以下二十九字閩本實闕北監本空闕

巧言令色章

王曰巧言無實令色無質皇本高麗本無此節經注

惡紫之奪朱也章

惡紫之奪朱也高麗本無也字下雅樂下同

惡利口之覆邦家者（皇本者作也高麗本無者字）傾覆國家（皇本作傾覆其國家也）謂青赤田白黑（北監本毛本田作黄是也浦鏜云謂上脫正字）緣紅碧紫駵黄色是也（浦鏜云色字衍）東爲木（本東誤策今正）木刻土（閩本同案刻當作克下同）中央上上色黄（案二上字並當作土浦鏜云央下脫爲字）土克水（本土誤士今正）

子欲無言章

天何言哉（釋文出天何言哉云魯讀天爲夫今從古）

孺悲欲見孔子章

孺悲欲見孔子（釋文出孺悲云字亦作孺案五經文字云孺經典及釋文或作孺與孺同）孔子辭以疾（皇本高麗本以上有之字）爲其將命者

不已（皇本已上有知字）

宰我問三年之喪章

期已久矣（釋文出期已久矣云一本作其）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皇本無之文二字）

食夫稻衣夫錦（皇本高麗本稻下錦下有也字案世說規箴篇引此文亦並有也字）安女安則爲之（皇本女上有曰字）

子生於二歲（案二當作三皇本於作未）

天下之通喪也（史記弟子列傳喪作義）

於其父母乎（漢石經無乎字）欲報之恩（皇本恩作德）宰我嫌其期月太遠（北監本毛本期月作三年）推在喪則皆不爲也（案推當雖誤）一期之間（本間誤閒今正）其辭令亡（本令誤令今正）天下之通喪也（禮記三年問通作達案此本疏後述經文亦作達喪）

先王制禮也 今禮記檀弓王下有之字 不至者 今禮記檀弓至下有焉字 有三年之愛乎者 浦鏜云愛下脫於其父母四字

飽食終日章

不有博奕者乎 皇本閩本同北監本毛本奕作弈閩本疏中亦作弈此本疏中唯說文下作弈按當作弈从廾亦聲 馬曰 高麗本無馬曰字 善生淫欲 皇本欲作慾下有也字釋文出淫慾云本今作欲○按欲慾古今字 局戲也 毛本局作局說見前 古者烏曾作簙 閩本同北監本毛本曾改作曹是也案廣韻十九鐸衆經音義八藝文類聚七十四引世本竝作烏曹說文作烏胄段玉裁說文注已正其誤 夫子爲其飽食之之 按之之當是終日之誤 猶勝乎上也 北監本毛本上作止

君子尚勇乎章

君子義以爲上者 本以誤而今正 言君子不尚勇而上義也 北監本毛本上作尚

君子亦有惡乎章

子貢曰 皇本高麗本曰上有問字 君子亦有惡乎 漢石經無亦字下有惡無惡字 惡居下流而訕上者 漢石經無流字案皇疏云又憎惡爲人臣下而毀謗其君上者也邢疏云謂人居下位而謗毀在上所以惡之也是皇邢兩本亦無流字九經古義云當因子張篇惡居下流涉彼而誤鹽鐵論大夫曰文學居下而訕上漢書朱雲傳云小臣居下訕上是漢以前皆無流字 惡果敢而窒者 釋文出而窒云魯讀窒爲室今從古案室乃窒之省文隸釋載漢韓勑脩孔廟後碑以室爲窒 賜也亦有惡乎 皇本高麗本乎作也 惡徼以爲知者 釋文出徼以云鄭本作絞案徼聲交聲古音同部故得通借 抄人之意 皇本抄上有惡字

禮毋抄說 案抄當作勦北監本毋誤母○按段玉裁云曲禮勦字从刀不从力

唯女子與小人章

遠之則怨皇本怨上有有字　若文母之類本母誤毋今正

年四十而見惡焉章

年四十而見惡焉漢石經作年卌見惡焉

大清嘉慶二十年重栞宋本用文選樓藏本校

論語注疏校勘記卷十七終

論語注疏解經卷第十八

微子第十八

何晏集解　邢昺疏

疏 正義曰此篇論天下無道禮壞樂崩君子仁人或去或死否則隱淪巖野周流四方因記周公戒魯公之語四乳生八士之名以前篇言羣小在位則必致仁人失所故以此篇次之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 馬曰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之庶兄箕子比干紂之諸父微子見紂無道早去之箕子佯狂爲奴比干以諫見殺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仁者愛人三人行異而同稱仁以其俱在憂亂寧民 疏 微子至仁焉○正義曰此章論殷有三仁志同行異也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者微子紂之庶兄箕子比干紂之諸父見紂無道微子去之箕子佯狂爲奴比干以諫見殺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者愛人謂之仁三人所行異而同稱仁以其俱在憂亂寧民也○注馬曰至見殺○正義曰云微箕二國名子爵也者孔安國云微圻內國名子爵爲紂卿士去無道鄭玄以爲微與箕俱在圻內孔雖不言箕亦當在圻內王肅云微國名子爵入爲王卿士肅意蓋以微爲圻外故言入也微子名啓世家作開辟漢景帝名也微子紂之庶兄箕子比干紂之諸父者啓與其弟仲衍皆紂之同母庶兄也呂氏春秋仲冬紀云紂之母生微子啓與仲衍其時尤尚爲妾改而爲妻後生紂紂之父欲立微子啓爲太子太史據法而爭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故立紂爲後徧檢書傳不見箕子之名惟司馬彪注莊子云箕子名胥餘不知出何書也家語曰比干是紂之親則諸父知比干是紂之諸父耳箕子則無文宋世家云箕子者紂之親戚也言親戚不知爲父爲兄也鄭玄王肅皆以箕子爲紂之諸父服虔杜預以爲紂之庶兄既無正文各以意言之耳云微子見紂無道早去之箕子佯狂爲奴比干以諫見殺者尚書微子篇備有去殷之事本紀云西伯既卒周武王之東伐至盟津諸侯叛殷會周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爾未知天命乃復歸紂愈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太師謀遂去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迺強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箕子懼乃佯狂爲奴紂又囚之是也

柳下惠爲士師 孔曰士師典獄之官 **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 孔曰苟直道以事人所至之國俱當復三黜 **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疏 柳下至之邦○正義曰此一章論柳下惠之行也柳下惠爲士師者士師典獄之官也三黜者時柳下惠爲魯典獄之官任其直道羣邪醜直故三被黜退人曰子未可以去乎者或人謂柳下惠曰吾

子數被黜辱未可以去離魯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者荅或人不去之意也焉何也枉曲也時世皆邪已用直道以事於人則何往而不三黜乎言苟直道以事人所至之國俱當復三黜若舍其直道而曲以事人則在魯亦不見黜何必去父母所居之國也。注士師典獄之官。正義曰士師即周禮司寇之屬有士師鄉士皆以士爲官名鄭玄云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是士師爲典獄之官也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孔曰魯三卿季氏爲上卿最貴孟氏爲下卿不用事言待之以二者之間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以聖道難成故云吾老不能用

疏齊景至孔子行正義曰此章言孔子去所也齊景公待孔子者待遇也謂以祿位接遇孔子也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者魯三卿季氏爲上卿最貴孟氏爲下卿不用事景公言我待孔子以上卿之位若魯季氏則不能以其有田氏專政故也又不可使其位卑若魯孟氏故欲待之以季孟二者之間曰吾老矣不能用也者時景公爲臣下所制雖說孔子之道而終不能用故託云聖道難成吾老不能用也孔子行者去齊而歸魯也。注以聖道難成故云吾老不能用。正義曰案世家云魯昭公奔齊頃之魯亂孔子適齊景公數問政景公說將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諫而止之異曰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歸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是其事也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孔曰桓子季孫斯也使定公受齊之女樂君臣相與觀之廢朝禮三日

疏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正義曰此章言孔子去無道也桓子季孫斯也使定公受齊之女樂君臣相與觀之廢朝禮三日孔子遂行也案世家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八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齊人聞之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爲先并矣盍致地犂鉏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所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則吾尤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人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人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孔子遂適衛矣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孔曰接輿楚人佯狂而來歌欲以感切孔子

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孔曰比孔

子於鳳鳥鳳鳥待聖君乃見非孔子周行求合故曰衰往者不可諫孔曰已往所行不可復諫止來者猶可追孔曰自今已來可追自止辟亂隱居
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曰已而已而者言世亂已甚不可復治也再言之者傷之深也孔子下欲與之言趨
而辟之不得與之言包曰下下車疏楚狂至之言○正義曰此章記接輿佯狂感切孔子也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者接輿楚人姓陸名通字接輿也昭
王時政令無常乃被髮佯狂不仕時人謂之楚狂也時孔子適楚與接輿相遇而接輿行歌從孔子邊過欲感切孔子也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尤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
殆而者此其歌辭也知孔子有聖德故比孔子於鳳但鳳鳥待聖君乃見今孔子周行求合諸國而每不合是鳳德之衰也諫止也言已往所行者不可復諫止也自今已來尤可追而自止欲勸
孔子辟亂隱居也已而已而者言世亂已甚不可復治也再言之者傷之深也殆危也言今之從政者皆無德自將危亡無日故曰殆而而皆語辭也孔子下欲與之言者下謂下車孔子感其言
故下車欲與語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者趨謂疾行也疾行以辟孔子故孔子不得與之言也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
津焉鄭曰長沮桀溺隱者也耜廣五寸二耜爲耦津濟渡處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
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馬曰言數周流自知津處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
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孔曰滔滔周流之貌言當今天下治亂同
空舍此適彼故曰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士有辟人之法有辟世之法長沮桀溺謂
孔子爲士從辟人之法已之爲士則從辟世之法耰而不輟鄭曰耰覆種也輟止也覆種不止不以津告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爲其不達
已意而便非己也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孔曰隱於山林是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孔曰吾自當與此天下人
同羣安能去人從鳥獸居乎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言凡天下有道者丘皆不與易也已大而人小故也疏長沮至易也○正義曰此章記孔子
周流爲隱者所譏也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者長沮桀溺隱者也耜耕器也二耜爲耦津濟渡之處也長沮桀溺並二耜而耕孔子道行於旁過之使子路往問濟渡之處也

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者執輿謂執轡在車也時子路爲御既使問津孔子代之而執轡故長沮
見而問子路曰夫執轡者爲誰人子路曰爲孔丘者子路以其師名聞於天下故舉師之姓名以
荅長沮也曰是魯孔丘與者長沮聞夫子之名見子路之荅又恐非是故復問之曰是魯國之
孔丘與與是疑而未定之辭曰是也者子路言是魯孔丘也曰是知津矣者長沮言既是魯孔丘
是人數周流天下自知津處故乃不告問於桀溺者長沮不告津處故子路復問桀溺桀溺曰子
爲誰者不識子路故問之曰爲仲由者子路稱姓名以荅也曰是魯孔丘之徒與者桀溺舊聞魯
孔丘之門徒有仲由者恐非是故復問之曰是與曰然者然猶是也子路言已是魯孔丘之徒也
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者此繫孔子周流天下也滔滔周流之貌言孔子何事滔滔
然周流者乎當今天下治亂同皆是無道也空舍此適彼誰以易之爲有道者也且而與其從辟
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者士有辟人辟世之法謂孔子從辟人之法長沮桀溺自謂從辟
世之法且而皆語爾與猶等也既言天下皆亂無以易之則賢者皆合隱辟且等其隱辟從辟人
之法則有周流之勞從辟世之法則有安逸之樂意令孔子如己也耰而不輟者耰覆種也輟止
也覆種不止不以津告子路行以告者子路以長沮桀溺之言告夫子夫子憮然者憮失意貌謂
不達己意而便非己也曰鳥獸不可與同羣者孔子言其不可隱居避世之意也山林多鳥獸不
可與同羣若隱於山林是同羣也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者與謂相親與我非天下人之徒衆
相親與而更誰親與言吾自當與此天下人同羣安能去人從鳥獸居乎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者言凡天下有道者我皆不與易也爲其已大而人小故也○注耜廣五寸二耜爲耦○正義曰
此周禮考工記文也鄭注云古者耜一金兩人並發之今之耜歧頭兩金象古之耦也月令云脩
耒耜鄭注云耜者耒之金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包曰丈人老人也蓧竹器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
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包曰丈人云不勤勞四體不分殖五穀誰爲夫子而索之邪植其杖而
芸孔曰植倚也除草曰芸子路拱而立未知所以荅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
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孔曰子路反至其家丈人出行不在子路
曰不仕無義鄭曰留言以語丈人之二子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孔曰
言女知父子相養不可廢反可廢君臣之義邪欲絜其身而亂大倫包曰倫道理也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

之不行已知之矣包曰言君子之仕所以行君臣之義不必自己道得行孔子道不見用自己知之【疏】子路至之矣○正義曰此章記隱者與子路相譏之
語也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者子路隨從夫子行不相及而獨在後逢老人以杖擔荷竹
器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者夫子孔子也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者丈人責子路
云不勤勞四體不分殖五穀誰爲夫子而來問我求索之邪植其杖而芸者植倚立也芸除草也
丈人既責子路至於田中倚其荷蓧之杖而芸其苗子路拱而立者子路未知所以答故隨至田
中拱手而立也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者丈人留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丈
人知子路賢故又以二子見於子路也明日子路行以告者既宿之明日子路行去遂及夫子以
丈人所言及雞黍見子之事告之也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夫子言此丈人必賢
人之隱者也使子路反求見之欲語以已道子路反而至其家則丈人出行不在也子路曰不仕
無義者丈人既不在留言以語丈人之二子令其父還則述之此下之言皆孔子之意言父子之
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人性則皆當有之若其不仕是無君臣之義也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
之義如之何其廢之者言女知父子相養是知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反可廢君臣之義而不仕濁
世欲清絜其身則亂於君臣之義大道理也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者言君
子之仕非苟利祿而已所以行君臣之義亦不必自己道得行孔子道不見用自已知之也○注蓧竹器○正義曰說文作莜芸田器也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
逸朱張柳下惠少連逸民者節行超逸也包曰此七人皆逸民之賢者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
齊與鄭曰言其直已之心不入庸君之朝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
矣孔曰但能言應倫理行應思慮如此而已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包曰放置也不復言世務身中清廢中權馬曰清純
潔也遭世亂自廢棄以免患合於權也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馬曰亦不必進亦不必退唯義所在【疏】逸民至不可○正義曰此章論逸民
賢者之行也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者逸民謂民之節行超逸者也此七人
皆逸民之賢者也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者此下孔子論其逸民之行也言其直
已之心不降志也不入庸君之朝不辱身也惟伯夷叔齊有此行也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
者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者又論此二人食祿亂朝是降志辱身也倫理也中慮也但能言
應倫理行應思慮如此而已不以世務嬰心故亦謂之逸民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
權者放置也清純潔也權反常合道也孔子又論此二人隱遯退居放置言語不復言其世務其

身不仕濁世應於純潔逃世亂自廢棄以免患應於權也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者孔子言我之所行則與此逸民異亦不必進亦不必退唯義所在故曰無可無不可也不論朱張之行者王弼云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言其行與孔子同故不論也

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孔曰亞次也次飯樂師也摯干皆名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包曰三飯四飯樂章名各異師繚缺皆名也鼓方叔入於河包曰鼓擊鼓者方叔名入謂居其河內播鼗武入於漢孔曰播搖也武名也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孔曰魯哀公時禮壞樂崩樂人皆去陽襄皆名

疏 大師至於海。正義曰此章記魯哀公時禮壞樂崩樂人皆去也大師摯適齊者太師樂官之長名摯去魯而適齊也亞次也天子諸侯每食奏樂樂章各異各有樂師次飯樂師名干往楚三飯樂師名繚往蔡四飯樂師名缺往秦鼓方叔入於河者擊鼓者名方叔入於河內也播鼗武入於漢者播搖也鼗如鼓而小有兩耳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搖鼗鼓者名武入居於漢中也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者陽襄皆名二人入居於海內也

周公謂魯公孔曰魯公周公之子伯禽封於魯曰君子不施其親孔曰施易也不以他人之親易己之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孔曰以用也怨不見聽用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孔曰大故謂惡逆之事

疏 周公至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正義曰此一章記周公戒魯公之語也周公謂魯公者魯公周公之子伯禽封於魯將之國周公戒之也曰君子不施其親者施不易也言君子爲國不以他人之親易己之親當行博愛廣敬也不使大臣怨乎不以者以用也既仕爲大臣則當聽用之不得令大臣怨不見聽用故舊無大故則不棄者大故謂惡逆之事也故舊朋友無此惡逆之事則不有遺棄也無求備於一人者求責也任人當隨其才無得責備於一人也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包曰周時四乳生八子皆爲顯士故記之爾。

疏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正義曰此章記異也周時有人四乳生子而乳之每乳皆二子凡八子皆爲顯士故記之耳鄭玄以爲成王時劉向馬融皆以爲宣王時

論語注疏卷十八挍勘記

微子第十八

微子去之章

其時尤尚爲妾 閩本同北監本毛本尤作猶是也○按今本呂氏春秋無其時猶三字 改而爲妻後生紂 案呂氏春秋呂覽改作已後作而是也 紂之父欲立微子啓 ○案呂氏春秋父下有紂之母三字立作置下同 比干是紂之親 今家語作比干於紂親 乃與太師謀遂去 史記殷本紀太師下有少師二字 吾聞聖人心有七竅 本竅誤竅今正

柳下惠爲士師章

所至之國 皇本所上有於字

齊景公待孔子章

季氏爲上卿最貴 史記孔子世家集注引上卿作正卿

異日 本日誤日今正

齊人歸女樂章

齊人歸女樂 釋文出齊人歸云鄭作饋案說見陽貨篇 陳女樂馬於魯城南高門外 本馬誤焉史記孔子世家馬上有文字 則吾尤可以正 北監本毛本尤作猶正作止是也 彼婦人之口 北監本毛本無人字下彼婦人之謂亦無人字又謂作謁與今史記合 以羣婢故也 史記孔子世家無故字也下有夫字下適衞下無矣字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章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 高麗本孔子下有之門二字閩本狂誤狂下同案高麗本有之門二字頗與古合盡接輿乃楚狂之名過孔子者過孔子之門也莊子人間世

言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正指此事故鄭君注孔子下云下堂出門最爲明確包咸以下爲下車甚誤

何德之衰 漢石經何下有而字衰下有也字下可諫可追下竝同皇本高麗本句末亦竝有也字唐石經唯衰下有也字案莊子人間世作何如德之衰也如與而古字通

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釋文出殆而云魯讀期斯已矣今之從政者殆今從古

來者猶可追 本猶誤尤下同今正 趍而辟之 各本趍作趨下同

長沮桀溺耦而耕章

夫執輿者爲誰 漢石經輿作車誰下有子字皇本誰下有乎字 曰是也曰 漢石經無也字下曰字皇本高麗本上曰上有對字

是魯孔丘之徒與 釋文出孔子之徒與云一本作子是本今作孔丘之徒與案史記孔子世家作子孔丘之徒與 滔滔者 釋文出滔滔云鄭本作悠悠案史記孔子世家亦作悠悠文選晉紀總論注引孔注云悠悠者周流之貌也鄭作悠悠亦从古論今注中仍作滔滔當是何晏从魯論妄改

耰而不輟 漢石經耰作櫌案說文亦引作櫌與漢石經合五經文字云櫌音憂覆種見論語經典及釋文皆作耰

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 漢石經無行字夫字案史記孔子世家亦無行字因丈人章而誤衍也皇侃疏已有行字

鳥獸不可與同羣 皇本高麗本羣下有也字 隱於山林是同羣 皇本作隱居於山林是與鳥獸同羣也○按文選劉孝標廣絶交論注引隱居山林是同羣也

有恐非是 補 明監本有作又 是與 浦鏜云當爲是魯國孔丘之徒與八字 夫子憮然者憮失意貌 本憮竝誤撫今正 謂不達己意 本謂誤其今正 鳥獸不可與同羣者 本鳥誤烏下竝同閩本下山林多鳥獸鳥字亦誤烏 兩人竝耕之 今周禮攷工記注竝作併 今之耜歧頭兩金 閩本北監本毛本歧作岐○按岐歧正俗字

子路從而後章

以杖荷蓧 皇本蓧作篠釋文出蓧字云本又作條又作莜案說文玉篇並引作莜是莜爲本字蓧爲假借字條又爲蓧之省文史記孔子世家引包氏注蓧草器名也字當从艸無疑今包注作竹器竹乃艸字之訛皇本竟改从竹作篠幷云籮篚之屬誤益甚矣

植其杖而芸 漢石經植作置芸作耘釋文出而芸云音云多作耘字案植置古字通耘爲本字芸乃假借字

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 漢石經作君臣之禮如之何其廢之也皇本作如之何其可廢也案後漢書申屠蟠傳注亦作其可廢也

欲絜其身 皇本閩本北監本毛本絜作潔案潔乃絜之俗字

道之不行 皇本高麗本行下有也字 見子之士 補 明監本士作事是也

逸民章

朱張 釋文出朱張云鄭作侏張云音陟留反案鄭氏不以朱張爲人姓名故讀朱如周朱周一聲之轉書譸張爲幻本或作侜張亦作侏張此言逸民之行皆不合於正故云侏張猶師古注夷逸謂竄於蠻夷而遁亦不以爲人姓名也○按下無謂朱張之語

不辱其身 皇本高麗本身下有者字

其斯而已矣 漢石經作其斯以乎案已以古字通

謂虞仲夷逸 漢石經逸作佚案前夷逸字闕○按二字古多通用

身中清 史記孔子世家身作行 降志辱身矣者 案者字誤衍諸本並無 中慮也 案此三字是中倫中慮之誤 應於絶潔 北監本毛本同案潔當作絜 荀卿以比孔子 本比誤此今正

大師摯適齊章

入於河 唐石經皇本於作于下入於海入於漢同

播鼗武 皇本高麗本鼗作鞀釋文出鼗字云亦作鞉案說文鞀或从兆作鞉或从鼓从兆作鼗此作鼗乃鼗之變體 播搖也 皇本搖上有猶字

太師樂官之長 北監本同毛本太作大 鼗如鼓而小 本鼗誤人今正

周公謂魯公曰章

周公謂魯公曰 高麗本謂作語

君子不施其親 釋文出不弛云本今作施案施弛古字通禮記孔子閒居引詩弛其文德注弛作施周禮遂人以其施舍注云施讀爲弛 人以他人之親

易已之親 案人當作不皇本作不以他人親易其親也

施不易也 孫志祖云不字當衍 無此惡逆之事 本事誤士今正

周有八士章

生八子 皇本生作得案釋文明出生字是陸氏所見本亦不作得字 故記之爾 皇本爾作耳

徧生子而乳之 本徧誤偏今正

論語注疏校勘記卷十八終

論語注疏解經卷第十九

何晏集解　邢昺疏

子張第十九

疏 正義曰此篇記士行交情仁人勉學或接聞夫子之語或辨揚聖師之德以其皆弟子所言故善次諸篇之後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孔曰致命不愛其身**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疏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正義曰此章言士行也士者有德之稱自卿大夫已下皆是致命謂不愛其身子張言為士者見君有危難不愛其身致命以救之覩得利祿思義然後取有祭事思盡其敬有喪事當盡其哀有此行者其可以為士已矣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孔曰言無所輕重疏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正義曰此章言人行之不備者弘大也篤厚也亡無也言人執守其德不能弘大雖信善道不能篤厚人之若此雖存於世何能為有而重雖沒於世何能為無而輕言於世無所輕重也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孔曰問與人交接之道**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包曰友交當如子夏汎交當如子張疏 子夏至人也。正義曰此章論與人結交之道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者門人謂弟子問交問與人交接之道子張曰子夏云何者子張反問子夏之門人汝師嘗說結交之道云何乎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者子夏弟子對子張述子夏之言也子夏言結交之道若彼人賢可與交者即與之交若彼人不賢不可與之交者則拒之而不交子張曰異乎吾所聞者言己之所聞結交之道與子夏所說異也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者此所聞之異者也言君子之人見彼賢則尊重之雖衆多亦容納之人有善行者則嘉美之不能者則哀矜之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者既陳其所聞又論其不可拒人之事誠如子夏所說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設若我之大賢則所在見容也我若不賢則人將拒我不與己交又何暇拒他人乎然二子所言各是其見論交之道不可相非友交當如子夏汎交當如子張

子夏曰雖小道必

有可觀者焉小道謂異端致遠恐泥包曰泥難不通是以君子不爲也疏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
不爲也。正義曰此章勉人學爲大道正典也小道謂異端之說百家語也雖曰小道亦必有小理可觀覽者焉然致遠經久則恐泥難不通是以君子不學也子夏曰日知
其所亡孔曰日知其所未聞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疏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正義
曰此章勸學也亡無也舊無聞者當學之使日知其所未聞舊已能者當溫尋之使月無忘也能如此者可以謂之好學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孔曰廣學而厚識之
切問而近思切問者切問於己所學未悟之事近思者思己所未能及之事汎問所未學遠思所未達則於所習者不精所思者不解仁在其中矣疏子夏
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正義曰此章論好學近於仁也博廣也篤厚也志識也言廣學而厚識之使不忘切問者親切問於己所學未悟之事不汎濫問之也近思者思己所未能
及之事不遠思也若汎問所未學遠思所未達則於所習者不精所思者不解仁者之性純篤今學者既能篤志近思故曰仁在其中矣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
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包曰言百工處其肆則事成猶君子學以致其道疏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正義曰此章亦勉人學舉百
工以爲喻也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五材各有工言百衆言之也肆謂官府造作之處也致至也言百工處其肆則能成其事猶君子勤於學則能至於道也子夏曰
小人之過也必文孔曰文飾其過不言情實疏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正義曰此章言小人不能改過也言小人之有過也必文飾其過彊爲辭理不言情實
也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鄭曰厲嚴正疏子夏曰君子有三變
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正義曰此章論君子之德也望之即之及聽其言也有此三者變易常人之事也厲嚴正也常人遠望之則多懈惰即近之則顏色猛厲聽其言則多佞邪唯君子
則不然人遠望之則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常儼然也就近之則顏色溫和及聽其言辭則嚴正而無佞邪也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
信則以爲厲己也王曰厲猶病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也疏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
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也。正義曰此章論君子使下事上之法也厲猶病也言君子若在上位當先示信於民然後勞役其民則民忘其苦也若未嘗施信而便勞役之則民以爲從欲

忝倭妄加困病於己也若爲人臣當先盡忠於君待君信己而後可諫君之失若君未信己而便稱君過失以諫諍之則君以爲謗讟於己也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孔曰閑猶法也**小德出入可也**孔曰小德則不能不踰法故曰出入可

疏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正義曰此章論人之德有小大而行亦不同也閑猶法也大德之人謂上賢也所行皆不越法則也小有德者謂次賢之人不能不踰法有時踰法而出旋能入守其法不責其備故曰可也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埽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包曰言子夏弟子但當對賓客脩威儀禮節之事則可然此但是人之末事耳不可無其本故云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孔曰噫心不平之聲**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包曰言先傳業者必先厭倦故我門人先教以小事後將教以大道**譬諸草木區以別矣**馬曰言大道與小道殊異譬如草木異類區別言學當以次**君子之道焉可誣也**馬曰君子之道焉可使誣言我門人但能洒埽而已**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孔曰終始如一唯聖人耳

疏 子游至人乎○正義曰此章論人學業有先後之法也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埽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者子游言偃也門人小子謂弟子也應當也抑語辭也本謂先王之道言偃有時評論子夏之弟子但當對賓客脩威儀禮節之事則可然此但是人之末事耳不可無其本今子夏弟子於其本先王之道則無有不可奈何故云如之何也子夏聞之曰噫者噫心不平之聲子夏旣聞子游之言中心不平之故曰噫言游過矣者謂言偃所說爲過失也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者言君子教人之道先傳業者必先厭倦誰有先傳而後倦者乎子夏言我之意恐門人聞大道而厭倦故先教以小事後將教以大道也譬諸草木區以別矣者諸之也言大道與小道殊異譬之草木異類區別言學當以次也君子之道焉可誣也者言君子之道當知學業以次安可便誣罔言我門人但能洒埽而已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者卒猶終也言人之學道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能終始如一不厭倦者其唯聖人耳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馬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學而優則仕**

疏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正義曰此章勸學也言人之仕官行己職而優閑有餘力則以學先王之遺文也若學而德業優長者則當仕進以行君臣之義也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孔曰毀不滅性

疏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正義曰此章言居喪之禮也言人有父母之喪當致極哀慼不得過毀以至滅性滅性則非孝○注毀不滅性○正義曰此孝經文也注云不食三日哀毀過情滅性而死皆虧孝道故聖人制禮施教不令至於

隕滅

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包曰言子張容儀之難及然而未仁疏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正義曰此章論子張材德也子游言吾同志之友子張其容儀爲難能及也然而其德未仁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鄭曰言子張容儀盛而於仁道薄也疏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正義曰此章亦論子張材德也堂堂容儀盛貌曾子言子張容儀堂堂然盛於仁道則薄故難與並爲仁矣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馬曰言人雖未能自致盡於他事至於親喪必自致盡疏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正義曰此章論人致誠之事也諸之也曾子言我聞之夫子言人雖未能自致盡其誠於他事至於親喪必自致盡也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馬曰孟莊子魯大夫仲孫速也謂在諒陰之中父臣及父政雖有不善者不忍改也疏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正義曰此章論魯大夫仲孫速之孝行也言其他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他人可能及之也其在諒陰之中父臣及父政雖有不善者不忍改之也是他人難能也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包曰陽膚曾子弟子士師典獄之官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馬曰民之離散爲輕漂犯法乃上之所爲非民之過當哀矜之勿自喜能得其情疏孟氏至勿喜○正義曰此章論典獄之法也孟氏使陽膚爲士師者陽膚曾子弟子士師典獄之官問於曾子者問其師求典獄之法也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者言上失爲君之道民人離散爲輕易漂掠犯於刑法亦已久矣乃上之失政所爲非民之過女若求得其情當哀矜之勿自喜也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孔曰紂爲不善以喪天下後世憎甚之皆以天下之惡歸之於紂疏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正義曰此章戒人爲惡也紂名辛字受德商末世之王也爲惡不道周武王所殺謚法殘義損善曰紂言商紂雖爲不善以喪天下亦不如此之甚也乃後人憎甚之耳下流者謂爲惡行而處人下若地形卑下則衆流所歸人之爲惡處下衆惡所歸是以君子常爲善不爲惡惡居下流故也紂爲惡行居下流則人皆以天下之惡歸之於紂也

子

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孔曰更改也疏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正義曰此章論君子之過似日月之食也更改也言君子苟有過也則爲衆所知如日月正當食時則萬物皆觀也及其改過之時則人皆復仰其德如日月明生之後則萬物亦皆仰其明衛公孫朝馬曰公孫朝衛大夫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孔曰文武之道未墜落於地賢與不賢各有所識夫子無所不從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孔曰無所不從學故無常師疏衛公至之有○正義曰此章論仲尼之德也衛公孫朝者衛大夫也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者問子貢仲尼何所從學而得成此聖也意謂孔子生知無師所從學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者焉猶安也言文武之道未墜落於地行之在人賢與不賢各有所識夫子皆從而學安得不學乎而亦何常師之有者言夫子無所不從學故無常師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馬曰魯大夫叔孫州仇武謚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也賜之牆也及肩闚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包曰七尺曰仞夫子之云不亦宜乎包曰夫子謂武叔疏叔孫至宜乎○正義曰此章亦明仲尼之德也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者叔孫武叔魯大夫有時告語諸大夫於朝中曰子貢賢才過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者景伯亦魯大夫子服何也以武叔之言告之子貢也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闚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者子貢聞武叔之言已賢於仲尼此由君子之道不可小知故致武叔有此言乃爲之舉喻曰譬如人居之宮四圍各有牆牆卑則可闚見其在內之美猶小人之道可以小知也牆高則不可闚見在內之美猶君子之道不可小知也今賜之牆也纔及人肩則人闚見牆內室家之美好夫子之牆高乃數仞七尺曰仞若人不得其門而入則不見宗廟之美備百官之富盛也得其門者或寡矣者言夫聖閫非凡可及故得其門而入者或少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者夫子謂武叔以此論之卽武叔云子貢賢於仲尼亦其宜也不足怪焉○注馬曰

魯大夫叔孫州仇武諡○正義曰案世本州仇公子叔此六世孫叔孫不敢子也春秋定十年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左傳曰武叔懿子圍郈是知叔孫武叔即州仇也諡法云剛強直理曰武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言人雖自絕弃於日月其何能傷之乎適足自見其不知量也

【疏】叔孫至量也○正義曰此章亦明仲尼也叔孫武叔毀仲尼者訾毀孔子之德也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者言無用爲此毀訾夫仲尼之德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者子貢又爲設譬也言他人之賢譬如丘陵雖曰廣顯猶可踰越至於仲尼之賢則如日月不可得而踰也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者言人雖欲毀訾夫日月特自絕弃於日月其何能傷之乎故人雖欲毀仲尼亦不能傷仲尼也多見其不知量也多猶適也皆佗但不能毀仲尼又適足自見其不知量也○注言人至量也○正義曰云適足自見其不知量也者據此注意似訓多爲適所以多得爲適者古人多祇同音多見其不知量猶襄二十九年左傳云多見疏也服虔本作祇見疏解云祇適也晉宋杜本皆作多張衡西京賦云炙炮夥清酤多皇恩溥洪德施施與多爲韻此類衆矣故以多爲適也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孔曰謂爲諸侯若卿大夫**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孔曰綏安也言孔子爲政其立教則無不立道之則莫不與行安之則遠者來至動之則莫不和睦故能生則榮顯死則哀痛

【疏】陳子至及也○正義曰此章亦明仲尼之德也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者此子禽必作陳亢當是同其姓字耳見其子貢每事稱譽其師故謂子貢云當是子爲恭孫故也其實仲尼才德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慎也者子貢聞子禽之言以此言拒而非之也言君子出一言是則人以爲有知出一言非則人以爲不知知與不知既由一言則其言不可不慎也今乃云仲尼豈賢於子乎則是女不慎其言是爲不知也夫子之不可及也如天之不可階而升也者又爲設譬言夫子之德不可及也他人之賢猶他物之高者

可設階梯而升上之至於仲尼之德猶天之高不可以階梯而升上之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者又爲廣言仲尼爲政之德也得邦謂爲諸侯得家謂爲卿大夫綏安也言孔子爲政其立教則無不立道之則莫不與行安之則遠者來至動之則民莫不和睦故能生則榮顯死則哀痛故如之何其可及也

論語注疏校勘記

子張第十九

或辨揚聖帥之德 北監本毛本辨作辯帥作師○按帥字誤今正

士見危致命章

當盡其哀 浦鏜云思誤當

子夏之門人章

其不可者拒之 漢石經皇本高麗本拒作距下並同釋文於賢與後出距字云本今作拒下同說見前八佾篇 我之大賢與 高麗本無之字下我之不賢與亦無之字

如之何其拒人也者 本者誤有今正

雖小道章

亦必有小理可觀覽者焉 本小誤少今正

日知其所亡章

使月無忘也 閩本同北監本毛本也作已屬下能字讀

博學而篤志章

思己所未能及之事皇本作近思於己所能及之事也　汎問所未學皇本汎上有若字　則於所習者不精皇本習作學

百工居肆章

猶君子學以致其道皇本致作立　以飭五材閩本北監本毛本材作財案作材與周禮攷工記合

小人之過也章

小人之過也必文皇本必下有則字案作必則文義頗難通攷文所載古本作則必文古文與皇本悉合此亦疑作則必今皇本誤倒

君子有三變章

望之儼然皇本儼作嚴釋文出儼然云本或作嚴音同案古多借嚴爲儼公羊桓二年傳注儼然人望而畏之釋文亦云儼本又作嚴

君子信而後勞其民章

則以爲厲己也釋文出厲字云鄭讀爲賴

則以爲謗己也高麗本也作矣　此章論君子使下事上之法也閩本北監本毛本作事上使下案使下指君子信而後勞其民事上指信而後諫據經文前後此本爲是

大德不踰閑章

小德不能不踰法閩本北監本毛本德下有則字是衍文

子夏之門人小子章

子游曰漢石經游作斿案九經古義云說文云㫃旌旗之游讀若偃古人名㫃字子游游斿旌旗之流也从㫃汓聲游與斿通大宰九貢八曰斿貢注云斿讀如囿游之游漢武梁碑亦以斿爲游

當洒埽皇本閩本北監本毛本埽作掃釋文出洒掃云上色買反又所綺反正作灑經典下素報反本今作埽案五經文字云灑經典或借洒爲灑埽字埽經典及釋文多作掃是俗字抑

末也釋文出末字云本末之末字或作末非也　但當對賓客皇本但下有於字

言先傳業者皇本傳下有大字

焉可誣也案九經古義云漢書薛宣傳云君子之道焉可憮也蘇林曰憮同也兼也晉灼曰憮音誣師古曰論語載子夏之言謂行業不同所守各異唯聖人爲能體備之家君曰蘇解得之據此是古本有作憮者當是古魯異傳　其唯聖人乎閩本北監本毛本唯作惟說見前

吾聞諸夫子章

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漢石經作吾聞諸子人未有自致也者

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章

是難能也皇本高麗本無能字　魯大夫仲孫速也閩本北監本毛本同案連當作速疏內同　謂在諒陰之中皇本陰作闇　雖有不善者皇本無有字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章

則哀矜而勿喜案鹽鐵論後刑章舊唐書懿宗紀並引此文則作卽卽則古字通　上失其道本上誤土今正

紂之不善章

紂之不善皇本高麗本善下有也字注於紂下亦有也字　不如是之甚也漢石經之作其

君子之過也章

如日月之食焉皇本高麗本食焉作蝕也

衛公孫朝章

未墜於地漢石經墜作隧案墜隧古字通　賢者識其大者漢石經識作志案志識古今字康成注周禮保章氏云志古文識○疏云古之文字少志意之志與記識之識同後代自有記識之字不復以志爲識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章

譬之宮牆漢石經作辟諸宮牆皇本高麗本作譬諸宮牆也案白虎通社稷篇亦引作諸與漢石經合○按譬正字辟假借字　闚見室家之好閩本北監本毛本闚作窺朱子集注本亦作窺案五經文字云窺與闚同　夫子之牆數仞皇本夫子上有夫字高麗本作夫子之牆也釋文出數仞云仞一作刃音同案古多假刃爲仞如書旅獒爲山九仞左氏昭卅二年傳仞溝洫釋文竝云仞本作刃　不得其門而入皇本高麗本入下有者字

夫子之云本夫誤天今訂正　案此本用仇公子叔此六世孫毛本上此字作世用作州是也浦鏜云叔此當叔牙誤

叔孫武叔毀仲尼章皇本合上爲一章

仲尼日月也皇本高麗本日上有如字案後漢書孔融傳列女傳二注引此文竝有如字　人雖欲自絕皇本高麗本絕下有也字　疏本此字實闕　此章亦明仲尼也浦鏜云尼下當脫之德二字　猶可踰也本踰字實闕　猶可踰越本踰字實闕　則如日月本月下四字實闕閩本同北監本毛本本空闕　不可得而踰也本踰字實闕　人雖欲自絕本雖字實闕　其何傷於日月乎者言本言下六字實闕閩本同北監本空闕毛本作人雖欲毀訾夫○今依毛本補正　日月本月下三字實闕閩本同北監本空闕毛本作特自絕　其何能傷之乎本乎下五字實闕閩本同北監本空闕毛本作故人雖欲毀仲尼亦不本不下四字實闕閩本同北監本空闕毛本作能傷仲尼　多見其不知量也浦鏜云也下脫者字　皆化但不能毀仲尼毛本化作

作浦鏜云皆化當言非之誤 言人至量也本量誤者今訂正 所以多得爲適者本所誤斥今訂正 古人多祇同者閩本同案者當作音今訂正

服虔本作祇北監本毛本祇作秖亦誤○按當作秖 炙炮夥清酤多本夥清酤三字實闕閩本同○嚴杰案西京賦豰作敍讀如支 皇恩溥本溥字實闕閩本同

陳子禽謂子貢章

夫子之不可及也高麗本無也字 夫子之得邦家者高麗本無之字

動之則莫不和睦皇本睦作穆○按睦穆古書多通用 故能生則榮顯皇本則下有見字○按此本能字實闕榮誤荣顯誤显○今訂正 死則哀痛皇本哀上有見字 陳子禽謂子貢曰本陳誤東今正 此子禽必作陳亢各本必作不 是爲不知也本是誤豈今正 如天之不可階而升也者浦鏜云如當依經文作猶 可設階梯而升上之本階梯誤皆弟今正 其生也榮本生誤主今正 動之則民莫不和睦本民字實闕 故如之何其可及也浦鏜云故當衍字

清嘉慶二十年重刊 南昌府學藏板

論語注疏校勘記卷十九終

論語注疏解經卷第二十

堯曰第二十　何晏集解　邢昺疏

【疏】正義曰此篇記二帝三王及孔子之語明天命政化之美皆是聖人之道可以垂訓將來故殿諸篇非所次也

堯曰咨爾舜天之厤數在爾躬 厤數謂列次也 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包曰允信也困極也永長也言為政信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海天祿所以長終 舜亦以命禹 孔曰舜亦以堯命己之辭命禹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 孔曰履殷湯名此伐桀告天之文殷家尚白未變夏禮故用玄牡皇大后君也大大君帝謂天帝也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 有罪不敢赦 包曰順天奉法有罪者不敢擅赦 帝臣不蔽簡在帝心 言桀居帝臣之位罪過不可隱蔽以其簡在天心故 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孔曰無以萬方萬方不與也萬方有罪我身之過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周周家賚賜也言周家受天大賜富於善人有亂臣十人是也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孔曰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四方之政行焉 包曰權秤也量斗斛 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 孔曰重民國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重喪所以盡哀重祭所以致敬 寬則得眾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孔曰言政教公平則民說矣凡此二帝三王所以治也故傳以示後世

【疏】堯曰至則說 ○正義曰此章明二帝三王之道凡有五節初自堯曰至天祿永終記堯命舜之辭也二自舜亦以命禹一句舜亦以堯命己之辭命禹也三自曰予小子至罪在朕躬記湯伐桀告天之辭也四自周有大賚至在予一人言周家受天命及伐紂告天之辭也五自謹權量至公則說此明二帝三王政化之法也堯曰咨爾舜天之厤數在爾躬者此下是堯命舜以天命之辭也咨咨嗟也爾女也厤數謂列次也堯姓伊祁名放勳舜姓姚名重華謚法云翼善傳聖曰堯仁義盛明曰舜堯子丹朱不肖不堪嗣位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故先咨嗟歎而命之欲使重其事

言天位之列次當在女身故我今命授於女也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者此堯戒舜以爲君之法也允信也困極也永長也言爲政信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海天之祿籍所以長終汝身舜亦以命禹者舜有子商均亦不肖禹有治水大功故舜禪位與禹故亦以堯命已之辭命禹也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者此下湯伐桀告天辭也禹受舜禪傳位子孫至桀無道湯有聖德應天順人舉干戈而伐之遂放桀於南巢自立爲天子而以此辭告天也履殷湯名稱小子謙也玄牡黑牲也殷尚白而用黑牲者未變夏禮故也昭明也皇大也后君也大大君帝謂天帝也謂殺牲明告天帝以伐桀之意有罪不敢擅赦者言已順天奉法有罪者不敢擅放赦也帝臣不蔽簡在帝心者帝天也帝臣謂桀也桀是天子天子事天猶臣事君故謂桀爲帝臣也言桀居帝臣之位罪過不可隱蔽以其簡閱在天心故也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者言我身有罪無用汝萬方萬方不與也萬方有罪過在我身自責化不至也周有大賚善人是富者周周家也文王武王居岐周而王天下故曰周家賚賜也周家受天大賜富於善人有亂臣十人是也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者此武王誅紂誓衆之辭湯亦傳位子孫至末孫帝紂無道周武王伐而滅之而以此辭誓衆言雖有周親不賢不忠則誅之若管蔡是也不如有仁德之人賢而且忠若箕子微子來則用之也百姓謂天下衆民也言若不教百姓使有罪過當在我一人之化不至也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者此下總言二帝三王所行政法也權秤也量斗斛也謹飭之使鈞平法度謂車服旌旂之禮儀也審察之使貴賤有別無僭偪也官有廢闕復修治之使無曠也如此則四方之政化興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者諸侯之國爲人非理滅之者復興立之賢者當世祀爲人非理絕之者則求其子孫使復繼之節行超逸之民隱居未仕者則舉用之政化若此則天下之民歸心焉而不離析也所重民食喪祭者言帝王所重有此四事重民國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重喪所以盡哀重祭所以致敬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者又言帝王之德務在寬簡示信敏速公平也寬則人所歸附故得衆信則民聽不惑皆爲已任用焉敏則事無不成故有功政教公平則民說凡此上事二帝三王所以治也故傳之以示後世此章有二帝三王之事錄者採合以成章撿大禹謨湯誥與泰誓武成則此章其文略矣○注厤數謂列次也○正義曰孔注尚書云謂天道謂天厤運之數帝王易姓而興故言厤數謂天道鄭玄以厤數在汝身謂有圖錄之名何云列次義得兩通○注孔曰至若此○正義曰云履殷湯名者案世本湯名天乙者安國意蓋以湯受命之王依殷法以乙日生名天乙至將爲王改名履故二名也亦可安國不信世本無天乙之名皇甫謐巧欲傳會云以乙日生故名履字天乙又云祖乙亦云乙日生復名乙引易緯孔子所謂天之錫命故可同名既以天乙爲字何云同名乎斯文妄矣云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者以其尚書湯誓無此文而湯誥有之又與此小異唯墨子引湯誓其辭與此正同故書之所以證此爲伐桀告天之

文也○注以其簡在天心故○正義曰鄭玄云簡閱在天心言天簡閱其善惡也○注孔子至用
之○正義曰云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者金縢云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
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所謂殺管叔而殺蔡叔也云仁人
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者箕子紂之諸父書洪範序云以箕子歸作洪範宋世家云微子開者殷
帝乙之首子而帝紂之庶兄周武王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
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成王誅武庚乃命微子代殷之後於宋是言雖有管
叔蔡叔爲周親不如箕子微子之仁人也案周書泰誓云雖有周親不如仁人是武王往伐紂次
于河朔誓衆之辭也孔傳云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此文與彼正同而孔注
與此異者蓋孔意以彼爲伐紂誓衆之辭此汎言周家政治之法欲兩通其義故不同也○注權
秤也量斗斛○正義曰漢書律厤志云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於黃
鍾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
石五權謹矣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鍾之龠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
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合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加矣志又云度者分寸
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
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而此不言度者從可知也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
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孔曰屏除也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
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
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王曰利民在政無費於財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
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孔曰言君子不以寡小而慢也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
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
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馬曰不宿戒而責目前成爲視成慢令致期謂
之賊孔曰與民無信而虛刻期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孔曰謂財物俱當與人而吝嗇於出納惜難之此有司之任耳

非人君之道【疏】子張至有司○正義曰此章論為政之理也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者屏除也子張問其政術孔子答曰當尊崇五種美事屏除四種惡事則可也子張曰何謂五美者未知其目故復問之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者此孔子為述五美之目也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者子張雖聞其目猶未達其理故復問之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者此孔子為說其惠而不費之一美也民居五土所利不同山者利其禽獸渚者利其魚鹽中原利其五穀人君因其所利使各居其所安不易其利則是惠愛利民在政且不費於財也擇可勞而勞之且誰怨者孔子知子張未能盡達故既答惠而不費不須其問即為陳其餘者此說勞而不怨者也擇可勞而勞之謂使民以時則又誰怨恨哉欲仁而得仁又焉貪此說欲而不貪也言常人之欲失在貪財我則欲仁而仁斯至矣又安得為貪乎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者此說泰而不驕也常人之情敬衆大而慢寡小君子則不以寡小而慢之也此不亦是君子安泰而不驕慢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者此說威而不猛也言君子常正其衣冠尊重其瞻視端居儼然人則望而畏之斯不亦雖有威嚴而不猛厲者乎子張曰何謂四惡者子張未聞四惡之義故復問之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者此下孔子歷答四惡也為政之法當先施教令於民猶復寧申勑之教令既治而民不從後乃誅也若未嘗教告而即殺之謂之殘虐不戒視成謂之暴者謂不宿戒而責目前成謂之卒暴慢令致期謂之賊者謂與民無信而虛刻期期不至則罪罰之謂之賊害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者謂財物俱當與人而人君吝嗇於出納而惜難之此有司之任耳非人君之道

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孔曰命謂窮達之分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馬曰聽言則別其是非也【疏】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正義曰此章言君子立身知人也命謂窮達之分言天之賦命窮達有時當待時而動若不知天命而妄動則非君子也禮者恭儉莊敬立身之本若其不知則無以立也聽人之言當別其是非若不能別其是非則無以知人之善惡也

論語注疏校勘記

堯曰第二十

堯曰章

殷家尚白皇本家作家是也墨子引湯誓孫志祖云今墨子兼愛篇作湯說疑說字正誓字之訛

言桀居帝臣之位筆解此注作包曰罪過不可隱蔽皇本罪上有有字

無以萬方漢石經無作毋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漢石經皇本高麗本不重罪字案書湯誥云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國語周語引湯誓云萬夫有罪在余一人墨子兼愛篇下亦云萬方有罪卽當朕身呂氏春秋季秋紀云萬夫有罪在余一人說苑貴德篇云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與此竝大同而小異核其文義俱不重罪字

萬方不與也皇本與作預。按預俗字古書多假與爲豫

四方之政行焉皇本焉作矣案漢書律麻志亦引作矣

信則民任焉漢石經皇本高麗本竝無此句案此句疑因陽貨篇子張問仁章誤衍公則說皇本說上有民字禹有治水大功本大誤太今正

故舜禪位與禹浦鏜云與疑於字誤皇天也本大誤天今正大大君帝本下大字誤作夫今正居岐周而王天下本岐誤歧今正謂有圖錄之名浦鏜云籙誤錄。按籙錄古今字皇甫謐巧欲傳會閩本同誤傳注孔子至用之補案誤子曰所謂殺管叔而殺蔡叔也北監本作蔡蔡叔毛本作囚蔡叔案北監本是也而帝紂之庶兄今史記宋世家作而紂之庶兄也不如周家之少仁人閩本北監本毛本少作多案今孔傳本作不如周家之少仁人孔疏云多惡不如少善故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則穎達所見本作少字朱子集注本引孔傳誤作多蓋據誤本改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閩本北監本毛本稱作秤是俗字漢書律麻志本作稱合龠爲合北監本毛本作十龠案漢書律麻志作合龠舊本亦有誤作十龠者唐六典云二龠爲合此云合龠猶言兩龠也若作十龠未免太多矣十升爲斗本斗誤十今正而五量加矣今漢書律麻志加作嘉

子張問於孔子章

子張問於孔子曰皇本高麗本問下有政字尊五美屏四惡案漢平都相蔣君碑遵五迸四隸釋云後漢傳有遵五迸四之文此碑亦然蓋漢人傳魯論有如此

者放說文無迸字古多借屏爲之詩作之屏之禮記王制屏之遠方穀梁宣元年傳放猶屏也皆作屏字唯禮記大學迸諸四夷作迸釋文引皇云迸猶屏也又尊乃遵字之省文宗敬則率循也義亦相近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 易益卦注周禮旅師疏及文選洞簫賦注引此文竝作因民所利而利之案皇疏兩述經文皆無上之字疑後人據俗本誤增

擇可勞而勞之 皇本可上有其字 言君子不以寡小而慢也 皇本慢下有之字

與民無信而虛刻期 皇本刻作剋

出納之吝 唐石經皇本高麗本納作內注同釋文出內字云如字又音納注同本今作納○按內納古今字 又誰怨者 本又誤且今正 此說勞而不怨者也 浦鏜云者字衍 又焉貪 浦鏜云貪下脫者 我則欲仁而仁斯至矣 本則誤財今正 此則威而不猛也 本猛誤猛今正 當先施教令於民 本民誤氏今正 猶復丁寧申勑之 本寧上脫丁字 謂不宿戒而責目前成謂之卒暴 本責目誤貴日今正

不知命章 釋文出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云魯論無此章今從古

孔子曰 朱子集注本無孔字案唐石經宋石經釋文皇本高麗本及閩本北監本毛本竝有孔字據此則朱子作子曰者非也 命謂窮達之分 本達誤逵今正

當待時而動 本待作侍今正

立身之本 本立誤以今正

論語注疏挍勘記卷二十終